

法國革命史

著 斯 洛 布 · 廉 威

譯 季 李

中

8956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第四篇 國民會議（第一期）

自九月事變後，立法會議的重要意義即形消滅，牠此後雖尚殘存若干時，然這僅爲一種形式上的生存，以待國民會議的集合，這個會議的召集是牠于八月十日議決的。國民會議所應當解決的問題爲實現人民的主權，並在民主主義和民衆化的意義上鞏固種種新建設的關係。立法會議首先議決使國民會議的選舉權普及于民衆。法國素來有戶口編查官吏的設置，凡繳納三個工作日價值的直接稅的人才具有選舉者的資格。當時每日平均的勞動工資爲五十生丁，所以凡納直接稅一百五十生丁的人即具有選舉權。立法會議剷除這種剝奪大多數工人選

舉權的規定；議決凡年滿二十五歲並自食其力的法國人都有選舉權。但宰制立法會議的隙風黨不能夠決心將直接選舉權給予工人。選舉仍係間接的。向來主張工人利益的馬哈特在他的報上很猛烈地攻擊選舉權這種反民主主義的限制。他號召各區起來強迫立法會議通過普通直接選舉權。他在報上向各區說：『首都居民的成功有一部分是由于你們勇于愛護法律；祖國的勝利將為這種成功之賜。你們為自己的安寧、榮譽和國家的福利起見，當屹立不動！非至國民會議將你們從專制者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將那紛亂和禍患的泉源的憲法大缺點加以改正，並且在穩固的基礎上建立公共的自由，你們不可拋棄你們手中公共權力的把柄。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撤消國民會議代表選舉不良的法令。開導人民號召各區聯合起來罷！』

但這種宣言沒有發生預期的效力；間接選舉仍舊是存在的。

巴黎的情形還是在絕大的醞釀中；即各省也是如此。此時邊界上的狀況十分迫切；大家對於普奧聯軍的進攻，能否擊退，尚無把握。巴黎的民衆缺乏生活品，公社對於供給首都糧食的任務，愈加難于履行。麵包、麵粉、肉和一批必需的應用品開始呈出不足的現象。工人的妻子雖爲着一個麵包或一片肉，千百成羣，站在麵包店和肉店的面前，常至深夜，但工人們仍很熱心于法蘭西的改造，他們竟將自己的窮困置之度外。然首都的饑饉，鄉村的騷擾，以及富人的壓迫都要國民會議來剷除；牠當鞏固共和，制勝外國。國民會議的選舉是在此等狀況之下開始的。巴黎差不多完全在極端民主派中尋找牠的代表，牠所選舉的人對於九月二日政變多少是要負點責任的。巴黎假手于選舉，再度承認各種強有力的手段。

羅伯斯庇爾在巴黎獲票最多，他的大政治家的任務現在開始了。獲票次多的爲丹塘，他爲着能够加入國民會議，特辭去總長的職務，因爲他看出將來政府的

地位是在會議的自身。馬哈特也在巴黎當選爲代表，所以首都送了民主派三個領袖到國民會議。此外在巴黎當選的，有渚索爾（Dusaulx）——他是一個險風黨人，馬哈特稱他爲『一個沒有危險的老饒舌家——丹塘的朋友亞克浪提，俾約瓦黑列，——他的才能和精力馬上使他得加入政府中——哥羅德波——他要和俾約同其命運——德斯冒靈，阿塞倫（Osselin）公社監察委員會的塞惹特（Bergout）和巴尼（Banis）以及波協（Boucher）著名的畫家塔衛，塔氏在當時是雅各賓派最激烈的黨員之一。在巴黎代表中獲票最少的是阿里安公爵。這個著名的貴族力求用一種過度的表現除去別人對於他的疑惑，因此他自名爲『平等』。這個人的意志怎樣，不得而知；他的朋友認他爲一個公正的共和主義者，他的仇敵說他是在靜待時局的變化，以便乘機竊取王位。後者的話也許是對的。『平等』爲容易忍受革命的風潮起見，似乎特意使自己沈醉于放縱之中。他用一種相反の方

法去諂媚人民，這是他時時刻刻記在心頭的。他被革命吞噬了，在三十七年之後，他的兒子——此刻還在渚膜黑將軍的參謀部——君臨法國，是為路易·菲力伯（Louis Philipp）菲力伯是由革命推上去的，但也是由革命傾覆的。

一 黨派

國民會議表現為一個適合于法蘭西狀況的黨派集團。這個會議是由純粹的共和主義者以及一班心中十分厭惡共和，但因革命時代的潮流而依附共和的人成立的。

這一屆國民會議為世界上向所僅見的最有興趣和最大規模的國會，牠的右派是由隙風黨構成的。這一黨一切著名的領袖復集于此處。如黨魁布喜索特，著名的演說家威爾弱特，詞鋒尖刻的渚阿特和蔣索列，精壯的布佐（Buzot）——大

家現在知道，布氏對於羅蘭夫人發生一種純潔而不幸的戀愛關係——深沈的思想家曠多色，性情激烈的伊斯拉德，善于譏諷的鬧威特，以及白西安——他爲着要加入國民會議特辭去市長之職——曼儒兒，克拉協南威，(Grangeneuve) 巴巴霍等都是。這些漂亮人物中有許多在八月十日以前已經是共和主義者；但有許多是因時局的壓迫才變成共和主義者。他們從人民的身上獲取一種理想的意識，藉以裝飾他們美麗的演說詞。然當他們一旦接近人民，看見人民的憤怒和疾苦，他們的心中即喚起一種有產階級的驕氣。他們願意愛民，但這只是遠在將來的事。他們所謂平等只是一句空話。因爲他們要依照自己有產階級貴族式的口味去建設共和國，使受知識貴族與財產貴族的統治。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沒有君主自他們看來，就是當時一切困苦的原因。在巴黎只有有體面的中等階級的人做他們的信徒；但在西南各省，他們的黨徒甚多。這種有產階級的貴族以爲人民在

八月十日做爭鬥的羣衆，『做君主政體砲火的養料』是對的。他們忘却民衆的潮流一經發動即不能隨意加以制止。但他們仍作一種愚蠢的嘗試，要貫徹一椿不可能的事，他們以爲人民于爭取大家的自由以後，能夠參加他們所願給予的政權，必感滿足。他們因此使法蘭西分裂，使他抗抵外國攻擊的能力麻木起來了。他們在實際上和丹塘在他的一種活潑的描寫中所表現的一樣，是將國豕的心臟破壞了。打倒他們成爲一椿必要的事件，而此事件的實現是由曾經和他們共同推翻君主的巴黎人民促成的。

國民會議的左派係由雅各賓派構成的，牠因自己的黨員據有會場中高起的議席，遂自稱爲山嶽，或山嶽黨，牠在世界史上也是以這個名詞見稱。這一黨力求實現一個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使全體人民獲得自由與平等。凡法蘭西目前的狀況所必需的手段，牠即斷然應用，不加選擇。牠具有忠肝義膽，和犧牲的熱忱，這是

從危險的局勢中拯救法蘭西並保持革命的結果所必需的。這個爲王后所畏憚的民主派運用武力替牠的主義開闢一條道路，因爲牠從各方面受牠的仇敵刺刀的恫嚇。牠在艱難困苦的爭鬥中用刺刀掃除一切障礙自由與平等的東西；牠打倒暴動與反動的黨派，殺戮怯懦和背叛的將軍，並且號召法蘭西民衆的力量，武裝起來去抵抗外國的聯合進攻。這一黨無數的工作巍然獨立在世界史上。牠總是能夠及時討論法國社會經濟的狀況，創造一種純粹民主主義的憲法，並且從事于種種設施，使人民在意識上感得到一個民主主義社會的優點。牠向人民指出新社會的形態好比遠處一個草木暢茂的島，要達到該處必須經過暴動與戰鬥的驚濤駭浪。牠自己爲革命而犧牲，自牠展開革命的風潮後，牠畢竟被這種風潮淹沒了。但牠的事業和牠的創造仍然存留在牠的歷史的效能上。

山嶽黨在國民會議的第一期中全被封鎖，因爲隙風黨尙佔優勢，足以宰制一

切，所以山嶽黨的三個領袖丹塘、馬哈特和羅伯斯庇爾一致竭全力與之爭鬥。山嶽黨羅致了一批才具優長和精力強壯的人物，如德斯瓦蓋、霞博、哥羅德波、俾約瓦黑列，身體雖傷殘而精神甚健旺的科頓，激昂慷慨的達理（Tallien）堅忍的共和主義者格列哥黑（Gregoire）主教行將充分發揮軍事天才的卡洛特，以聲名才能和美麗見稱于世的亞洛塞協列（Hérault de Sesclès）巴黎前城性情激烈的屠夫列現德，共和年曆的創造者亞克浪提，青年的狂信者聖約斯特（Saint-Just）——他的天才尼以啟發他的主人羅伯斯庇爾的理想——世界共和國的夢想家和『上帝的仇敵』克羅慈（Anacharsis Clootz）和自稱為『平等』的阿里安公爵都是。山嶽黨實力的大本營在法蘭西的中部，北部和西北部，尤其是在巴黎。牠在國民會議以外，則以公社會議，雅各賓俱樂部和科德利俱樂部為根據地；在山德黑統率之下的國民軍除少數外，完全服從牠，至于前城的工人只要牠出來

號召，是隨時應命的。

國民會議的中央坐有一些游移兩可的人，他們依照環境，時乎倒在右派方面，時乎倒在左派方面，而成舉足輕重之勢。凡膽怯的人和小心謹慎的人羣集於此，然內中也有些有氣節的人。大家用譏笑的口脛稱這個中央派為平原派，或沼澤派，又稱為國民會議的腹部。牠的真正的首領為巴痕黑，據說辟倫列（Pyrenken）這個圓滑的律師對於同一對象總是具有贊成與反對的兩樣演說詞。息葉斯坐在中央議席上，兩年之久從不發言；巴哈斯（Barras）也坐在此處，他是當時一個貴族，希望乘機獲得權力；此外岡巴塞黑斯（Cambacerès）和白列（Thomas Payson）也在此處，後者是因北美洲的起義而著名，法國人因他爭取北美洲自由的功績，特予以公民權。中央派的人被人嘲笑，稱為『沼澤的蝦蟆』他們投身于大風浪——國民會議須經過此等風浪——之中，想要不為右派或左派所腐化，恐怖主義

的大風暴經過他們的頭頂，他們慎自防衛，不爲此風暴所屈服。自恐仰制度顛覆後，他們變成反動派的文字代表和助手。

國民會議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爲瓦爾密轟擊之日，國民會議卽于此時集合于渚伊列隙宮，因此握得這個共和國的樞紐。

二 山嶽黨與隙風黨的爭鬥

國民會議選舉曰西安爲第一屆議長，許多隙風黨人爲祕書，所以牠爲這一黨所宰制。會議首先議決制定一種憲法，由人民在選舉人的大會中予以批准；向來的法令一直到牠們被取消爲止，仍應有效，各種賦稅一直到牠們被取消爲止，仍應照常徵收。此等議決案完全與隙風黨的意旨相符合。但哥羅德波此時挺身而出，提議廢除王國。自格列哥黑主教說出『君主的歷史是民衆疾苦的帳簿！』這

句著名的話打斷一切爭議以後，哥氏的提議被國民會議一致通過了。這種議決案雖不過認可八月十日在事實上已經創造的局面，然因此在法蘭西却開了一個新紀元。

到了異日，國民會議因俾約·瓦黑列的提議，施行一種新曆法。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起為共和國的第一年，而以八月十日代替七月十四日為國慶日。會議又議決議員不得兼任官吏的職務，此時丹塘即辭去司法總長之職。夾哈（*Arat*）繼丹塘的任加入行政會中，夾氏是一個闊弱的人，凡具有權力者，他都要想得其歡心。塞黑汪旋也辭去軍務總長之職，繼他的後任的為從前一個海軍軍官和堅決的革命家巴協（*Barbi*）。此外如羅蘭，克拉威黑，列蒲述和蒙轍仍留在行政會中，然此會的權力受了國民會議委員會很大的限制，牠似乎完全是多餘的，因此牠後來竟被廢棄，一切政府的權力都落在委員會的手中。白西安雖辭去市長

職，旋又當選爲市長，然他因爲要留在國民會議中，特辭而不就。大家要找一個人繼任市長的職務，殊覺困難，但終久是雅各賓派一個不重要的醫生霞邦（Oberlin）當選了。

國民會議的議決案至此時爲止是一致通過的。卽九月二十三日議決從新發行鈔票，仍呈出和諧的現象。但一到二十四日風潮就爆發了。羅蘭在一種不謹慎的方法中掀動這種風潮。公社的監察委員會于九月間對於他發出一道逮捕命令，雖沒有執行，但不能使他無所顧慮。又這個易怒的老人因他的精力卓絕的夫人的緣故，不斷地受世人的譏笑，他的心中殊爲苦惱。馬哈特最近在報上稱羅蘭爲他的夫人的廚役。羅蘭此時特致書國民會議，伸訴苦情，他說人家到處和他爲難，和九月間一樣的新殺戮又會出現，並且還要厲害些。隙風黨的克聖特（Kersaint）在會議中起來叫道，大家必須裝置斷頭機去對付謀殺者，以及謀殺的

煽動者和教唆者。這顯然是暗指左派，國民會議中的爭鬥因此開始，而隙風黨的傾覆是爲此次爭鬥的結果。當時山嶽黨反對克聖特的提議，但威爾弱特贊成這種提議，因此被通過了。會場中發生一種絕大的糾紛，遂致一般議員紛紛退席各自散法。

隙風黨人挑戰的態度再接再厲。異日這一黨的拉索塞 (Lassonice) 公然攻擊山嶽黨；他的目標是馬哈特和羅伯斯庇爾。隙風黨最恨這兩個人。拉索塞說有些野心家諂媚人民，毀謗最好的愛國者謀殺國民會議代表，並且力求實現一種專制實現一種專政。

隙風黨對於這種演說喝采稱讚，山嶽黨則十分憤怒。

阿塞倫叫道：「一個不要臉的人藉人民的力量混入此間，竟敢蹂躪人民的權利，希冀一個專政者的職位，此人是誰呢？」

隙風黨的黑伯克 (R. b. qui) 大聲答道：「此人就是羅伯斯庇爾！」

羅伯斯庇爾此時尚默不作聲，但丹塘開始發言，他以為現在必須使真相大白于世。他要求證據。羅伯斯庇爾旋亦起來否認黑伯克的說話，但他說得很遠，致為隙風黨人所截斷。巴巴霍說，他在八月十日以前到巴尼處，有人向他表示羅伯斯庇爾是一個最有道德的人，羅氏必須做法蘭西的專政者。巴尼否認此事，但黑伯克却承認這是真實不虛的。

馬哈特現在出現于演說台上，隙風黨和「沼澤的蝦蟆」發出一種可怕的囂叫聲，表示不贊成。馬氏不管這樣反對的風潮，仍持一種堅決的態度。他以冷靜的口吻說道：「我在此處好像有許多私人的仇敵。」隙風黨人叫道：「都是的！都是的！」馬哈特回答道：「那麼，我看你們害羞不害羞，你們對於一個長久為自由服務的人為什麼要加以侵犯？」他于是提及他所受的種種迫害，並且公然承認

一種專政的理想是完全由他一個人發出的。他希望有一個專政者來殲滅自由的仇敵，但這個專政者的腿上要有一顆子彈牽制着。人們如果不能達到他的觀察的高度，這不算是他的過錯。

威爾弱特現在開始一種富于詞藻的演說，並且宣讀監察委員會的通告書。他將種種侮辱的話加在馬哈特的身上。隙風黨的博伊洛 (Boileau) 宣讀馬哈特報上的一篇社論，要求彈劾馬氏。馬氏即起來替自己辯護，國民會議拒絕這種彈劾。馬哈特從衣袋中摸出一枝手槍，說道，彈劾令倘若被通過，他甯可打碎自己的頭顱。

當馬哈特演說時，曾經搗亂並大呼『送入牢獄中！送上斷頭台！』的隙風黨人因此失去巴黎人民的信任，同時馬哈特的名望却繼續增長了。他曾經表現勇氣與鎮靜，這種態度是隨時隨地都適宜的。

馬哈特很少朋友，羅伯斯庇爾說，馬氏既不信任他具有一個政治家的見解，也不信任他具有一個政治家的勇氣。馬哈特並不是一個歡樂的人，就是他的形態，既不溫柔，也不文雅。有體面的中等階級因為他是貧民事業的擁護者，恨他刺骨，這就是他被人反對的原因。

從這一天起，國民會議的黨爭不復停止。這種爭鬥並且蔓延到街市上去了。各省的聯合主義者當八月十日與巴黎前城的工人共同攻擊渚伊列陳宮，此刻却變成仇讎，互相對抗。依附隙風黨的南方聯合主義者要求羅伯斯庇爾的頭顱，前城的工人則以暴動相恫嚇。隙風黨人攻擊巴黎公社，異常猛烈；他們以九月間的殺戮和各種各樣的搶劫事件歸罪于公社。羅蘭夫人掀動這種爭鬥。她的丈夫遞給國民會議的報告是出自她的手筆，她因九月間的殺戮在報告中又對山嶽黨和巴黎公社施行攻擊。羅伯斯庇爾復被加上企圖專政的罪名。羅氏叫道：「誰

敢公然彈劾我？」隙風黨的鬧威特因此起來作一次滿帶辱罵的長時間的演說，反對山嶽黨，特別反對羅伯斯庇爾，他在這種演說中將一切彈劾的話綜合起來了，他以為九月間的殺戮不是民衆法庭演成的，而是由一小羣被僱傭的人幹出來的。霞博說，他爲着要達到修道院的監獄，必須經過一萬把交叉鋼刀的圓形洞。羅伯斯庇爾要求八天的期限以便他爲自己辯護。他的辯護十分巧妙，所以鬧威特在事實上證據很薄弱的彈劾完全失敗了。

隙風黨與山嶽黨的仇恨甚深，其中的任何一黨被殲滅的事似乎是不能避免的。隙風黨以九月間的殺戮責備山嶽黨人，山嶽黨則以存心分裂法國彈劾隙風黨，此話也不無根據。因爲隙風黨時常向各郡游說，人家遂指牠提倡聯邦主義。山嶽黨很敏捷地使國民會議議決共和國的統一與不可分離，凡要分裂法蘭西的人當處以死刑。

山嶽黨與隙風黨間私人的爭鬥只是兩黨主義上不能調和的對抗一種外表的形態。隙風黨要求個人的自由而不損傷有產者的特權；牠所代表的原則即世人所指的個人主義。反之，山嶽黨則要求用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名義，改造社會。這種對抗使爭鬥不能倖免，而爭鬥的出現不是在這一方面，就是在那一方面。

國民會議在這種爭鬥之中並沒有停止活動。牠正預備牠的大工作，並且選舉各種委員會。如公安，軍務，會計檢查，立法，財政和憲法等都有委員會。此等委員會自然是受隙風黨支配的。

三 節 馬 白 的 戰 爭

自普魯士的軍隊撤回後，清膜黑即轉向北方去實行他長久懷抱的計畫，並且闖入比利時。他將駐在北方邊界上的軍隊集合攏來，向比利時的邊界進發。薩

克遜·特奧親王在蒙斯一個很堅固的障地上等待他。這個親王統率奧大利人，一向駐在利里城的前面。他的夫人馬麗·克利斯廷 (Maria Christina) 特從奧大利趕來看他怎樣懲罰一個叛亂的城市，他毫不顧惜地用臼砲轟擊這個城市至六日之久。房屋被焚燬的約有二百所。但這個「叛亂的城市」並不投降，牠只是仗着英雄氣概，爲共和國家的事業而作最頑強的抵抗。國民會議曾派遣委員到城中幫助居民共同防守。奧大利的重炮雖連接向城中射來，他們仍舊支持不屈服。當渚膜黑將軍領軍前進的消息傳來，薩克遜·特奧才停止這種無用而又不人道的炮擊並將他的軍隊撤至各要塞。渚膜黑向他進攻，因此發生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六日節馬白 (Junapes) 的血戰，使奧大利軍一敗塗地。

法蘭西人以很勇敢的態度向奧大利人的要塞進攻。此次戰爭是旋進旋退；法蘭西人兩次向奧軍的障地施行攻擊，沒有得手。但法蘭西的軍隊非常勇敢，這

些共和主義的青年不惜大批地犧牲，他們以大無畏的精神來爭取自由。阿里安公爵的兒子查特黑（Charce）公爵——即後來君法國的路易·菲力伯——收集法軍散亂的左翼，構成一種最勇敢的戰鬥者的核心，他稱之為節馬白的大隊，他用一種銳不可當的白兵戰衝擊奧大利人。塔辟黑（Dampierre）將軍向奧軍的中心點進攻，此處的大方形堡壘的炮火向法蘭西進攻的縱隊掃射。勇敢的塔辟黑將軍拿着一面旗，帶領他的隊伍衝到炮火交加的堡壘前面。他首先爬上堡壘，將三色旗豎在上面，並將在大炮旁邊的奧大利炮手殲滅了。同時渚膜黑親自將被逐回的散亂的法軍右翼加以整理，發令從新取攻勢。這位將軍精神煥發，開始唱馬賽歌，軍隊突然向前進攻，鼓動熱情的革命歌的聲調除掉間被炮聲掩去外，真是響徹雲霄，這些共和的隊伍以不可抵當的力量衝上前去。法軍要奪取蘇斯默（Susmes）村去決定戰爭的勝負。法軍在敵人猛烈的槍彈炮火之下向前衝

錄，運用白兵戰；于是奧大利人敗北，法蘭西人戰勝了。

奧大利老練的兵士們嚇得膽戰心驚，不知所措，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種這樣憤怒的仇敵。

砲擊利里的薩克遜·特興親王弄得精神錯亂，莫明其妙。他是馬麗·特列

息亞皇后的女婿，竟被共和國一個將軍打敗，這是他不能了解的，他于氣憤之餘遂將司令的職務辭去了。

渚膜黑統率他的軍隊向比利時進發，沒有遇着抵抗。他的戰勝的效果是非常之大；全部比利時被他征服。各處的要塞旋即投降。

國民會議歡天喜地慶祝渚膜黑的成功，並且議決使比利時與法蘭西聯合。牠願意使比利時民主主義化；牠希望予比利時以自由，牠相信法蘭西革命以前比利時即爲爭這種自由起而反抗奧大利，但受牧師與貴族領導的比利時人民

不了解法蘭西民主主義的觀念。國民會議剷除比利時的封建制度沒收一切王公和教會的財產爲國家的財產，並且宣佈自由與平等。比利時的人民視這種舉動爲侵犯他們的權利；他們誤認他們的教士和貴族——兩者曾經領導反奧大利的運動——『歷史的特權』爲他們自由的權利。因此國民會議派遣去執行牠的議決案的委員——丹塘也在內——被斥爲行同強盜。關於這種行爲沒有證據，或很少證據，但這樣的呼聲很大，人民都被激動了。

● 負有組織法蘭西這個新省的任務的渚膜黑懷抱一切詭謀。他周旋于各黨派之間，並且獲得比利時人幾分信任。這位勝利的將軍現在已經想到推翻共和，恢復王國。蒙克（Mouk）將軍于一六六〇年恢復英國的君主政體，渚膜黑此刻夢想履行蒙克的任務。

這個圓滑的將軍和政治家在目前仍舊欺騙民主派，他對於王黨即表現爲

王黨的人，對於隙風黨即表現為隙風黨人，對於雅各賓派即表現為雅各賓派人，一切黨派同樣確信他對於他們是靠得住的。只有眼光銳利的馬哈特窺見這位將軍心靈中開始萌芽的逆謀並且公然在他的報上宣佈出來。一般淺見的人說馬氏是故意毀謗別人。但他的話畢竟是對的。

四 梅慈的陷落

渠斯提列將軍于召回不能勝任的盧克列後，被命任為萊因的總司令。這個在北美洲華盛頓的旗幟之下打過仗的人雖出身于舊貴族，似乎尚能服從共和國家。渠斯提列看見還沒有仇敵和他對抗。他知道萊因的人民大半傾向于法蘭西的革命，遂決定向梅慈進發。他在斯白耶 (Speyer) 擊破衛克爾曼 (Winkel-Baer) 大佐所統率的梅慈和奧大利軍的一部分，衛氏吞噬法蘭西人的大言固十

分爲梅慈的宮廷所喜，但此等大言抵當不住渠斯提列的炮火。

萊因河左岸的人民呻吟于封建統治的重大擔負壓迫之下，而不能自拔。因爲此處有一批俗教兩界的小諸侯和領主。就常規講，他們愈小，便愈專制；以致農民的賦役繁多，駭人聽聞。當法蘭西第一種軍隊達到萊因河左岸時，此處全部雜色的封建經濟和魔術的變幻一樣忽然消滅；一班領主紛紛逃避，而市民與農民遂獲得自由了。

梅慈在當時構成一個選帝侯的領地，阿夏芬堡 (Aschaffenburg) 和爾佛特 (Erfurt) 都屬隸于此。這個選帝侯的國家受亞達爾 (Karl Josef von Erthal) 選帝侯——他又爲瓦姆斯的貴爵主教——的統治，國內狀況十分淒慘。梅慈的軍隊因爲怯懦和腐敗的緣故，變成世人嘲笑的對象。國家的金錢供寵倖的浪費；一種沒有辦法的婦女經濟決定了政府的政策。亞爾達在資金豐富的梅慈大學養一

批著名的學者，裝成藝術與科學的保護者，藉以避去他人對於他的奢侈生活的注意。此外在梅慈的學者大半屬於光明教派，（Illuminatorden）而傾向于法蘭西革命的原則，如著名的佛斯脫（Georg Forster）魚慈堡（Würzburg）的霍夫曼（Hofmann）教授，神學家布蘭（Blau）和梅特涅（Meternich）教授都是。

梅慈的中等階級醉生夢死，眼見宮廷的揮霍無度，仍舊依附牠；但各下等階級對於法蘭西的革命表示充分的同情。

當渠斯提列達到斯白耶，向梅慈進發時，在該處老堡壘的人大起恐慌。那位選帝侯帶着全部宮廷的人私自逃走，並且「誤將」不屬於他的一些金錢也携去了；大道上充滿了逃亡者的車子，萊因河充滿了逃亡者的船舶。選帝侯的大臣阿爾俾尼（Albini）向市民演說，表示要死守疆土，犧牲一切，至最後一滴血為止；但

在這種演說之時，裝載他的貴重物品的車子已經越過萊茵橋了。

梅慈的堡壘中有軍隊、槍炮、軍火和食物，可以支持一種長久的襲擊。但奧大利的司令官繼尼施（Gymnich）將軍是一個怯懦的人，他僅因渠斯提列砲擊梅慈城的恫嚇，即于十月二十一日放棄此城。

法蘭西人在梅慈的堡壘中也許得到何種默契，但世人認梅慈的陷落是由于叛逆的內應一節，絲毫沒有證據。後來在法軍中服務，稱為法蘭西的埃克梅耶（Eickemeyer）將軍的，此刻為選帝侯的軍官，世人以背叛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然他在當時却主張極力防守梅慈，並且從事防守的準備。

自法軍入城後，梅慈即組織一個著名的俱樂部，名為「自由與平等之友」，凡民主派的人均集于此。渠斯提列將此地的政府和管理拿在手中，使具有新思想的人填補各種職位。但他馬上表現在當時的狀況之下做一個政治家和將軍才

力殊感不足。

紐衛格 (Neuvinger) 將軍統率法軍于十月二十三日出現于梅恩河 (Main) 的老城市佛郎克佛 (Frankfurt) 在此處統制一切的城市中等階級大起恐慌，牠告訴法國人，他對於他們向來就是友善的。渠斯提列令佛郎克佛人報效一百萬軍餉；但他們覺得太多，只願出五十萬。渠斯提列堅持要一百萬，因此與佛郎克佛人發生惡感。德意志因這種勒索而大譁，各項報紙對於此事特別記載得過火。渠斯提列在實際上不懂得替法蘭西人及其改革獲取德意志的同情。同時他佔據佛郎克佛僅至十二月十二日為止，因為從前由霞潘尼狼籍退出，現已恢復原狀。普魯士軍從科布列慈開來，並聯合黑森 (Hesse) 的軍隊于這一日向法軍進攻。渠斯提列對干佛郎克佛只留下一個很弱的支隊駐防，此支隊受人數甚多的敵軍的攻擊，而又沒有獲得駐在附近的渠斯提列的援助。普魯士軍和黑森軍攻下佛

郎克佛渠斯提列從前發出聲調甚高的宣言激動全德意志此刻垂頭喪氣從梅茲的城下撤退他的軍隊。他這種行動是他後來上斷頭台的原因之一。

當這個時候，法蘭西的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將軍從薩丁尼 (Sardinien) 王取得薩烏耶 (Savoyen) 和尼插 (Nizza) 並使之聯入法蘭西共和國。

五 君主的審判

君主及其家屬是由巴黎公社看守的，更確切些說，公社因為不信任隙風黨對於看守的職責遂不肯放手。王黨描寫路易十六及其家眷在廟塔所受的待遇為粗暴，不人道。宮廷與民主派雖曾經作過殊死戰，但我們考查這一派待遇被幽囚的王室的事實，的確沒有發現粗暴和不人道之點。當負有看守責任的人發覺王黨與王室有所勾結，希圖逃走時，看守才較前加嚴。廟塔共有四層，每層有兩個房

間，一個小室。各處的窗戶裝有鐵欄杆；出入口設置巨大的門片。看守的兵住在最下一層，他們來自各革命區，是由山德黑統率的。君主及其兒子住在第一層樓上，王后及其女兒住在第二層樓上，伊利雜伯慈郡主任住在第三層樓上。囚人在監視之下可以到廟塔的園中去散步；各層樓的交通在白天是自由的。到了晚上各樓的樓梯即被隔斷。囚人可以得到書籍和文具，關於這一類的東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後來因王黨的詭謀，才稍受限制。路易十六要他的侍從格列隙 (Cléry) 始終伴着他。十三個廚子在廟塔附近的一個廚房中備辦飲食；此項飲食是很好的。公社對於王家所付出的飲食費，在兩個月之內超過二萬八千佛郎。關於君主的零用，給過兩千佛郎；但後來恐怕他行賄，才停止此項給予。

公社要嚴格看守君主及其家屬，但不願使他受痛苦。當大家一想起各種政府通常是怎樣待遇牠們眼中的政治犯；當大家一想起在路易十六統治之下，巴士

提爾，威色列和其他國家牢獄是怎樣待遇囚徒，大家必定承認巴黎民主主義的市政府對待路易十六及其家屬是比較溫和的。

路易十六最不高興的地方就是人家——因為他在實際上已經不是君主——依照他的朝代開創者的名稱，呼他爲路易·卡伯特（Ludwig Capet）和他的看守者吸煙兩事；又守門的人羅協（Roche）對於他沒有表示他所要求的敬意，也使他難堪。

同時各方面已經要求審判君主。國民會議必須決定怎樣處置路易十六。牠可以釋放他，幽禁他，或殺戮他。國民會議中沒有人主張釋放他；隙風黨主張幽禁他，山嶽黨則主張殺戮他。

路易十六的事件馬上引起全歐洲的注意。一切宮廷把這個君主的事業當作牠們的事業。反之，國民會議則把人民的事業當作牠的事業。牠于一七九二

年十一月十九日發出一種布告，內中說：「國民會議特此宣言，凡想要恢復自由的人民，牠願予以幫助，並視同兄弟，權力當局特令法蘭西統軍的將軍們對於爭取自由而被壓迫，或將被壓迫的國民當力加援助。」

君主與外國，拒絕宣誓的教士，及亡命團互相勾結，反抗法蘭西人民的自由，此事的證據甚多，不僅路易十六向瓦黑列的逃亡以及因此發生的種種情形是些最明顯的例子，在文官處發見一種證據，就是他于一九七一年寫信給格列蒙（Ormont）主教說他要恢復他的權力和教士從前的勢力，從公社給予國民會議的報告中可以看見宮廷用一百五十萬佛郎買收立法會議的代表。馬哈特提議對於此等報告編成一種目錄。這種提議是被通過了。但當他要求此等報告應即刻付印並予以公佈時，隙風黨人即昧着良心，不肯答應。他們怪馬哈特要挑撥人民來反對他們。他這種提議遂被否決了。

隙風黨人在實際上曾和宮廷有所談判。不過談判的結果沒有徵實。

同時渚伊列隙宮中發見一個『鐵櫃』，其實是一個秘密窟，君主的秘密通信都藏在裏面。路易十六喜歡鎖匠的勞動，這是人所共知的；他從前時常和一個叫做迦明（Gamin）的鎖匠在一塊兒作工。迦明知道這個秘密窟，並和別人談及過；因此王后親手送一塊有毒的糕餅給他——無論對與不對，他是這樣說——想把他毒死，藉以滅口。迦明病了許久，同時君主命一個宮廷婦女將鐵櫃中所藏的文件移去一部分。自此以後，迦明馬上來到羅蘭處，將鐵櫃的所在舉以相告。羅蘭十分笨拙，不要見證，不用記錄的方法，將文件取出來，預先自行看一遍。因此他被人加上一個罪名，一對與不對，不能判斷——說他將他的朋友們——即隙風黨人——圖謀不軌的文件拿去毀滅了。

但羅蘭交給國民會議的文件對於君主的罪證已經夠了；舉凡宮廷的陰謀行

賂和各種勾結都有書面上的證據。密哈博的叛逃，他和宮廷的密約現在暴露于世。博葉和辣斐德的運動一齊發露，宮廷與外國，亡命團以及前兩屆會議中各議員的勾結也被證實。

這種秘密文件的發表使全法國獲得一種巨大的印象。人民看見他們受了神聖誓言和期許的欺騙，非常憤怒。背叛者與詭謀者的紀念物變成他們輕蔑的對象。密哈博在雅各賓俱樂部的半身像被人搗毀；他在國民會議的半身像也被掩去了。

現在各方送出文書與代表要求從速審判君主，巴黎公社盡牠的力所能及援助這種要求。人民將八月十日的受傷者排列在國民會議的前面，要求替他們復仇。

君主曾經陰謀推翻法蘭西的憲法，這是很明白的一樁事。但人們怎樣彈劾

他呢？憲法證明他是不可侵犯；只有他的大臣才負一切的責任。然憲法中又說：「君主于特意遜位或合法遜位後，即與國民爲伍，他可以因遜位後的行動而受審判。」

法蘭西的憲法有許多不明瞭的地方，君主不可侵犯的意義就是其中之一。就邏輯講，一個立憲君主的不可侵犯只限於他的公共的和政府的行動，如對於他其他一切犯法的行動，也藉憲法上的不可侵犯，予以保護，那就說不通了。因此君主不可侵犯的問題馬上成爲討論的焦點。

立法委員會對於路易十六的事件曾作一種報告，牠的報告員梅列（Mailhe）並于十一月七日出席說明，他說國民會議審判君主是對的。君主的不可侵犯一點對於他私人的行爲不發生效力，他與外國及亡命團的陰謀是他私人的行爲。國民會議是代表法蘭西的人民，牠必須作爲一個法庭，依照制裁叛逆和陰謀

不軌者的法律條文去審判路易十六。

國民會議於十一月十三日開始討論立法委員會的提案。會議的極右派以爲君主不能受審問，不能受處罰，因爲君主的不可侵犯一點是包括他的一切行爲的。即使路易十六應受處罰，廢黜他已經是一種懲罰了。穆利孫 (Morison) 發揮此說；他以爲失去王位和處死刑是一樣厲害的。穆氏極力描寫君主是他的環境的犧牲品，希圖將一切罪狀推在環境上面。

羅伯斯庇爾和聖約斯特起來反對這種見解，他們對於這個問題似乎絕對爲盧梭的信徒，他們在演說中都引證盧氏的社會契約說。馬哈特具有和他們同樣的見解。他曾起草一部刑法典，對於運用死刑一節很有限制，恰和羅伯斯庇爾曾在立法會議宣佈反對死刑一樣。但盧梭在他的社會契約說中明白說：『你死對於國家如果有益，那你必須死，因爲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你一向才能夠安然生

存，因為你的生命不僅是自然的一種惠物，並且還是國家一種有條件的贈品。」固執盧梭國家哲學和社會哲學的人相信這句話必須一字不易地應用在路易十六的事件上，即在以後的恐怖時代，社會契約的書本總是放在公安委員會的桌上的。

聖約斯特是一個舊侯爵，他因羅伯斯庇爾的影響，當選入國民會議，當他對於君主的事件起來發言時，他只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他具有一種溫柔的形態，差不多和女子一樣，他的秉質聰穎，遂成爲一個思想家，他在革命的風潮中將有一種光明燦爛的前程，不過爲時甚短罷了。他反對穆利孫不得依照制裁國民的法律審判君主的說法，因爲就社會契約講，君主已經不成其爲君主，大家必須根據人民的權利加以處分。這個青年狂熱者叫道：「國民啊，羅馬的人民于六百年的邦治之後，看見王國復興，英格蘭于克倫威爾（Cromwell）——不管此人的精力如何強

壯——死後看見王國復興，現在眼見一把斧頭在人民的手中震動，眼見人民滿懷敬畏之念，走近他們奴役的紀念碑，善良的國民，自由的朋友應當怎樣擔心呢？

國民會議的大多數人不願意取這樣的手段。聖約斯特受人激烈的反對，但

羅伯斯庇爾此刻出現了，他常是接受聖約斯特的意見，而加以發揮。他也不要進行訴訟。他說：「會議離題太遠。這裏不是講什麼訴訟。路易·卡白特不是被

告，你們也不是裁判官。你們是政治家，不是旁的人。你們不能對一個人下有罪或無罪的裁判，但當爲公共的安寧，政治的預見而取一種必要的手段。一個被廢黜的君主只有兩項用途：或是因他的生存而斷送國家的安寧與自由，或是因他的死去而鞏固國家的安寧與自由。要解決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就在這一句話上：不是路易受裁判，就是共和國沒有保障。」

國民會議對於這種可怕的二者任擇其一的主張不予採納，但這種主張侵入

人民中間，因為羅伯斯庇爾的話對於他們大有一言九鼎之勢。巴黎前城的人民對於這個『不腐化的人』總是喝采稱讚的。所以他的主張獲得輿論的贊助，國民會議雖不承認這種主張，但他覺得必須進行君主制的訟案。此外，馬哈特對於此事不贊成羅伯斯庇爾的見解。他向一個朋友提及，這個不腐化的人的出面是一個將來專政者的預兆。他的預見當然是對的。

國民會議對於此事的爭執歷時頗久；但他畢竟根據白西安的提議，于十二月三日宣佈對於君主應當在司法的程序之下進行訴訟。牠選舉一個委員會，令其收集當時對於法蘭西君主所指摘的罪狀，草成一張狀紙。

被告的罪名為叛逆，計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歷史的事實為根據的緒論；凡君主對憲法所表現的仇視行動，所企圖的政變，以及一切詭謀，向瓦黑列的逃亡，和背棄誓言等等都臚列在內。第二部分是陳述事實證明君主仇視人民，仇視憲

法的種種行動，一直至八月十日爲止。但這些東西不是真正起訴的材料，只是指明，大家從路易十六的過去可以推論到人們對他所指摘的罪狀，他真正是可以幹出來的。此等罪狀爲君主與外國和亡命團的勾結，及陰謀不軌，並對於宮廷破壞計畫的默契等等。

國民會議議決招君主到會，聽其伸訴。山德黑和霞邦市長于九月十一日來到廟塔，向君主宣佈這種議決的命令。他對於路易·卡白特這個名稱提出抗議，並且說：『這種待遇只是我四個月來所受痛苦的一種繼續。我願意跟你們去，這並不是我服從國民會議，只是因我的仇敵的手中具有權力。』

此時對待路易，十分謹慎，他坐在一個精緻的馬車中，由六百名國民軍護送到國民會議。人民滿佈各街市中，當這種隊伍經過時，他們都默不作聲。

敏捷的巴痕黑爲國民會議的主席，他是懂得運用切合時機的言詞的。當人

們報告君主將到時，他向會議說：『諸君！歐洲正看着你們。後世將以嚴格的態度評判你們。因此你們必須保持一個裁判官所應有的威嚴與公正。當路易十六從瓦黑列帶到巴黎時，人民以令人生畏的沈默接待他，你們要記憶此事！』

君主來了。巴痕黑說：『路易，法蘭西國民對你提起訴訟。狀紙將宣讀給你聽，路易，你請坐罷！』——巴痕黑此時不呼卡白特的名稱，甚為得體。

狀紙宣讀之後，便開始審問。每一個被告本來可以否認他的罪狀，但路易不獨對於他的政府的行動加以否認，將一切責任卸在他的大臣的身上，他並且說對於鐵櫃的事一無所知，對於他親手署名的信也不肯承認。此舉使國民會議與巴黎公社甚為憤怒，因此把路易和他的家屬分離了。

當君主被押回廟塔時，人民活動起來了。他們在車子的附近屢呼『共和萬歲！』至于擁護君主的表示却少得很。

國民會議議決君主可選擇辯護人。他指定洛霍協特 (Louchet) 和達協特 (Targe) 替他辯護；達協特藉口於所謂康健上的緣因不肯擔任此事，但他實因膽怯，故裹足不前。馬列塞爾伯對於此事自告奮勇，即被允許；另外還召出一個名德塞澤 (Dezeze) 的不甚重要的青年法學家來作辯護士，此人的名字僅因這種訴訟而流傳于世。

路易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由他的辯護者伴着，再出現於國民會議。德塞澤宣佈辯護詞。這個偏袒波哈鎊朝人的律師對於他的事主沒有做出成績來；他很不能明，竟站在國民會議極右派的觀點上說話。他以為國民會議不能同時為原告人與裁判官，因此要求聽諸歷史的裁判，這些話對於會議自然不會發生什麼印象，君主于他的辯護人的辯護詞以外，略有些增加的話，迨他的陳述告終，他又被送回廟塔。

國民會議對於罪犯問題開始作長時間的討論。全部事業因隙風黨人的騷動而呈一個轉變點。他們不知道應怎樣辦。並且陷于遲疑不決之境。他們不敢說君主有罪，但又畏懼巴黎人民，不敢說他沒有罪。在這進退兩難之際，忽發明一種極巧妙的方法。他們藉口於國民會議裁判君主，有傷于他們民主主義的良心，當此行將裁判之際，他們主張將此事訴之于全體國民，由民衆大會予以解決。

將君主的裁判訴諸國民這種思想在山嶽黨與隙風黨之間成爲極激烈的爭鬥。山嶽黨看見隙風黨人意在拯救君主，因爲牠知道如果召集民衆大會來解決此事，牠所力爭的死刑裁判一定沒有希望。因此當隙風黨用人民主權的名義要求訴諸國民時，山嶽黨即責備牠想藉此引起內亂。羅伯斯庇爾以爲大家必須將國民與人民分別清楚。他說：「國民 (Nation) 是有體面的人，是從前享特權的人，人民 (Volk) 是貧苦的勞動階級。」他以為人民在民衆大會中必爲「有

體面的人』所宰制。羅伯斯庇爾在這次訴訟之中持一種堅強的態度，他在對隙風黨的爭鬥中，和馬哈特同爲這一黨的死敵。

同時巴黎發動了；在街市上和戲園中都有人聲嘈雜的示威運動。擁護君主的人大半在戲園中示威。巴黎公社費盡心力去防止一切紛亂。當着這個時候，國民會議的大多數反對公社的傾向表現得最爲明顯。特別是隙風黨痛恨這種建築在數千武裝工人上面的強固的市政府權力。然國民會議却邀請霞邦市長報告巴黎的狀況。市長描寫前城工人的痛苦在這個時候開始增加。他對於國民軍也有所陳述。國民軍共有十一萬人；此外有五千聯合兵，二千五百步兵，二千六百騎兵；共約十三萬人。持長矛的人要求槍枝。當着這個時，各區也領得大炮。當巴黎公社鎮壓一切騷擾時，國民會議開始決定君主的命運。會議的各演講台被擁擠的民衆包圍了，此事對於許多代表的投票發生重大的影響。投票從

一月十四日起至十七日止。投票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犯罪的問題。此問題提出的方式爲：『路易·卡白特是犯了陰謀反抗國民自由，企圖危害國家公安的罪麼？』

國民會議的代表總數爲七百四十九人，當時出席的有七百二十人。六百八十三個代表無條件地投票可決犯罪問題，其餘三十七個代表也投票可決此問題，不過表明他們沒有處罰的資格。所以全會議對於犯罪問題的意見是一致的。

其次爲表決訴諸國民的問題。此問題的方式爲：『國民會議對於路易·卡白特的裁判應當要求人民批准麼？』

七百二十個代表中有四百二十三人對於這個問題加以否決，二百八十一人予以可決，十一人提出條件，五人放棄投票權。

隙風黨的計畫因此失敗了。此時要表決第三個問題就是：『路易·卡白特

應受何種處罰？」

當時出席代表有七百二十六人，內中有五人放棄投票權，故此絕對的大多數爲三百六十一人。代表們投票贊成處死刑而沒有一點限制的恰爲三百六十一人；贊成處死刑而延緩執行的有四十六人；贊成處死刑而考慮延緩執行的問題的有二十六人；贊成監禁或充軍的有二百八十六人；贊成處罰苦工的有二人。因此國民會議對於路易十六是宣佈死刑了。

國民會議表決處罰的問題經過二十四點鐘，因爲牠曾經議決每個代表應當在演講台上大聲宣佈他的贊否的投票，並附以理由。在各走廊的羣衆依照各代表贊否的投票而報以喝采或叱咤的聲音。『平等』投票贊成處他的堂兄弟路易以死刑，並且將高聲講演處死的理由，但息葉斯接着來了，他很不耐煩地呼道：『死刑，不用多說！』這句話由王黨的人加以渲染，他後來覺得有些不妙，遂否認

曾有是言。隙風黨人首鼠兩端和虛偽的真相一齊暴露出來了。但威爾弱特看見各走廊的羣衆氣勢洶洶，便投票贊成處死刑，他的同志也照樣做去，只有曠多色投票贊成永遠監禁。當威爾弱特以主席的資格宣佈裁判時，他表示痛苦，說竟是死刑，其實他自己曾經投票贊成死刑。

君主的辯護人出席辯護，渚霍協特說依據刑法典，一種裁判須有三分之二的多數的投票才發生效力。但著名的法學家墨倫·多亞（Merlin von Douay）起而說明法律要求三分之二的大多數只是指被告是否犯罪的事實問題，這個事實問題已經決定，他的話將渚氏的口實推翻了。聖約斯特叫道：『只要有大多數的同意票即構成法律。』右派的一個人答道：『法律可以收回，但一個人的生命却不能收回。』——同時墨倫的說明完全戰勝，國民會議予以採納。

司法總長夾哈和市長霞邦將宣佈死刑的事告訴廟塔中的君主。

路易令他的辯護人要求緩刑三天，隙風黨人起而援助這種要求。但國民會議拒絕此項要求，牠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日發令應在二十四點鐘之內執行判決。

據道路謠傳，巴黎有一批青年人陰謀劫取君主，使之免于刑戮，因此公社特取大規模的警戒手段，以防意外。

路易辭別他的家屬，要求一個教士叫做亞協瓦特 (Edgeworth) 的出來幫助他，他知道此人因拒絕憲法的宣誓躲在巴黎。這個教士允許他的要求。君主于馬列塞爾伯來到廟塔時，向馬氏說他平素只是願意人民得到最大的福利。

山德黑願意于執行路易死刑之日免去他的統率國民軍的職務。但當向並不免他的職，只是以一種嚴刑酷罰相威脅，並且命統帶巴黎正規軍的伯盧葉 (Bo-

rryer) 將軍節制他。

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山德黑從廟塔將路易帶出。他坐在市長的馬車中，由亞協瓦特伴着。兩個軍人坐在馬車的前面，實彈的大炮跟在馬車的後面。國民軍全副武裝，排成行列，默不作聲，馬車即由此經過。路易唸就死者的祈禱文。斷頭台設在和渚伊列隙宮對面的革命場，即從前的路易十五場。在斷頭台的週圍架有大炮，凡目力所及之處都有武裝兵士守衛。當時持槍警戒的約有四萬人，巴黎雖因此事風動了，但秩序甚佳。人們很沉默地將君主接上刑場。在君主最後的行程中，有些王黨的人在路上跑，並且叫道：『到我們這裏來，誰將拯救君主啊！』他們旋被馬隊驅散了。

路易恰于十點鐘後達到刑場。劊子手薩姆孫 (Samson) 的助手圍繞他，將他的手綁着。他極力反抗，並不願他們脫去他的上衣。于是亞協瓦特來到他的

面前，勸他就刑。君主聽從亞氏的話，但非常興奮，他的臉都紅了。劊子手使他生氣了。

路易走上斷頭台，當國民軍的鼓手停止擊鼓時，他靠近斷頭台的面前大聲叫道：『法蘭西人啊，我是死非其罪；但我對於判決我的死刑的主謀者，加以原恕，並且願意將我的血去鞏固法國的幸福。』——當着這個時候，伯盧葉將軍令人擊鼓，劊子手捉住君主，至十點二十分鐘他的頭便落地了。相傳亞協瓦特曾向他說：『神聖路易的兒子，上登天堂罷！』然關於這句話頗有爭執。

這就是一個被人過度稱讚與毀謗的君主的下場。他的缺點很大；但他的祖先遺給這一朝的歷史的罪惡還更大。他不獨是自伏其辜，並且還代他的祖先伏辜。當殘酷的命運將他捲入這種驚風駭浪之中，他不能不表現他的真相，露出他的弱點。倘他處在別種時局之下，人們對於他恐怕不能這樣說好說歹了。

六 公社與工人

自君主正法後，國民會議的黨爭停頓一時，王室從前的一個衛兵名巴隙（Paris）的，因會議代表聖花芍（Michel Lepelletier de Saint Fargeau）投票贊成君主的死刑，特將他刺死，而會議黨爭的停頓僅至他入土時為止。自此以後，山嶽黨與隙風黨的爭鬥從新又開始。隙風黨在君主的訴訟中曾經失敗，牠對於前城的人民心懷恐懼，要求替國民會議設置衛兵。這種衛兵當從各郡招來，每個代表應有四十個步兵和兩個騎兵。但這種提議徒然招致一批反對的議論，沒有通過會議。

巴黎的勞動人民痛苦日增，窮困愈甚。紙幣跌落和物價增高，都與時俱進。伴着政治危機而發生的工人失業達到很高的度數。一切狀況日見糾紛，又加以

商業凋殘，交通破壞，振興與整理都不容易。巴黎市的糧食供給爲最迫切的問題之一。各私人商店不能供給這個大城市的人民日常的需要，因爲大部分的商品和存貨都被隱藏，不見于市面。居奇待價的人和投機家不顧一切嚴厲的取締方法，仍舊幹他們乘機射利的不法勾當。一般小商人與地主不願接受那靠不住的紙幣，也同樣將他們的商品收藏起來。此等情形引起後來種種決絕的取締法規；但在目前國民會議還很少顧及這些事。各種人民同受困苦，即以放債爲生活的人也不見得不窘迫，因爲他們的收入由國家給以公債票。工人受窮困的壓迫，常乞助于國民會議，但會議對於他們很少幫助之處。雅各賓派人將一切責任推在貴族的身上，他們允許用最有力的手段去對付一切背叛者和圖謀不軌者。他們相信因此可以救濟一切困苦，否則至少也要這樣做去。然巴黎公社却盡心竭力替工人謀利益，而巴黎的糧食供給爲牠此後主要的任務。

馬哈特在他的報上宣佈工人的窮困情形。他將此報作為他們的言論機關，所以他們在報上發表他們的顛連困苦的狀況。他們很懂得自己所處的地位，馬哈特報上曾經刊佈一萬八千貧民向國民制議會呈遞的請願書已經表現這一點。工人在請願書中對代表們說：『一經談到積極國民和消極國民，你們為什麼就忘却你們善良的根本原則？巴士提爾所以陷落是由于聖安托列一萬工人的圍攻。我們當時躲避過麼？我們有所恐懼麼，我們沒有打倒禁衛軍麼？我們推翻舊貴族，又屈服在金錢貴族之下，這誠為幸中的不幸。當隄岸被衝毀時，海水將滾滾而來，非至兩面形成水平線，牠不會停止。你們對於改革任意加以限制，這是沒有用的。權利的平等真正會引起生活享樂的不平等，要站在後者的基礎上，人們的思想才得安甯。』

隙風黨有好些人在革命前創製相類似的學說；但此等學說現在和他們相去

甚遠了。反之，山德黑要求籌集五十萬佛郎替巴黎人民預備生活品。這樣的施捨，工人是不歡喜的。他們中間有一批人從事于巴黎掘壕的工作。公社招致他們，爲數甚衆。然國民會議看見這樣收集工人是一種政治上的危險，一個由市政府官吏和國民會議代表合組的委員會擔任考驗此事。這個委員會以爲五十萬佛郎是白花費的。牠制定一種章程，爲國民會議所採納，按照此項章程，將工人分爲大隊，實行依件給值的制度。工人反對此舉非常激烈，他們在一封向國民會議的請願書中說：『爲國家服務的一切人的工資應在一種公正的比例中分出等差。工人爲國家的柱石，因爲他們是在八月十日起來推翻王室的。』

國民會議對於這種要求置之不理，遂引起一種罷工，會議乃取消公共的工作。一七九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有一個由二十工人成立的代表團出現于國民會議之前。牠要求取消計件給值的工資制度，但沒有結果。

贊助工人要求的公社曾對工人發給麵包的支票，現在要求國民會議予以金錢，以便收回此項支票。隙風黨斥責公社沒有開出帳單來。

物價的增漲，有加無已，商品的來源愈形乾枯，當公社盡力去減少人民的困苦時，隙風黨人即責備牠引起糾紛。羅蘭說，只要恢復交通的自由，一切東西都會充斥于市場中。但一般佃農和鄉人因為有所畏于巴黎人民，不到城市中來。市政府使麵粉在成本費價格以下出賣，因此每日要花費一萬二千佛郎。公社是一切陰謀詭計的中心點。

公社在對於此等罪狀的答案中指出牠對於經濟狀況的了解比隙風黨人為優。牠說，牠不願有新的革命出現，因為革命是由人造成的。人民陷在困苦之中，因為資本家、大商人和收買農工業品的居奇者聯絡一氣，狼狽為奸。他們使人民受盡饑寒。取消進口稅固然有益，但這種解放對於一切商業發生惡劣的影響。

當局必須具有對生活品課稅的權力。

人民的困苦引起各種各樣的救濟的提議；有一封請願書要求搜查農民的家中有無屯積糧食，並且規定每個人可以耕種若干土地。同時隙風黨有一個人在國民會議中要求國家經營糧食的貿易，但沒有成功。他在這種提案的理由中說：『如果一個被征服的國家的富人收藏他們的糧食，使我們的兵士挨餓，我們的兵士此時也要尊重所謂財產的自由麼？』

大家可以看見後來所取的種種手段，如最大限度的價格和徵發等都導源于此等提議。

公社仍舊將牠收買進來的糧食在成本費價格以下出賣，國民會議看出麵包的價格不能令其高漲，公社必須設法彌補損失。公社于是得到允許，徵收一種累進的所得稅，以四白萬佛郎為滿額。凡在九百佛郎以下的收入得免繳此稅。此

項所得稅共分十五級，第一級須繳入款百分之三，第十五級須繳入款百分之二十。

在其他城市，如里昂，馬賽，和托郎（Toulon）都有類似的舉動。

巴黎有一批王黨的人利用人民的困苦，煽動他們反抗共和國家和國民會議。巴黎的許多騷動就是這種煽動的結果，因此引起當局採取嚴厲的手段以相對待。國民會議命令公社于必要時，得即刻擊鼓示警。但公社並不以此為滿足，牠要設法準備糧食。牠還沒有徵收稅款；現在不管隙風黨的反對，牠得到允許，將徵稅延長為兩年。牠收得七百萬佛郎。

隙風黨人對於一切減輕人民痛苦的方法都加以反對，他們愈加為人民所痛恨，這是意料中的事。

同時王黨的人繼續從事煽動。他們有一次傳播一種消息，說麪包製造者沒有麪粉，巴黎人必須挨餓。公社下令搜查麪包製造者的貯藏所，發現內中尚有麪

粉。一班洗衣婦女也被王黨煽惑，起來騷動。她們于一七九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向國民會議伸訴生活品與肥皂的昂貴，她們用極激烈的言詞反對盤剝重利和居奇計贏的人，並要求處這兩種人以死刑。國民會議責備她們態度的不常，但准許她們來到會場中。又有一天，她們列隊向各商店進攻，取得珈琲、白糖、肥皂和蠟燭，付以她們所規定的價格。大家指貴族為這種範圍愈見擴大的騷動的教唆者；但又有人說素來極力反對大財主的前教士和現任公社委員的盧克思（Chas. Koux）也在指揮騷動。公社令山德黑鎮壓暴動，山氏將會經煽惑民衆的人加以逮捕，約計四十人。內中有修道院院長，舊貴族及其僕役，並有一個伯爵夫人。他們鼓動洗衣婦女反對共和國。此外，盧克思也被逐出公社。他為羅伯斯庇爾所恨，遂遭殺身之禍。

馬哈特在他的報上極力攻擊一般盤剝重利者和股票投機者；然他表現對於

經濟的狀況比大多數革命家具有一種較為深刻的觀察。他在當時的論說中說：「禍亂的原因是在巨額的鈔票，這種票子的價值按照牠的數量和偽造的增加而逐漸下降；鈔票價值的減少必定引起生活品價格的上升。生活品的價格已經提得很高，以致窮苦階級無力購買物品。因此你們會看見有最可怕的騷動出現，因為挨餓的人民不認識什麼法律；一切法律中的第一種是人們要求生存。我在三年前即預先看出此等騷動的不可避免，然我並沒有反對這種鈔票——即小鈔票——的制度！要剷除這種制度的不良結果，如用小方法無濟于事，所以當用大手段，我向來提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對於一切國家債權人給予國家的支票，藉以清償公共的債務，即直截了當地予以國家的財產，免得發出這巨額的強迫紙幣。」

巴黎各區用書面要求國民會議用嚴厲的手段取締盤剝重利者，並對大財產徵收重稅，對貧民予以救濟。此處所說的就是公安委員會後來所取的政策的影响。

子。然被隙風黨宰制的國民會議，此刻除掉依照丹塘的提議，取消因債務而發生的逮捕外，沒有其他舉動。工人所受的痛苦非常之大。同時他們內中有許多人在各武裝區中服務，每日獲得兩個佛郎。

此等工人爲着共和國忍受困苦。有些黨派對於減輕他們困苦的方法，持反對的態度，他們極恨此等黨派。隙風黨的倒場就是由這種憤恨心促成的。這一黨的人已經變成有產階級的代表，他們似乎相信他們用羅馬道德與自由的說法，可以使前城的人民忍受困苦，較爲容易。人民看見從隙風黨所宰制的國民會議得不到幫助，或只得很少的幫助，所以他們便容易受王黨的鼓惑。

公社與山嶽黨聯合人民來打倒隙風黨，此事在巴黎是不很難的。人民與這一黨完全立于反對的地位，打倒牠便是一種階級爭鬥的行動。

七 外患與內憂

路易十六被殺一事引起歐洲一切舊勢力起來反對法蘭西共和國。牠們一致聯合來推翻法蘭西的革命，這種聯合的靈魂是英國的大臣辟特（Pitt）此人誠為新法國最可怕的仇敵。

這個業經做過二十三年大臣的辟特決定用最大規模的方法與法蘭西的革命爭鬥。他所以斷然出此，係受了他痛恨民主主義和舊英國商業利益的騙策。這個政治家是不擇手段的。他聯合歐洲一切較大的強國，封鎖法國所有的港口，擄掠法國在各海洋的船舶。他甚至於運用無恥的手段，印刷幾十億偽鈔票，使在市面流通，藉此去破壞法蘭西共和國金融的信用。

辟特的仇視態度已經用公文表示出來了。他于八月十日的事變後撤消對

于法蘭西公使學威倫 (Chaulain) 的承認，于路易十六被殺後，特令學氏離開英國。國民會議知道辟特久已用英國的金錢從事于反對法國的大聯合，故拋棄一切外交的術法，要與這些大聯合的國家立于公然對敵的地位。牠于二月一日對英宣戰，同時也對荷蘭宣戰，因為荷蘭的總督威廉第五 (Wilhelm V) 與英國有密切的結合。

辟特的第一次大聯盟即于此時出現。英國與奧大利、普魯士、俄羅斯、德意志、薩丁尼、西班牙、葡萄牙、利浦爾 (Neuple)、托斯卡拉 (Toskana)、帕馬 (Parma)、穆德拉和教皇結一批給予補助金的條約。英國的金錢大批地流入這些聯盟的國家中，牠們在聯合的戰爭中不啻為英國的雇傭兵。

法蘭西共和國此刻看見敵人從四方八面相逼而來。西班牙人出現于辟倫、列山系、奧大利人和薩丁尼人出現于海邊阿爾卑山 (Beaupen)、普魯士人和聯

盟軍出現于密特爾海恩，(Mittelrhein) 英國人，荷蘭人和奧大利人則向里德海恩 (Niderrhein) 和比利時集合，英國的海軍復在法蘭西的洋面往來梭巡。

法蘭西共和國內部的仇敵也一樣飛揚跋扈，並且爲數甚多。我們曾經看見在巴黎的王黨竭力煽動人民反抗國民會議和公社。即在鄉間，拒絕宣誓的教士和從前的封建主人從沒有停止過他們煽動的工作。聯盟國的威脅與反動派的咄咄逼人常是成正比例的；當聯盟國的軍事準備愈有進步，反動派也愈加趾高氣揚了。

汪德對於法蘭西共和國作一種猛烈的爭鬥，這就是將來暴動的第一種象徵。汪德的人民頭腦簡單，知識有限，他們以很堅決的態度，依附于他們相傳的風俗習慣和貴族教士。農民大都爲世襲的佃農，他們對於總管農莊的收穫能根據有土地和貴族共同分配。這是一種家長的關係，汪德淺識的農民在這種關係之下，不

十分像其他地方的法蘭西人感得到封建擔負的壓迫。汪德人很信仰宗教和君主政體。君主的被殺必定在汪德引起一種暴動，作爲反響。

在北方的邊疆上則有渚膜黑的叛變。他即刻和雅各賓派決裂。當君主的訴訟進行之際，他企圖幫助君主，加以干涉，但沒有結果。他自以爲是應運而生，作成滿具野心的計畫，要終止革命，恢復君主政體。他相信他的軍隊是靠得住的；當節馬白之役，他曾以此軍隊獲得勝利。然他所計畫的逆謀還沒有公然揭曉；只是被人猜疑着。他在巴黎還有同謀者，大家不能說定，丹塘是否在他們之列。這個將軍想要恢復一七九一年的憲法，立少年阿里安公爵——此少年當時在他的軍中——爲君。但他這只是自欺欺人，不能成爲事實。

隙風黨人是這個背叛將軍的朋友。他們和他有公然的默契。要從迫在眉睫的危險中拯救法蘭西，需要極大的精力。但隙風黨人都是些不徹底的人。他

們不贊成用強有力的手段去對付反動派的活動。他們不肯承認巴黎公社拯救饑民的方法。他們以各郡的叛亂威脅山嶽黨，並且分裂共和國家的實力，折斷共和國家的股肱。所以打倒這一黨成爲一樁必要的事了。

法蘭西共和國的內外仇敵既如此之多，要和牠們爭鬥，需要一種幾乎超人的精力。因革命的高潮推到時代頂點上的山嶽黨充分具有這種精力，當牠將共和國家的領導權拿入手中時，牠將一切仇敵都擊敗了。

八 募集民兵與革命法庭

國民會議雖仍受除風黨的宰制，然山嶽黨驚人的精力却足以促牠向前推進。時局在各主要人物領導之下發生許多重大的變化。羅蘭因受不住雅各賓派的攻擊，遂決定辭職。國民會議爲向民衆解釋八月十日的革命和共和國家的本質

起見，曾付出十萬佛郎，但維蘭僅將此數用在隙風黨意旨的宣傳上。因此雅各賓派的攻擊似乎是正常的，羅蘭于君主被殺後，即掛冠而去。開弱而想見好於一切黨派的司法總長夾哈起來擔任他的職務，同時夾氏的司法則由一個同樣開弱的哥業（Gollier）繼任。然依附雅各賓派的軍務總長巴協因為和隙風黨人不協，也遞上辭呈，繼他的後任的為布洛威兒（Beunhouville）此人是一個沒有政治信條的軍人，不過因他係渾渾噩噩的朋友，所以獲得這個職位。同時隙風黨的巴黎市長霞邦也自行告退，巴協當選繼任，巴氏是因熱心于人民的事業，毫無私心，故得到羣衆的信任。巴協具有一個理想家的頭腦，他的為人公正而決絕，但並非狂瀾之流。有人想使他的武功超過卡洛特的武功之上，這是沒有理由的。

展開的時局使雅各賓派的勢力澎湃，成爲一個最強有力的黨。牠用國民會議武裝三十萬人的議決案來對付辟特的歐洲大聯盟。

法蘭西人具有激昂慷慨，效命疆場的熱忱，故這種議決案容易推行。一般熱血青年從各方面擁擠而至，投入軍中。他們配上武裝去驅逐辟特的雇傭兵。巴黎人民的熱忱尤非常之高。各戲院一齊關門，大家忘却享樂，只一心一意念及祖國的危急，要加以拯救。各區差不多總是結合一氣的。公社驅策巴黎人民向前進行。牠在市政廳上面掛一面黑旗，並發出一種如火如茶的宣言號召民衆起來執軍器禦敵。

青年是共和國家的柱石，因為他們對於新國體具有極大的熱忱，誓死力加以擁護。但當此等青年大批地擁入軍隊中，王黨陰謀的表徵愈加明顯了。在前城的鼓噪中又可以看見王黨的身手。大家總是念及列白列提 (Lepeletier) 的被刺，和渚膜黑將軍態度的曖昧，看見汪德正在醞釀一種暴動，而隙風黨人又不可靠。因此山嶽黨想用手段去對付煽惑共和軍並與外國勾結的王黨藉以鞏固共

和，牠首先提議設置一種非常的法庭。隙風黨用全力反對這種提議，但山嶽黨竟使之通過，于是在革命法庭名稱之下出現的一個法庭便要履行一種令人驚駭的任務了。

先是巴黎公社令述默特要求組織一個非常法庭，『藉以懲治敗類』。丹塘贊助公社的請願，因得實現這種計畫。凡反革命的企圖，一切反對自由，平等，共和的統一和國家內外安寧的行動以及一切恢復王國的詭謀都應歸革命法庭審判。這種法庭是由一個公家告訴人，及其兩個助手，五個裁判官和十二個陪審官成立的。牠只能判決死刑與釋放兩項；對於被釋放的人須給予一種賠償。凡判決的案件在二十四點鐘之內必須執行，被判決的罪人的財產當沒收為國有。自有這種法庭的設置，法蘭西共和國家的斧頭便飛舞于一切圖謀不軌者的頭顱之上了。強有力的山嶽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逼得國民會議承認設置此項法庭，

至于此法庭的效果及其在狂瀾者使用中所表現的缺點，我們特留在後面來講。

國民會議旋即頒佈徵收一種非常的軍事稅，此稅的主要部分是加在富人的身上，大家相信貧民既用他們的血作爭自由的代價，並且忍受因政治波動所引起的生活上的困苦，所以富人也應有一種金錢上的犧牲。凡每年一千至五萬佛郎的收入當按照比例提出三十至二萬佛郎作為軍事稅；凡每年超過五萬佛郎的收入，只應實收三萬佛郎，餘數一概作為軍事稅。此外還發生一個非常招募委員會，每一郡得送兩個全權代表入會。此等國民會議的委員應到處推行民主主義的制度，設置適宜的職位，並且必須逮捕共和國的仇敵，募集民兵。

隙風黨人極端反對這些強有力的手段。但當他們看見無力阻止法庭的設置時，他們即力求這種法庭能夠為他們日後對付國民會議的敵黨之用。國民會議根據他們的提議議決，牠的代表也可以受革命法庭的審判。恐怖時代的統治

已由隙風黨人供給一個楔子了。

山嶽黨與隙風黨的爭鬥又以激烈的形態從新爆發，其結局不是這一黨的滅亡，就是那一黨的傾覆，這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馬哈特譏笑隙風黨人爲政治家

或陰謀家；他在各區和各俱樂部中用憤激的聲調斥責他們，他說像他們這樣軟弱和首鼠兩端，共和國必定趨于滅亡。羅伯斯庇爾攻擊國民會議中隙風黨的領

袖。雅各賓派的人非常激昂，他們決定用一種暴動去驅逐國民會議中的隙風黨人，藉此剷除一種有力的政策主要的阻力。他們定于三月十日起事。但這種計

畫畢竟失敗，因爲隙風黨人已有戒備；同時一陣猛烈而持久的雨又將集合的羣衆打散了。開威特夫人發出一種誇大的謠言，說當時有一種刺殺隙風黨人的計畫，

其實這種計畫只止于驅逐他們。威爾弱特有一天在一次激烈的演說中對於這種計畫中的變亂大發牢騷。他預言革命將和撒旦（Satan）一樣，要吃掉牠自

己的孩子們，並且流于專制主義。這種帶着幾分庸俗氣的預言已經是很著名的了。然牠只能慫動庸俗人的聽聞。因為革命的輪盤一經發動，牠是要循環轉動，無所選擇的。革命固然要吃掉牠自己許多孩子，但牠所吞噬的敵人當遠過此數。

隙風黨人本來無須為革命所吞噬，他們只要不把人民看做一種抽象的意義，但視為一個生活的和有思想的社團，內中也有貧民，而自由，博愛，和平等的觀念植在此等貧民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人民在有力的方法和生活品的形態中要求人權；隙風黨人却在空話的形態中予他們以這種人權。

九 渚膜黑的背叛

同時渚膜黑按照他的最愜意的計畫侵入荷蘭。荷蘭人對待他較比利時人為好；一般人民視法蘭西人為解放他們脫離阿蘭芝（Orange）和英格蘭壓迫的

人故加以歡迎。這位法蘭西將軍很迅速地馳入荷蘭，並且很可以在短時期內征服此地，因為荷蘭總督的對抗行動非常遲緩。但當渚膜黑取得布列塔（Bretta）和格特洛登堡（Gertrudenburg）時，奧大利人却從東北方侵入比利時，渚膜黑會將保持比利時的責任委託他的副司令密蘭塔（Miranda）密氏為南美洲人，他為辣斐德北美從軍的例子所鼓勵，特投入法蘭西的軍隊中。奧軍的統將克列懷特在阿痕首先打敗法蘭西的密安集斯基（Miazinski）將軍，密氏即因戰敗而上斷頭台。密蘭塔正在圍攻馬斯特利芝特（Mastricht）同時也因此被驅回，以至于敗北。渚膜黑因背後受威脅，遂急忙退出荷蘭，與密蘭塔的殘餘軍團取聯絡。這個勇敢的將軍決定作孤注的一擲，與奧軍一決雌雄。這種戰爭是一七九三年三月十八日在列衛登（Neerwinden）開始的。奧軍的統將為克列懷特和青年的卡爾（Karl）公爵，這個公爵光輝燦爛的才能在此處才第一次表現出來。

渚膜黑將左翼軍歸不稱職的密蘭塔統率，並予以充分的兵力。但密氏竟爲奧軍所敗，他的佔優勢的軍隊也紛紛潰散，並敗退很遠，因此奧軍的右翼能夠起而壓迫正在進攻的渚膜黑。他此刻受了優勢的敵軍攻擊，必須引退；然後來有人說他的抵抗不力，是因他痛恨共和，故意敗退。他喪失七千人和最大部分的大炮，不得不退出比利時。他因此一仗失去比利時，此事的效果不減于節馬白之戰。

渚膜黑此刻公然反對國民會議。當列衛登戰爭之前，他已經寫了一封恐嚇的信給會議，並且抱怨雅各賓派。此時他又發出第二封信，更大肆恐嚇。雅各賓派因馬哈特對渚膜黑的攻擊，久已懷疑渚氏，他此刻特派三個會員去考察這個再度接近隙風黨人的將軍。當渚膜黑與隙風黨人勾結時，他又和奧大利將軍馬克（Mack）互相接洽，他與奧大利人結一種休戰條約，在休戰期內，他願回師巴黎，反對國民會議，宣佈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並立霞特黑公爵爲君主。他對自己的意

見不復隱瞞。當雅各賓派的三會員布霍立 (Prouy) 德俾桑 (Dubuisson) 和白葉哈 (Pereyra) 詢問他的意見時，他說國民會議是由二百強盜，六百蠢材成立的一個會議，革命法庭不可令其出現。布霍立問道：『你不要憲法麼？』『新憲法太笨拙了，』渚膜黑這樣回答，並且表明他願意恢復一七九一年君主制的憲法。國民會議因此于軍務總長布洛威爾之外，加派卡苗斯 (Yanus) 巴卡爾 (Bancal) 季列特 (Quinette) 和拉馬格 (Lamarque) 四委員到聖阿曼 (Saint-Amant) 渚膜黑的營中，邀請他出席國民會議，如不遵從，即行撤職。當這些委員來到渚氏營中時，他和奧大利人的諒解已深，竟至用奧大利的驃騎兵作衛兵。渚膜黑對待他的朋友布洛威爾很客氣，但對各委員則十分傲慢。他對於國民會議邀請他前往巴黎的議決案不肯服從，對於各委員置之不理。然這些委員跟着他到參謀部。卡苗斯當着他的軍官問他：『你是否願意服從國民會議？』渚膜黑答道：

『不願。』卡苗斯于是大聲說道：『那就要撤你的職，吊銷你的委任狀，並且要逮捕你。』渚膜黑呼道：『這可太厲害了！驃騎兵，米罷！』因此這個叛逆的將軍令奧大利驃騎兵逮捕各委員，並將他們交給奧大利人，致使他們受長期困苦的監禁。布洛威爾也同被逮捕。渚膜黑向他說：『我這樣做，將你從革命法庭之前拯救出來了。』

這種無恥的背叛引起一班軍官反抗渚膜黑。丹辟黑（Dampierre）服從國民會議，站在反抗渚膜黑者的領導地位，恰和渚氏自己于辣斐德失敗時所做的一樣。軍隊一時沒有舉動；但當國民會議用命令宣佈這個叛將的罪狀時，他的軍隊對他即表現憤怒的神氣。他受了法蘭西軍人的威脅與詛咒，在奧大利的驃騎兵保護之下，和霞特黑公爵及其他同謀的人逃入奧大利的兵營中。他的政治和軍事的前程即從此告終。至于他的軍隊已由丹辟黑代領了。

奧大利人原來是希望渚膜黑有一種反革命的舉動；他此刻既沒有力量，他們即不理他。他從英國獲得一種津貼，因此想方設計反抗祖國，同時他已半爲人所蔑視，半爲人所忘記。他雖能夠長久生存，然他再也不能稱心滿意了。

渚膜黑將軍的背叛對於隙風黨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爲他使這一黨蒙上屈謀的嫌疑，並且使山嶽黨的攻擊表現得十分正當。

十 舌戰與實行

當法蘭西的武力受了重大的挫折，軍營中的逆謀氣餒日張，外國的聯盟軍正在準備武裝，汪德要爲恢復王國而叛變，南方各郡要爲擁護隙風黨而騷動時，國民會議中的隙風黨和山嶽黨也發生一種激烈的爭鬥。受巴黎民衆擁護的山嶽黨在國民會議中也開始佔得優勢。但隙風黨人不願意輕易降服，因此兩黨的爭鬥

又重新顯出兇猛的形態。當時的情形十分激昂。大家使用最厲害的謾罵和嚇的言詞；彼此互相斥責，各以勾結外國與貴族相詆毀。雙方有時互露出武器，有時各揮拳相向。國民會議中的紛擾震撼一時，而被歐洲攻擊，受逆謀恫嚇，並爲千百種利害與憤怒所顛倒的法蘭西則喘息于此等紛擾之下。在這個驚風駭浪的時代中國民會議的爭鬥好像一種巨神的爭鬥，舉凡威爾弱特埋怨暗殺的悲聲，渚阿特惡毒的攻擊，伊斯拉德和巴巴霍憤怒的發作都是人所共知的。馬哈特發出尖銳的聲音攻擊那些『政治家』爲將來內亂的教唆者；丹塘斥責一般反革命者，聲如洪鐘；羅伯斯庇爾指摘一切乘機待發的逆謀，至爲深烈。『沼澤的蝦蟆』在這種吵鬧與紛擾之中則因利乘便，見風轉舵，當雷電在他們的頭上奔馳，沒有擊毀他們，他們便喜不自勝，然在這樣紛亂之中也有一些深沉的思想家對於改造國家與社會的最困難的問題，詳細地加以考慮。

山嶽黨一些有力的要求大半都被通過。如三月二十八日國民會議，因巴黎公社的提議議決，組織公共的救濟機關，大家稱此為統治階級的一種社會債。牠又議決賦稅當改為直接的和累進的，旋則注意于公共土地的分配。地主對於公共土地佔得三分之一的『歷史權』早已取消；各公團得再收回牠們的一切產業。然當時的人不懂得集中地產和大規模的耕種。公共的財產和公社的自治權——像近世一個著作家所說的一樣——能够構成民主主義最穩固的基礎。但國民會議——正和巴黎公社相反——不願意使各公社有擴大的自治權，因此公共財產也被分散了。國民會議最初決定將公共土地分給一般收入不超過一百佛郎的人民；牠後來在六月十日的法令中却規定將這種土地按人口的數目分配給一切居民。不過這種分配的實行只達到某種限度。

國民會議這樣實行分地制，使小地主的人數加多，因此造成一個阻礙法蘭西

民主主義向前發展的階級。國民會議也不利用機會組織大規模的土地耕種，牠不想在改良的和適宜的形態中去恢復舊有的共同經營的制度，惟認小財主爲一種合乎國民準則的人。所以新建設的民主主義的基礎是歪斜的，這種基礎當然不能夠保障民主主義的長久存在。人們可以藉口于這種民主主義在和內外仇敵的爭鬥中沒有工夫根本考量土地經營的新形態。但在一班最明達的人中，也沒有一個想到這種侏儒式的經濟一經延長就會產生一種自私自利的和不合理的形態。兩個拿破崙的帝國是土地分裂制度的結果。

山嶽黨騙策國民會議所取的手段總是愈加強有力的。國民會議根據巴黎公社的提議議決在巴黎組織四萬軍隊，因渣膜黑將軍的叛變又令房東將他的房中所有居民的姓名、職業和年齡都寫出來張貼門上，同時山嶽黨得貫徹牠的計畫，在國民會議的懷中造出一個強有力的專政的新政府。又渣膜黑將軍叛變所

引起的激昂情緒更促成一七九三年四月六日著名的公安委員會的誕生，而馬哈特專政的要求也因此實現。這個委員會站在政府各部之上，牠的九個委員具有絕大的權力，凡他們認為國家安甯上所需要的事件都可自由做去。公安委員會的會議是祕密的，牠監督各部總長，令其遵守牠的命令。委員會的行動日後由國民會議予以批准，除此以外牠不受任何權力的限制。公安委員會與馬哈特一種專政的思想並不完全符合。馬氏是主張一個人的專政；專政者『腿上的一顆槍彈』就是指他對國民會議當負責任。當專政之舉是由數人共負職務時，則專政的力量分散，並且安下內部意見分離的基礎，因此造成民主主義的滅亡。

公安委員會之外，有一個保安委員會，牠據有內部的警察權；但公安委員會對於官吏也可以發佈逮捕令。因此公安委員會的專政是一種權力普及一切的專政，牠因擊退歐洲各聯盟國，使不能對法蘭西共和國再取攻勢，並制服國內的仇敵，

遂聲名卓著。然在目前，隙風黨人故意不使公安委員會有所作為。他們爲洗刷曾經參與渚膜黑的逆謀計，對於逮捕與渚氏同謀的阿里安家屬的提議，固然贊成。但他們對於選舉公安委員會暗施運動，使當選的差不多盡爲「平原派」的人，因此這個委員會沒有發展山嶽黨所希望的那樣的精力。

隙風黨因在國民會議佔得優勢，使山嶽黨的努力大半歸于無效，使共和國的危險愈加增多，因此山嶽黨和巴黎人民非常痛恨牠，他們決定殲滅牠，藉以除去共和國家的障礙。

這兩黨在爭鬥中所施的威嚇無所不至，此等威嚇將發生悲慘的結果，這是以預先見得到的。這種激烈的爭鬥使兩黨各以極大的罪名互相指摘；山嶽黨說隙風黨人爲辟特所收買，隙風黨說山嶽黨爲普魯士和奧大利所收買。牠們互以生命爲博。丹塘以生死和隙風黨人相拚，羅伯斯庇爾斥他們爲革命的仇敵，馬哈

特在他的報上要求毀滅他們，同時在巴黎各街市上擁出一些信任隙風黨人的聯合主義者和兵士要求馬哈特，丹塘和羅伯斯庇爾的頭顱。有一次當局必須出來干涉，因為有一批憤怒的馬賽人要焚燬馬哈特所住的房子。

馬哈特此時為雅各賓俱樂部的主席，俱樂部發出一種由他署名的宣言號召各省人民起來反對隙風黨人。宣言中含有好些激烈的詞句，這是劇烈的黨爭中所常有的，也是一切人都使用的。馬哈特視隙風黨人為主要的仇敵，此等仇敵即決定利用山嶽黨所造成的方法來對付馬氏。中央派小心謹慎的人加入他們一邊，他們于是用大氣力促成國民會議對馬哈特的一種訴訟。馬哈特因此在革命法庭之前受審問。但這種訴訟沒有殲滅馬氏，反使他獲得勝利。

革命法庭自成立以來已經判決四個死刑，內有一個死刑是很蠢地加在一個廚娘的身上，因為她的情人必須從軍，她口出怨言，詆毀共和國家。隙風黨人此刻

希望革命法庭宣佈馬哈特的死刑。但對馬哈特起訴的消息一經傳出，巴黎的人民非常憤激，巴黎公社更出全力贊助馬氏。市長巴協出席于國民會議，呈遞三五區所認可的請願書，要求將二十二個最露頭角的隙風黨人驅逐出國民會議，因為他們是革命的仇敵。請願書又要求開民衆大會解決對隙風黨人的問題。在君主訴訟中主張開民衆大會的隙風黨人此刻卻拒絕此項要求，而丹塘的朋友則加以贊助。然國民會議視三十五區的請願書為意存毀謗，不予接受。

巴黎公社對於隙風黨人的攻擊一時遇着挫折，馬哈特于一七九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現于革命法庭之前。訴狀中說馬氏鼓吹搶劫與暗殺，企圖建設一種仇視人民的政權，並解散國民會議，這就是一種叛逆罪。

馬哈特以十分自信的態度站在法庭的前面，掉轉槍頭向隙風黨人進攻。他被法庭各員一致承認為無罪，旋即釋放。

人山人海的羣衆站在革命法庭的前面等候他；並以生花爲飾的轎子給他坐，又替他戴上花冠——他自己十分反對此舉——將他送到國民會議，和奏凱歸來一樣。他復就他的議席；一個有鬚鬚的工兵走出來向國民會議演說道：『我們將馬哈特再送給你們。馬哈特向爲人民的朋友，人民將常爲馬哈特的朋友。如果馬哈特的頭必須斬下來，那麼在他的頭未斬下之前，請斬我工兵之頭。』他把斧頭一揮，人民列隊穿過議場，同時馬哈特從演說台上向國民會議大呼他是挾着一種清正的名聲回來了。

這種訴訟是隙風黨人傾覆的開場曲，驅逐二十二個代表的呼聲變成巴黎和各省的一種口號。當隙風黨以國民會議及其各部爲根據地時，山嶽黨則號召巴黎的人民起來相助。國民會議中這種爭鬥結局的不幸是沒有疑義的。

一一 危險的擴大

大批的聯軍集于法蘭西的北方邊界，如不勝任的科博親王（Prinz Josias von Coburg）和克列懷特所統率的奧大利軍，約克（York）公爵所統率的英格蘭軍都在此處。繼渚膜黑後任為總司令的丹辟黑要從事抵抗殊感困難。他的軍隊組織紊亂，不敢貿然作戰。當時發生一些小戰，丹辟黑即死在這樣的一次小戰中。繼他的後任的爲渠斯提列，渠氏既不能保持佛郎克佛，又不能阻止普軍奪取他所服克的梅慈。他在卡布列（Cambray）所謂皇帝陣地（Cesarlager）築據固守，但被逐回。他的不稱職似乎沒有疑問，而他的舉止乖張更足以促成他殺身之禍。

法蘭西方面的危險此刻非常之大，聯盟軍方面倘若有一個精壯能幹的將軍

統制軍旅，那麼，巴黎與共和國家都不堪設想了。但科博，克列懷特，約克公爵和布開施奎格公爵都不是很可怕的人物。此等無能力的將軍站在各堡壘之前沒有動作，予法蘭西共和國以武裝羣衆的時間，這真是牠的大幸。因為羣衆此時大批地投入軍中。至于聯軍的所在地，普魯士軍駐在梅慈的前面，約克公爵駐在居企興 (Dunkirkien) 的前面，科博公爵則駐在麻博伊格 (Maubouye) 的前面。國民會議得着這個短縮的時間，遂用極大的力量從事準備。人民的激昂與危險的程度同時並進，因為國內的仇敵看見國民會議的黨爭劇烈，他們抬起頭來，乘機待發了。

招募委員在許多地方很受人蔑視。南方的各大城市如里昂，馬賽，和博多 (Bordeaux) 爲傾向隙風黨人的地方。特別是在里昂這個大商業城中表現一種反對山嶽黨的感情。一般商人對於民主主義不願有所犧牲。這個城市反對

雅各賓派的市政府，當巴黎打倒薩風黨人之日，牠也起來打倒這市政府。里昂反抗國民會議的變亂引起一種長期流血的內亂。

但在汪德所發生的危險對於國民會議要可怕得多。我們對於這一省的情形已經描寫過一點。在此處的貴族和拒絕宣誓的教士認為沒有逃避的必要，因為人民對於他們的粗魯的鄉紳和教士非常信仰，凡不和王黨表同情的當局即沒有威力。民主主義的觀念在此處沒有立足地，然封建制度在此處好像在一七八九年以前一樣，更向前發展。舊法蘭西在這一省仍然存在。此處的貴族與農民依家長關係的形態，共同行獵，因此農民善于射擊，此事在叛亂中是十分重要的。農民以世襲租約耕種的小農場，大半有五百或六百佛郎的收入，內中有一部分當交給地主。這種執迷的人民對於不豐裕的生活表示滿意，因為他們限制慾望，習以為常，他們的頭腦簡單，極端敬重貴族與教士。國民會議對於汪德的措施也

許還應當適宜一點，不過雙方的衝突終不能免，因為自君主被殺後，貴族與教士不斷地慫恿汪德反抗國民會議。

國民會議議決募集多量的民兵，此事成爲汪德叛亂的導火綫。汪德人不願替共和國家作戰。一班負有募兵責任的委員與軍官在這一省到處引起人民消極的仇視或公然的反抗。一個募兵的軍官在馬協確爾 (Machecoul) 村被殺，這樣的暴動以極大的速度蔓延全省。凡共和主義的隊伍到處受攻擊，被打倒。汪德人的殘暴與狂熱在這種叛亂的初期即表現出來了。他們具有一種特別的戰術，在他們起伏不平的地帶極爲有用。他們躲在籬笆或樹木的後面射擊共和軍，因槍法準確，容易陷敵人于糾紛之中；他們于是狂呼大叫，疾馳而前，用大棍擊死共和軍。在此等叛亂中馬上發見好些著名的領袖，如當時的馬車夫卡特里洛 (Catherineau) 海軍少佐霞黑特，守林人斯托夫列 (Stofflet) 以及邦霞蒲 (Bon-

champ) 列士渠 (Lescure) 亞爾伯 (D'Elbée) 和 拉霍協·雅克里 (Larochette-Jacquelin) 都是。這種叛亂在最初即有很大的效果，因為國民會議任命不能勝任的將軍去平亂，這一點已足喪失牠的威望。汪德的叛亂獲得英國金錢的接濟，馬上即有一種充分的組織，牠的目的是在立路易十七。路易十六的季子，與其母同被幽禁——為君，並恢復天主教教會的舊形態。

雙方作戰備極殘酷，此次戰爭陷共和國于極危險的境界，致使國民會議決定用極端的方法去救危亡。隙風黨人持一種反對的態度，而汪德的叛亂遂成爲這個曾經極力反抗宮廷的黨滅亡的導火線之一。

國民會議此刻採取最嚴厲的手段；凡參加一種騷擾的教士與貴族不得受法律的保護，凡從前的特權者應當解除武裝，凡亡命者永遠屏諸境外，如敢入境，即處以死刑。

人們如從人道和自由的觀點出發，對於此等手段可以說出許多反對的話。但山嶽黨絕不從事討論，因為此刻不是考驗理論之際，乃是以任何代價拯救共和國家之時。國民會議議決採取此等手段，是因牠想不出其他的手段。在這種前所未聞的危險中，只有隙風黨人總是反對山嶽黨採用強有力的手段。自他們看來，他們的主義和黨爭是高于法蘭西與共和國。這個黨為曾經爭取法蘭西自由的巴黎所痛恨。牠卒被痛恨牠的巴黎打得粉碎了。

一一 隙風黨的傾覆

就法蘭西的時局看來，將隙風黨逐出國民會議已成爲國家安寧上的一種要求，丹塘，馬哈特，羅伯斯庇爾與巴黎公社聯合起來殲除這個專門牽制革命飛騰力量的黨。丹塘固久已憤怒填膺；然他覺得逮捕國民會議的代表並對他們起訴，必

定發生危險的結果。在爭鬥之中他的思想動搖起來了。

巴黎各區組織一個委員會，在市政廳開會。這個委員會的多數委員再選舉一個小委員會，在大主教宮開會，由一個名多布孫 (Dobson) 的主席。這個中央委員會從事于準備一種對隙風黨的暴動，牠既和在市政廳的各區委員會聯絡一氣，所以牠可以隨時號召各區執兵器作戰。

國民會議的代表們對於此等計畫與準備已有所聞，隙風黨人對巴黎公社力求作先發制人之舉。伊斯拉德當選為國民會議的議長，而伊氏反對左派的挑戰舉動使這種黨派的衝突達到絕頂。滑阿特——山嶽黨和公社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以為藉國民會議的一種議決案可以阻止那迫在眉睫的暴動。他大聲疾呼地反對二月十日的詭謀，以求撤消巴黎市政府，令各區的主席代行職權；並且召集國民會議議員的代表至博黑蔣 (Bourges) 當巴黎國民會議一經被推翻，他們

卽在該處集合作爲國民會議。

山嶽黨對於敵方這樣的舉動一時頗爲驚慌；旋卽發生一種鼓噪。有人向阿特大呼，一班反對共和國統一的陰謀家的計畫此刻已經暴露出來了。巴痕黑得到當時尙不活動的公安委員會的諒解，提議選舉一個十二人一名爲議場檢驗員的委員會去考察反對隙風黨的各種計畫，他這種提議才止住議場的鼓噪。這個委員會的當選委員十二人盡是山嶽黨和巴黎公社的仇敵，因此委員會自然然而地爲山嶽黨所痛恨。剷除這個委員會成爲革命的巴黎的口號，人們預定五月三十一日爲暴動的日子，藉此消滅委員會。當這個委員會一倒，隙風黨必定也跟着傾覆下來。有人預先指這種暴動爲一種理性的暴動，因爲此事可以拿定無須流血。山德黑已經擔任汪德叛亂討伐軍的司令職務，巴黎的國民軍遂改由愛里阿（Henict）統率。愛氏過去的人格殊爲可疑，他並且好說大話，缺乏能力；然

他對於此刻被委的任務，固甚相宜。

十二人的委員會發令逮捕許多決絕的革命家。即公社社長的代理人黑伯特也在內。黑氏因辦有『渣施列』報，在羣衆中甚爲著名，並甚得羣衆的歡心。這種報所用的言詞非常激烈，然並不比隙風黨及王黨的報紙更爲激烈。巴黎公社對於黑伯特的被捕提出抗議，並且宣佈牠自身爲一種永遠存在的機關；各革命的委員會與俱樂部也有同樣的舉動。五月二十七日公社會議的代表團來到國民會議，要求釋放黑伯特；並取消十二人委員會。有一區甚至於要求向革命法庭對十二人委員會提起訴訟。伊斯拉德答道：『當人家要藉一種暴動去攻擊國民代表時，我便宣言，巴黎將被毀滅，後來憑弔的人要知道巴黎在塞列河的何岸，當大費詢求。』

但這話也未免過火。丹塘大聲說道：『許多無恥的話將加在我們的身上；我

們要從事抵抗。」

國民會議的議場大起紛擾，隙風黨人召來一批挾持武器的人，大有發生流血慘劇之勢。人民大批地擁入議場。有人大呼國民會議受武裝者的威脅，特召內務總長和市長到場詢問巴黎的狀況到底怎樣。他們兩人鄭重聲明國民會議未被威脅，這種運動的目的是在取消十二人委員會，巴協更說明一切糾紛都是起于十二人委員會。

此時已經很晏，隙風黨願意散會，藉此避去一種表決。但山嶽黨人不肯退席，伊斯拉德離開主席的座位，即由丹塘的朋友塞協列代理主席。塞氏說：『理性的勢力與人民的勢力是一件東西。大家當對人民保持正義。』國民會議議決取消十二人委員會，釋放黑伯特及和他同被捕的人。擁擠在會議中的人民歡聲雷動；黑伯特被他們戴上花冠抬到科德利俱樂部中去了。

到了異日，蘭渚伊列（Laajinnais）——一個激烈的隙風黨人——倡言國民會議此項法令爲無效。丹塘用一種忠告的態度起來說話，因爲他不願意使雙方的爭鬥趨于極端。但隙風黨人充滿了對雅各賓派的恨情，趾高氣揚，盲目不見，遂日趨于滅亡的途境。國民會議爲羣言所惑而改變主張。釋放的人固然沒有再被逮捕，但十二人委員會却被恢復了。

這種情形又引起各區的憤怒。在大主教宮開會的委員會用全力準備暴動。然大家總以爲只會看見一種理性的暴動。

蘭渚伊列于五月三十日在國民會議攻擊各區，因爲各區的羣衆大批地擁入會議，要求對十二人委員會提起訴訟。羣衆沒有得到答覆，暴動的巴黎公社此刻使羣衆發動。

前城于五月三十一日早晨首先發難，警鐘既鳴，愛里阿又令人發警炮。各區

的人民馬上配上武裝，並包圍是日早六點鐘集合開會的國民會議。這種運動完全具有一種理想暴動的形態，因為沒有何處地方發生過爭鬥。

國民會議討論解散十二人委員會的事件。渚里阿 (Thuriot) 和丹塘要求解散委員會，大受兩廊羣衆的歡呼與讚頌，而此等羣衆大半爲人們所稱的羅伯斯庇爾的編織婦女。甚得編織婦女歡心的羅氏此時起而作激烈的長篇演說，他攻擊隙風黨，說牠從前企圖拯救君主，並和渚膜黑勾結，危害國家。他要求對這一黨發出一種彈劾令。

但巴痕黑和中派的人又從事調停。他們受了各代表團的催促，心中不免害怕，遂自行提議取消十二人委員會。旋又議決允許巴黎的武裝力量永遠存在，並令公安委員會調查有無陰謀詭計的事件發生。

國民會議依照巴痕黑的各種提議作成一些議決案，就十二人委員會一點而

論，理性的暴動是完全勝利了。但領導暴動的人對於五月三十一日的結果却不滿意，他們看見危害他們的危險並沒有因解散十二人委員會而消滅，他們要完全撲滅隙風黨。他們要趁鐵被燒紅的時候打鐵。六月一日所準備的新暴動的目的就在驅逐並逮捕國民會議中二十二個隙風黨人。巴黎公社又領導暴動，牠令哈孫佛拉慈（Hussenri）於六月一日晚上在國民會議宣讀一種帶威脅的請願書，要求驅逐隙風黨人。馬哈特此時非常活動；他和他的西班牙友人哥斯曼（Gusman）——此人後來和丹塘同被斬首——親自撞警鐘。

至六月二日清晨巴黎的人民又配上武裝，向國民會議進發。愛里阿統率十萬大兵，並有六十尊大炮。此次便談不到理性的暴動，愛里阿宣言非逮捕國民會議中的二十二個黨人，決不罷兵。

隙風黨人在兩天前即已看出羣衆憤激的感情，他們內中有好些人恐怕大禍

即將臨頭。所以當六月二日上午十點鐘國民會議被圍時，議場右面坐的人很少。當這個暴動城市的武裝羣衆擁入會議，警鐘與警砲齊鳴的時候，國民會議自己也激昂起來了。具有反動見解的蘭渚伊列甚爲勇敢，他衝上演說台，攻擊巴黎公社，說牠的請願書塗滿了污泥。屠夫列現德帶着怒氣呼道：『不要再說，否則打死你！』蘭氏用很兇惡的態度答道：『那祇要首先斷定我是一頭牛！』雅各賓派和隙風黨人各自奔往演說台，一方是要拖下蘭渚伊列，一方是要保護他。大家圍着他，並且拿出手槍和匕首來。他的額上中一槍。這種紛擾逐漸消滅下去，巴黎公社又來一個代表團，說：『自四日以來巴黎人民的武器未嘗釋手；自四日以來，他們向他們的代表要求收回那被不正當行爲蹂躪的權利，自四日以來各代表對於人民的安靜和沒有動作只是加以訕笑。凡陰謀詭計者必須驅逐出會議，並暫時予以逮捕。你們必須即刻拯救人民——否則人民將起而自救！』

國民會議猶豫不決；牠不能夠有所議決，這就是指國民會議不自由。同時牠決定將請願書交給公安委員會。代表團于發表恫嚇的言詞後，離開議場，列瓦塞 (Lévesneur) 提議將隙風黨人作為嫌疑犯加以逮捕。然大家對於這種提議不加討論。大家命隙風黨人交出他們的證書，但直至伊斯拉德·舒協 (Franchet) 和蘭特拉 (Lanthéas) 為止，都不肯聽從。巴痕黑此刻要試驗國民會議是否自由。他提議以塞協列主席為前導，離開議場，勸外面集會的人民散去。他說：『國民代表啊，保持你們的自由，停止開會，到街上去，令圍繞你們的刺刀在你們的面前放下！』

國民會議依照巴痕黑的提議做去，但馬哈特此刻急忙跑出去，要求愛里阿圍住國民會議，非至牠議決逮捕二十二人，並逐出會議，不要解圍。國民會議由塞協列領導，整隊來到卡霍塞爾場。霍氏在此處遇見愛里阿騎着駿馬，站在他的大炮

旁邊。這位國民會議的主席說：『人民要什麼，國民會議孜孜汲汲只是求人民的福利！』愛里阿帶着譏諷的口吻答道：『塞協列，人民起事不是爲的要聽漂亮話，只是要你們交出二十二個犯人。你們如不議決此事，休想出去。』——塞協列要求國民軍逮捕牠的總司令，作爲叛逆，但愛里阿大聲叫道：『炮手，架起炮來！』兩尊大炮的口此時對着國民會議，各代表于是垂頭喪氣地回到議場。大家只好犧牲隙風黨人，馬哈特此刻像一個專政者一樣發號施令，將許多名字從犯人單上勾消，又將其牠的名字加進去。國民會議最後決定的法令，其內容如下：

『國民會議命令，下列各代表在法蘭西人民，國民會議和巴黎忠實人民的監視之下，禁錮在他們自己的家中。其姓名如下：蔣索列，洛阿特，布喜索特，爵薩，Goireas，白西安，威爾弱特，薩列，(Salles)，巴巴霍，霞邦，布佐俾霍托，(Birocean)，里當，(Lidon)，聖亞提列，(Rabaut Saint-Etienne)，拉索塞，蘭洛伊列，格蘭將勒。

夫，(Grangeneuve) 列阿笛，(Leiardy) 列薩芝，(Leséze) 鬧威特瓦拉截，(V. Jaz) 克威列脊，(Kerveclegan) 脊笛，(Gardien) 博伊洛伯特哈，(Bertrand) 威截，(Vigée) 穆列吳，(Molleveau) 拉際威黑，(Larivière) 爵默黑，(Gonnaire) 柏爵恩，(Bergeing) 稅務總長克拉威黑和外交總長列布蒲也在同一監視之下禁錮在他們的家中。』

隙風黨因這種舉動而傾覆——牠的悲慘的命運可以發生遠大的影響——然當時的一種信條並沒有因牠的傾覆而消滅，就是要完全消滅牠，才能夠使共和國家立于不敗之地。用大炮和刺刀將兩打代表逐出國民會議，本來不算什麼英雄的事業，不過除此以外，殆無其他良法。此等人要做共和國中中等階級的貴族，而巴黎人民出其不意，突然興起，遂脫離他們的羈絆。他們內中有些人會有大功于革命。但他們依照自己的嗜好所在，要求革命停止不進。他們在這種愚蠢而無益

的努力中，遂被革命的漩渦吞滅了。

隙風黨對於山嶽黨所擔負的對內對外的防衛戰爭，倘若冠冕堂皇地參加，牠在歷史上也可以獲得一個好名。然牠計不出此，只是阻礙山嶽黨強有力的手段，牠自己對於共和國又不敢獻出一個更為妥善的計畫。所以牠在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的非常舉動中傾覆下來了。山嶽黨對於這種不流血的變亂在歷史上可以負責，因為此等變亂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基于絕對的必要。

一三 山嶽黨的統治

國民會議中的隙風黨時代以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為終止期，自此以後是為恐怖時期。山嶽黨受民衆的擁護，統制國民會議，牠又藉國民會議將政府的全部機關和國家的管理拿在手中。國民會議自五月三十一日的事變後，還有一種餘

輿就是右派及『平原派』的七十三個代表對於驅逐隙風黨人提出抗議，對於一切表決不肯投票。然自此以後，國民會議在一個長時期中沒有黨爭。代表們不大再說好聽的話，但國民會議的各種委員會和大會所領導的工作却較從前健全多了。

山嶽黨統制一切，並對於一切擔負責任，牠覺得在這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非常時期中，必須一致行動，方能有濟。山嶽黨中有三個支派，團集在民主主義的三大首領——丹塘，羅伯斯庇爾，和馬哈特——之下。三派的差異在這個時期還不甚顯明；此等差異為這個黨後來分裂與演成流血慘劇的原因。隙風黨因為黨爭的緣故，置共和國家的福利于不顧；山嶽黨十分豪俠，十分愛國，牠的心目中只有一樁事：即從內外仇敵的手中救出法蘭西共和國。這個民主主義的黨是投入革命的危崖中去拯救自由，恰和從前羅馬人科提阿斯（Curius）投身于地面的裂口中。

去拯救羅馬是一樣的。牠自己雖被犧牲，然勝利是由牠取得的。

山嶽黨的一致也促成國民會議的一致。公安委員會馬上爲山嶽黨所佔據，此會在國民會議中不復遇着反對。即平原派的代表在危急中也覺得非常的時局需要非常的手段。所以專政的政府在行動上是一致，敏捷並有力量，牠要能宰制這個非常的時局，必須如此。

在這樣一個可怕的局勢中，恐怕從沒有一個政府像一七九三年夏季法蘭西共和國的政府一樣精明強幹。隙風黨向來像一個鉛條一樣掛在共和國的路上。山嶽黨此刻可以自由發展牠的精力，牠對於此事也是盡力幹去，毫不遲疑。

英格蘭和西班牙的海軍艦隊監視各海岸，斷絕法蘭西的一切輸入，殲滅牠的商業，並且力求增加牠內部物資缺乏的恐慌。同時自然却來幫助這被威脅的共和國，因爲一七九三年五穀和酒類的收穫非常豐足，所以法蘭西內部雖發生危機，

但牠的土地尚足以養活牠的二千五百萬居民。在一切邊界上滿駐敵人的軍隊，預備隨時進攻這個共和國。然內部所呈露的危險更爲可怕。汪德已經組成三大軍，與國民會議作戰。牠們的總司令爲卡特里洛。每軍足有一萬二千人。邦霞蒲統率安爵（Anjou）的軍隊駐在羅亞爾河（Loire）亞爾伯所統的『大軍』構成軍陣的中心點，霞黑特統率『沼澤軍』駐在下汪德。

此外，還有些變亂是爲着被打倒的隙風黨而發動的。南北兩方最大多數的郡分因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的事變而起而反抗國民會議。各城市的市政府大半在雅各賓派的手中，同時統制城市各區的有體面的中等階級則與隙風黨接近。因此到處發生激烈的爭鬥。大家稱這種叛亂爲聯邦主義的叛亂，不過隙風黨人對於這個名稱提出抗議。在實際上這個時代的聯邦主義是一種政治的罪犯，因爲只有一種鐵的手腕的中央集權才能夠拯救共和國。

在南方和西北方的雅各賓派市政府大半被打倒而代以隙風黨的市政府。博多，托盧塞，（Toulouse）馬賽，里昂在隙風黨傾覆之前即已起來反抗國民會議。到處潛伏着的王黨侵入此等地方和省分的暴動中，牠們給予暴動的色彩，與主動者所志所願的完全不同。里昂完全陷在王黨的手中，因為在這個商業城市中只有工人站在山嶽黨一方面。城內各區完全站在商人的勢力之下。他們打倒雅各賓派的市政府，並且殺戮這一派的領袖霞列（Chalier）他們旋將亡命團引入城中，而以王黨中的舊派人物布黑息（Prety）侯爵為里昂軍的司令官。全國中第二個城市起來反抗政府，遂使時局陷于非常危急之中，而國民會議對於這個叛逆的城市加以嚴厲的懲罰，原因也在于此。

在巴黎被捕的隙風黨人起初頗受優待，他們甚至于仍以國民會議的資格領取每日十八佛郎的薪水。但他們內中有一批人此刻逃往各省，並加入暴動中，此

事的結果自然使他們留在巴黎的同志受一種嚴格的待遇。羅蘭逃往盧安，他的夫人在巴黎被捕；曠多色和拉黑威爾·列博 (Lareveillère-Lépeaux) 也逃走了，威爾弱特和蔣索列却留在巴黎，同時布喜索特在胃倫 (Moulins) 被捕，曼儒兒在蒙達隙 (Montargis) 被捕。被禁錮在自己家中的隙風黨人有一批對看守者行賂，因得逃走。如渚阿特，鬧威特，布佐，日西安，巴巴霍，伊斯拉德，克威列脊，蘭洛伊列和其他人等都逃往羅曼笛 (Normandie)，復在卡爾瓦多 (Calvados) 的克恩 (Caën) 集合。克恩變成隙風黨叛亂的中心點，這種叛亂馬上蔓延于全部羅曼笛和布列譚尼。有六十郡對於國民會議公然武裝叛亂，同時牠能夠無條件倚賴的地方殆不滿二十郡。

大家可以看到，山嶽黨在這種爭鬥中要不致垂頭喪氣，牠必須具有一種超人的勇氣。因此從事于此等爭鬥並獲得勝利的人無論大家對他們作何種評論，他

們實應當佔歷史上的第一等位置。

國民會議從四方八面爲暴動所包圍，在邊疆上復受敵人的恫嚇，當有戰鬥能力的人大批地擁入軍隊時，牠即採用最有力量和最可怕的手段。革命法庭以加倍的力量，開始活動，牠宣佈，凡逃亡的隙風黨人即爲法律所不赦，所以當局獲得此項犯人，一經證實，即將他們送上斷頭台。討伐叛亂的特別軍隊組織得非常迅速，而國民會議所集中的勢力比較聯邦主義的暴動方面要優越得多。

一四 一七九三年的憲法

有一批暴動的城市和郡畏懼國民會議的嚴厲手段，馬上又表示服從，這種成就是會議可以自誇的。還有好些暴動的城市和郡只要找得着機會，也會表示服從。國民會議願意予牠們以這樣的機會，因此牠在內亂與革命爭鬥的風潮中特

制定一種憲法。隙風黨人以專制與無政府狀態的罪名加在山嶽黨的身上，竭力宣傳。山嶽黨此刻創造一種憲法，表示牠想于內外戰爭終結後，怎樣治理共和國家。這種決定的巧妙和那對聯邦主義所發的共和國家統一而不分裂的法令是一樣的。

國民會議的憲法委員會從前已經草就一種憲法，曠多色，並且把此憲法的特點確定了。他在憲法起草中所用的詞句自然表現隙風黨的觀點。山嶽黨此刻拋棄曠氏的草稿，選舉一個純粹由雅各賓派人成立的新委員會。塞協列係這個委員會的主席，而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是由此會產生的。在幾天之內憲法即經草成，因為山嶽黨沒有工夫討論此項憲法，牠不能像後來佛郎克佛的國會一樣花那樣長的時間去制定德意志的國家憲法。

提爾 (Thiers) 說，這種憲法是『在民主主義的癡狂中』草就的，這種責難

的確不應加在塞協列這樣哲學的頭腦和深沉的思想家的身上。

這種憲法含有一種絕對的和純粹的民主主義，牠確定每個年齡達到二十一歲的法蘭西人即爲國民，具有一切政治上的權利，沒有何種財產關係的限制。國民應組織國民大會，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全國當劃成若干區域，以五萬人爲一區。國民大會應予每年五月一日集會開會。每個國民大會應直接選舉一個代表送入國民會議。這個國民會議當爲最高的權力機關，共和國家的全部政府和管理都操在牠的委員會的手中。凡國民會議的議決案在一定時期內如不爲大多數國民大會所反對，即應成爲法律。當路易十六的顛覆，否決權也有許多力量，此刻的否決權放在爲主人翁的人民手中，牠遂成爲一種民主主義的法制。行政權應由一個二十四人的行政委員會組成。這個行政委員會——在此憲法中牠一時成爲一個贅疣的機關——應由選舉人大會間接選出。此等大會應提出一個候

選人的名單，由國民會議從單上勾去一些人名，僅留下二十四人。

憲法的緒論中也含有一種勞動權。內中說：『由公家維持生活是一種神聖的義務。社會對於不幸的國民應負責維持他們的生計，或是爲他們找着工作，或是予缺乏工作能力的人以生活資料。』

這一點表現此項憲法是要建立一種純粹國民的民主主義，但是以階級的差異爲前提的。此憲法雖予人民以政治上的完全平等權，然牠沒有涉及怎樣保障國民生活這個大問題，因此牠除掉公共的施捨外，沒有其他方法，而由嶽黨的理論家——羅伯斯庇爾在他對於人權的解釋中意見是如此——認這種施捨爲富人對於貧民的一種義務，即替窮乏者所找的工作也是從這種觀點出發的。至于一種勞動的組織從沒有人想及。

情形雖是如此，然民衆却很信任這種憲法。聖安托列的工人在一七九五年

前城的大暴動中用粉筆在他們的帽子上大書特書：『麵包與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他們很知道拿住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他們仍舊沒有麵包。這種憲法于六月二十四日由國民會議議決，但馬上就有一種暫時停止施行的提議，牠以為在這樣的爭鬥中，一種民主主義的憲法不能夠統治，這完全是對的，因為沒有山嶽黨嚴厲的專政，共和國必定已經沉入墳墓中去了。

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是否可行，這是值得探討的，因為牠從沒有施行過，人們不能根據經驗去加以評判。但如果有人因這種憲法允許各級人民加入政府，遂斥為不能施行，我們便以為這樣的指摘毫無根據，因為國民會議的政府也是由各級人民集合而成，牠從一種最大的危險中拯救了法蘭西，但絕未表現不能施行的弊病。

憲法的通過馬上就發生效力，很多的郡又加入國民會議一方面。憲法必須

由各郡批准國民會議令國民大會批准憲法只有三天的時間。但各省此刻看見人家不斷地歸罪山嶽黨，說牠要建立一種君主政體，或一種永久的專政，這顯然是毀謗牠的。

所以這種憲法增長了山嶽黨的勢力，及人民對於牠的勢力的信任心。

一五 馬哈特的被刺

馬哈特自隙風黨人被打倒後，頗自隱晦；他以為自『這些政治家和陰謀家』被逐出國民會議，他們的政治勢力被消滅，共和國已得到拯救。他在最近幾個月而努力弄得心身交瘁，而從前地下室的生活又使他獲得一種皮膚發疹的病，他因此病更受他的仇敵惡毒的毀謗。他眼見共和國是怎樣接受他的思想，一個用專政勢力武裝的政府是怎樣打敗牠的明和暗的仇敵，使他們無能為力。他此

刻正是五十歲，他對於巴黎 民的影響已經達到絕頂，命運是要召他轉去了。

馬哈特在一切革命者中，最爲革命的仇敵所痛恨，因爲他具有絕大的精力，對於任何人不稍寬恕，對於一切詭計盡量批露，從不顧及後禍。代表有體面的中等階級的隙風黨人痛恨馬哈特，主張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描寫他是一個充滿了橫暴氣，蔑視心和殺人慾望的怪物。他們用謠言與蜚語誣陷他，詆毀他，無所不至，也沒有已時。他對於他們的敗滅既大有助力，所以他們替他偽造種種最殘酷最愚蠢的計畫，表現他的唯一目的是在將法蘭西變成一個血海。他們認他的存在爲法蘭西最大的不幸事件。

一個二十五歲的貴族女子霞洛特·科德 (Charlotte Corlay d'Armaus) 也爲這種宣傳所浸潤，她住在克恩，與亡命的隙風黨人時相往來。她對革命具有一種如火如荼的熱忱。她是從古代的著作物中吸收了共和道德的革命理想，但當

法蘭西共和國與此等理想很少符合時，她恰和羅蘭夫人一樣驚訝不置。霞洛特科德抱有隙風黨見解；敬仰這一黨的領袖，痛恨雅各賓派，因為此派為隙風黨的仇敵。這個美麗，端莊和聰慧的女子的愛人是一個軍官，因抱有王黨的見解而被殺，因此引起她對雅各賓派的憤恨心，不可遏止。

霞洛特·科德以為馬哈特是祖國多難的根源，所以她決定刺殺馬氏以救祖國。大家對於她能堅持這種決定的理由大半還不明瞭。她是受了虛榮心的驅策，想一登革命舞台，藉以留名于後世麼？她是因為痛恨雅各賓派，同情于她的被懲罰的朋友們，遂形成這種決心麼？有人說，她對於隙風黨非常美麗的男子巴巴霍具有一種熱情，但巴氏沒有報之以情。她因失戀沒有生趣，所以決定犧牲她的生命，藉以殲除隙風黨最危險的和最可恨的仇敵。然這種說法沒有佐證，即隙風黨人唆德她去刺殺馬哈特一事也沒有證據。

無論此事怎樣，然霞洛特·科德是于一七九三年七月的上半月從克恩前往巴黎。她既生得如花似玉，所以在中途遇着一樁很美滿的求婚事件，但她要實行她的計畫，不肯接受。她來到巴黎，將一把鋒利的大刀藏在一條頸巾裏面。她起初想在國民會議的議場中刺死馬哈特；但旋知道馬氏是抱病在家。

這個暗殺家兩度請謁，才被馬哈特延入。她自稱爲卡爾瓦多一個熱心愛國者，有重要消息要向馬哈特報告，藉此避去馬夫人息蒙尼·愛夫哈德（Simonie）的猜疑。霞洛特·科德會寫信給馬氏，說她要以隙風黨人在克恩的詭謀相告。

當霞洛特·科德重來時，一個折報紙的女人不讓她進去。馬哈特正坐在洗澡房中寫東西，聽到她們兩人在門外互相爭執，即請客進房來。在馬哈特面前的息蒙尼即時退出。霞洛特坐在覆着浴巾的馬哈特的旁邊，所以馬氏不能確切觀

察她的動作。馬氏也毫不在意，他問克恩的情形怎樣。霞洛特說，那裏有十八個

亡命的隙風黨人曾與郡政府勾結，要攫取政權。她舉出他們的姓名，馬氏即用紙

寫上。馬氏於是說道：『好；他們不當再繼續這種勾當，將把他們送上斷頭台！』

霞洛特突然跳起來，將她已經拿好的長刀直向未曾留意的馬哈特的胸膛刺去，僅剩下一個刀柄。馬哈特用破啞的聲音呼道：『快來，親愛的女友，快來！』旋

卽倒在水盆中。當息蒙尼來到時，他已死去了。霞洛特·科德站在旁邊，呆若木

雞，爲馬氏同居的人所捕，解交當局，當局要費盡氣力能够防止人民對她發洩他們的憤怒。

巴黎人民對於此事非常激昂，他們用很大的儀仗將這位被刺死的『人民之友』葬在科德利俱樂部的花園中。著名的畫家塔衛畫出他的像掛在國民會議，後爲王黨所毀。

馬哈特所遺留的現金是一張二十五索爾斯(Sols)等于一個馬克)的鈔票。民主派于他的死後，崇拜他若神聖，而反動派和有體面的人厭惡他如夜叉，把他的屍身從先賢祠抬出來，投入陰溝中，這兩方的舉動都是過分。

大家對於恐怖制度的過失總歸罪于馬哈特。然真正的恐怖制度于馬氏死後才開始。因爲一七九二年八月十七日所設置的第一個革命法庭至馬哈特死時爲止，在巴黎只判決六十四人爲叛逆犯。但自馬氏死後至羅伯斯庇爾的傾覆時止，爲期僅十一個多月，共有二千五百七十二人被殺。馬哈特從沒有因個人的怨恨把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送上斷頭台；他的攻擊都是向着民主主義的仇敵而發的。他沒有看見山嶽黨自身怎樣的四分五裂，他自稱爲『人民之眼』，這是對的，因爲他的銳利的眼光看得最遠。他既爲貧苦人民的利益而爭鬥，所以一班有財產有權勢的人及其扈從者都痛恨他。這是他以及其他類似他的人所不能

避免的。世人的毀謗將他的本來面目毀壞了。自一個沒有成見的人看來，他是一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並充滿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情的人，決不是一個怪物，像反動派和中等階級的歷史家所描寫的一樣。

霞洛特·科德受革命法庭的審訊，表現一種不可抵抗的大勇氣。但她在審問之中自己也懂得她的事業是沒有意義。法庭的審判長問她道：『你刺死馬哈特，目的何在？』霞洛特答道：『在消滅法蘭西的糾紛，恢復祖國的安甯。』審判長又問道：『你相信刺死馬哈特，即可達到這一切目的麼？』霞洛特很悲慘地答道：『否；』她于是大聲叫道：『我刺死一個人去拯救十萬人，刺死一個匪徒去拯救許多無辜的人！』——因此表現她沒有了解革命的進程。

霞洛特·科德判處死刑，于七月十五日執行判決。當她被送往斷頭台時，巴黎有千千萬萬的人出來觀看；她的年輕貌美竟使許多人大為感動。一般工人因

爲喪失了他們最有力量的理論家，非常憤怒。梅慈的代表盧克思（Luk）愛她至
于發癡，說她『比布洛托斯（Brutus）更爲偉大，』並且跑到斷頭台上去了。霞
洛特自己具有臨死不懼的氣概，一個劊子手向她落下池來的頭打耳光，人民頗
爲不平，當局遂加以懲罰。

霞洛特·科德是太自欺了；她相信用匕首一擊，即能致法蘭西于太平之域，她
不免過于重視馬哈特和她自己了。

一六 梅慈與汪德

自布爾施歪格公爵恢復他在霞潘尼的疲勞後，他決定向法蘭西人佔領的梅
慈進攻。他由巴哈拿哈（Bucharna）渡過萊因河，逼迫沒有能力的博阿列將
軍所統帶的法軍離開梅慈，所以這個城堡可完全加以封鎖。

梅慈的民主黨——有一個俱樂部在舊選帝侯宮開會，世人遂稱此黨為俱樂部派——因法蘭西人的贊助，得統制一切，此處的政府和管理都在牠的手中。此地召集一個萊因德意志的國民會議，議長是一個決絕的共和主義者，即魚慈堡的霍夫曼教授。國民會議宣佈從蘭掉 (Landau) 到濱根 (Bingen) 的地帶為一個自由國家並且剷除一切大小諸侯和教俗兩界的權力。最後牠又議決向巴黎的國民會議要求此地得加入法蘭西共和國，並且特派一個三人——著名的學者佛斯脫也在內——的代表團前往巴黎。

同時被迫離開梅慈的博阿列愈去愈遠，而卡克洛特 (Kalkreuth) 所統率的普魯士軍則包圍梅慈。梅慈受了猛烈的轟擊，但牠仍是頑強抵抗。半壁城市頓成灰燼，至一七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法蘭西的守備隊因缺乏食物，不得不屈服。陷入敵人手中的民主主義者和俱樂部派備受嚴厲的待遇，並且被監禁在梅慈的

要塞寬尼格斯治 (Königsberg) 和彼得柏格 (Petersburg 在爾佛特) 選帝侯政府旋即恢復原狀。

萊因·德意志自由國家出現迅速，消滅也迅速；法蘭西的梅慈守備隊退往汪德，因為牠自由撤退，必須遵守一個條件，不得再行抵抗各國的聯軍。汪德眼中的國民會議是很壞的。然國民會議的軍隊本來容易掃平隙風黨人所激起的聯邦主義的暴動。王黨的將軍衛姆芬 (Wimpfen) 統率在克恩集合的隙風黨的兵力，于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五日在威朗 (Wehr) 大遭挫敗，致使隙風黨人惶恐萬狀，紛紛逃出克恩。里昂，博多，馬賽和托郎各城此刻只取防禦的手段；托盧塞且投降了。

但汪德對於國民會議作一種頑強而有力的抵抗。叛亂者的軍隊差不多到處都獲得勝利。牠們于是年夏季擊敗不稱職的默盧 (Mellou) 將軍，得大噸八

十尊，槍十萬枝；並佔據安格斯。汪德的軍隊開往羅亞爾河下游集合，意圖佔領南特，攻擊此城的軍隊計有三萬人。防守南特的共和將軍卡克盧（Carré）能指揮的軍隊不到一萬人，內中有半數且為國民軍。當汪德軍向南特的猛烈攻擊似乎要成功的時候，牠的總司令卡特里洛忽飲彈而死。這個受擁戴的重要領袖的死亡頓使汪德軍發生恐慌，即行引退。所以南特于六月二十七日的大戰中得以支持不敗；同時統率共和軍的威斯脫曼——他直至霞提倫（Châtillon）止均獲勝利——于七月五日之役大敗，竟至全軍覆沒，大礮盡失。汪德的軍隊退入林中加以補充，仍和戰敗以前一樣令人可怕。

雙方用最殘酷的手段從事于這種令人驚駭的戰爭。共和軍以共和國家子受全歐洲攻擊之際，這種叛亂復挾着惡意志，在背後搗亂，故用無情的礮火對付叛徒，反之，汪德人即槍殺俘虜，以圖報復。未幾雙方各在埋葬屍身的場所槍斃俘虜，

汪德人因爲在槍斃前准俘虜懺悔，遂自詡爲比共和軍更爲仁慈。

這種內亂破壞了法蘭西的臟腑，雙方政治的狂熱既達到最高點，而種種殘酷的情形，這是內亂中所常有的——也愈加增長，人道主義在此等情形之前只好閉目垂頭，徒增傷悼。

一七 共和的聯盟

法蘭西共和國當此多難之秋，對內對外，非常忙碌，政府武裝人民，加緊訓練，閉以防守，受敵人壓迫的各邊疆，然國內的暴動頻仍，一切狀況都陷入紛亂之中，有許多地方饑荒與窮困達到極點，國民會議想用一種方法，從新提高人民革命的熱情。法蘭西此時的狀況比一七九二年八月還要壞些，因爲普魯士的軍隊直向巴黎發進，而反動派也大有抬頭之勢。國民會議想藉一種博愛的慶祝大會來慶賀接

受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並且決定于八月十日——即波哈鏘朝傾覆的日子——舉行。然大家于此可以看見革命的輪盤是轉得多麼快，因為曾經參加八月十日事變的一批著名的政客此刻或是因犯罪而身羈囹圄，或是因被通緝而懸跡銷聲。

法蘭西四萬四千公社的代表相率前往巴黎；出席于國民大會的代表約有八千人。只有汪德科息卡（Korsika）馬賽，托郎和里昂沒有派遣代表。這種憲法為各處的國民大會所採納；只有北方聖托南（St. Toumant）的公社否認憲法而以盡忠王室自誓。

八月十日用莊嚴的方法舉行聯合慶祝會；這是由著名的畫家塔衛——他為山嶽黨最決絕的黨員之一——佈置的。

國民會議的議員，各公社的代表，和各郡的八十三個老人于是日早晨四點鐘集會于巴士提爾的場所。此處裝置一種大飛泉，名為再造泉。一個聳然矗立而

代表自然的像從乳頭上噴出清水，注入一個盤中。國民會議的主席塞協列主持這種慶典。各俱樂部 and 武裝區域都派人參加，所以萬人齊唱的馬賽歌響徹雲霄，並向着上升的紅日表示其慶幸的意思。于是青年美貌的塞協列走出來，拿着一個杯子。他從再造泉中取水灑在地上，並自飲其水。八十三個老人也同樣飲此清泉。慶祝的隊伍旋即向革命場出發。國民會議的議員持一束嘉禾和憲法的文件。各老人則持橄欖樹枝和長矛。

在革命場上，一輛載有象徵奴役的車子被焚燬，內中的自由像乘火勢上升天空，于是礮聲隆隆，爲之慶祝。千萬隻飾有三色帶子的鳥飛舞天空，藉此向世界各國傳達法蘭西自由和友愛的消息。

羣衆的隊伍旋開到馬施費爾德場，而各郡所投的票即放在場中的祖國台上。人們在大礮的轟聲中發誓擁護憲法，至死方休。主席特將各老人所持的長矛紮

成一束，表示各郡團結的意思。這一束長矛遂變成法蘭西共和國紋印上的圖形，恰和從前羅馬人的束棒（Fascis）一樣。

這種大規模的慶祝對於參加的人留下一種長久和深遠的印象，法蘭西的人民團結在國民會議之下了。各公社的代表對於一直至大爭鬥完結為止停止憲法的效力一節，表示同意，他們並且承認山嶽黨強有力的恐怖政策。

自聯合慶祝以後，山嶽黨是一致團結，並很有力量。但主持這種聯合慶祝並為制定一七九三年憲法的主腦的塞協列在九個月之後即死于斷頭台上了。

一八 鈔票與最大限度的價格

山嶽黨為防禦法蘭西起見，如果有不擇手段之處，那牠是因最不擇手段的辟特的行動促成的。這個英國政治家似乎是決心要用任何代價去毀滅法蘭西共

和國，因為他曾經相信法蘭西經過此等震動後，必成積弱之勢，無以自拔，而英國的商業即可長佔優勢；還有一層，他係英國的貴族，非常痛恨革命。他用盡方法，務陷法蘭西人民于最困苦之境，希望藉此餓死民主派。自除風黨傾覆後，法蘭西所有港口全被英國封鎖，甚至于願意輸運貨物入法蘭西的中立國船舶也被牠捕獲了。因此法蘭西的窮困與日俱增，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此外，辟特又印刷幾十億偽鈔票，從瑞士和德意志運入法蘭西行使。法蘭西的紙幣本已跌價，現因這個英國政治家不惜出此通常視為私人的卑鄙罪惡的手段，故紙幣更一落千丈。法蘭西人痛恨偽紙幣的擾亂市面，特處行使偽幣者以死刑。大家知道法蘭西的邊界上普化爾茲（P. a. z.）的科塞爾（Kusel）城有一個製造偽鈔票的工廠。但這個工廠找不出來，遂由代表愛恩茲（Heinz）命令縱火焚燒此城，此事自然不能阻止英國人不再繼續散佈偽票以危害共和國家。

當一七九三年的年初，曾經發出的鈔票，就票面的價值講，約有三十五億佛郎。當局原來決定出賣國家的財產，將此等紙幣收回，予以焚燬。蒙特白立 (Mont-pellier) 的卡姆邦 (Cambon) 爲公安委員會的委員，他管理財政——他的渾名爲「財政的刽子手」，這是橫加誣蔑，沒有理由的——焚去十億鈔票；其餘的鈔票收進來，又發出去，當政府需要金錢時，即隨意印刷鈔票，以供使用。

政府藉這種以國家財產爲抵押的紙幣的財政制度本來可以渡過革命的危機，但人民因生活品和貨幣的漲跌無常，殊感痛苦。國內的商業因港口被封鎖，邊界被截斷，始則呈蕭條的氣象，繼則陷入絕境，而革命的紙幣充斥全國，一切商品的價格繼續增高。金屬貨幣至此變成商品，很少出現于市場，有許多商品完全被隱藏了，因爲商品所有人不願意將商品換成紙幣。巴黎的人民倘若不借助于物品的徵發和公社所分配的口糧，必定早已成爲餓殍。此外，還有盤剝重利者和投機

者乘機出現。當時有許多沒有良心的人利用這種困苦情形從中漁利，愈使民不聊生。依照巴塞爾（Basel）的兌換表，一七九三年一月鈔票一百利夫黑只抵現金五十五利夫黑；這種比例月月降低，至九月鈔票一百僅抵現金二十九，到了十一月增至四十四，十二月增至五十一。鈔票的漲價是共和軍戰爭勝利的結果。

出售商品的人對於接收鈔票絲毫不受虧損，因為他們只依鈔票兌換的價值發貨；否則他們即停止交易。但收取租金的人和國家債權人必須依鈔票票面所載價值接受鈔票；即工人的工錢和官吏的薪俸也是如此。商品的價格與貨幣的漲落相差甚遠，而人民的困苦也愈加厲害，因此到了是年五月當局不得不決定取一種防止的手段，即所謂最大限度的價格。當五月初間，提隙昂（Thirion）已在國民會議中要求取此手段，並且被通過了。規定商品最大限度的價格一事極為隙風黨所反對，然牠將人民最迫切的困苦減輕幾分了，不過牠也弄出許多禍患。

當局最初用重罰禁止金銀與鈔票交換要超過鈔票票面的價值。他們要剷除金融上的漲落。但他們既不能剷除支配金融市場的經濟律，弊端仍然存在，而金銀幣與堆積在市面上的大批鈔票比較，前者的價值總是要高些。金融的漲落仍舊繼續出現。現金的輸出與收藏均被禁止。當局于一七九三年五月四日規定穀類的最高價格；旋又規定肉，菜，芽，肥皂，果子，飲料，鞋子，衣服和其他一切物品的最高價格。當局馬上又看見不僅製成的商品應規定最高價格，即原料也當如此，不使其隨意漲價。推行這種法律殊感困難；舉凡搜查，偵緝以及制定物價表等等都是必要的工作，而商業和交通上向來的一切習慣都被破壞了。商品的離開市場日甚一日，以致當局後來對於隱藏生活品的人處以死刑。牠旋又迫而規定每個人需要。但人們即刻看出此等手段和私人的交易必定陷于不能堪命的狀況中，因此國民會議的議員德博·克哈塞（Dubois-Gracé）提議在一切城市和鄉村

中設立官辦商店，出賣生活品，其價格只能略高于生產費。同時這種穀類與生活品的國有商業沒有好結果。人們對於解決價格問題，除規定最大限度外，別無他法。

山嶽黨沒有依照新理想來組織生產與消費；在實際上牠也未嘗具有偉大的理想。只有巴伯夫（Barbois）才作成一種深思熟慮的社會經濟的新法制，但和現今所形成的社會主義相較也是缺點甚多的。山嶽黨制定牠所視為適合于目前狀況的經濟規條，不過牠不能時常達到牠的目的。鈔票及最大限度的價格和國家司法對革命仇敵所取的恐怖手段足以維持革命。我們可以說，山嶽黨和如許仇敵從事于猛烈的爭鬥，牠實在沒有工夫去考慮深遠的社會經濟問題。

巴黎人民因生活品的缺乏，紙幣的跌價，以及因此而發生的弊端，受了非常的痛苦。他們既以英雄氣概忍受此等痛苦，又出力去打倒敵人，這就是他們對於革

命最大的犧牲。

一九 公安委員會

山嶽黨的民主主義的原則是建立在盧梭的社會哲學上面，牠早已將此等原則公佈于世；牠是對照只有中等階級利益的隙風黨而代表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平民的民主主義。牠要替全體人民建設一個共和國不是為一個階級建設一個共和國，但非常的時局逼迫牠拋棄一切人道主義的感情，而採取強暴的手段，牠以為只有這樣才能够拯救法蘭西。

各處市政府派遣參預巴黎共和聯合慶典的代表曾向國民會議要求採取三大手段：即停止憲法的效力至和平時期為止，招募大批人民入伍，繼續革命的狀況，或組織一個革命政府，採用最強有力的手段，末了，他們又要求逮捕一切嫌疑犯。

國民會議履行此等要求，毫不遲疑。牠于八月二十三日議決新的招募法令，命一切具有戰鬥能力的法蘭西人起來執武器防護被攻擊的祖國。此法令的內容如下：『法蘭西人民由他們的代表宣佈：他們當全體起來擁護他們的自由，憲法，並且將他們的敵人逐出境外。從此時起至敵人被逐出共和國境爲止，一切法蘭西人都當準備隨時入軍隊中服務。凡青年人當在戰場上作戰；有妻室的人則製造軍器，輸運糧食；婦女則縫紉營帳，軍服，並入醫院看護傷兵；小孩子則剪裹傷布；老年人則在公共場所遊行講演，藉以鼓舞戰士的勇氣。』

國民會議將牠的光華燦爛的精神灌注到全法國；一百萬以上的法蘭西人擁入軍隊中，因此構成十四軍。

至八月二十八日又宣佈革命的狀況繼續存在。這就是對全法國的一種戒嚴，這是當時公安上一種必要的手段。九月十七日有取締嫌疑犯的法令出現，凡

有仇視共和國家嫌疑的人都可加以逮捕。默倫·多亞張開這種法網，一切被嫌疑的人必須處于此網中。

革命政府此刻在公安委員會的名義之下從新組織起來，與許多仇敵爭鬥，牠是當時狀況所需要的一種專政的政府；牠的手腕可以指揮法蘭西的一切事件。公安委員會中確是人才濟濟。革命中一班最決絕的和堅強的政治家都集于這個委員會中。如巴痕黑（他通常是這個委員會在國民會議中正式的演說家，他的巧妙的報告能鼓起人民的勇氣，哥羅德波，俾約·瓦黑列（兩人在雅各賓俱樂部久已著名，此時主持委員會與各郡的交通），聖約斯特（他是一個青年的火性人），科頓（爲羅伯斯庇爾的朋友，他的麻木不仁的肢體不足以阻礙他的革命精神），塞協列里德（Tinder）和聖安德黑（ean Ton Saint-André）都在公安委員會中活動。丹塘沒有加入委員會。洛里阿和奇斯帕隙（asparrin）退出。

公安委員會，另由兩人頂補他們的位置，自有此兩人，這個委員會才具有充分重要的意義，這就是羅伯斯庇爾和卡洛特。

羅伯斯庇爾一加入政府，頓使政府大得民心。他在當時主要的政治家中最為羣衆所信任的。他們聽見他的不腐化的名稱，即對他表示敬意。他們知道他的質樸的形態和質樸的生活。他住在一個木匠的家中，此人的女兒他打算于日後安靜的時期與之結婚的。他的謙遜的態度更足以助長他的名譽；他總是穿一件樸素的藍上衣，黃背心和黃褲。他的演說詞是經過精細的預備，很能適合于革命的熱情。他不斷地攻擊人民的仇視，並得到人民充分的信仰。白馬哈特死後，羅伯斯庇爾的地位愈加顯著。他的人格使公安委員會的勢力非常增漲。丹塘自發揮他的精力以後，表現一種疲敝不堪的形態，此刻因羅伯斯庇爾的奮發有為，他未免相形見絀了。自此以後，羅伯斯庇爾的聲音傳到歐洲全部。他的將來

的專政已經表現一種預兆了。

公安委員會畢竟獲得牠需要最切的軍事天才——卡洛特。卡氏在革命前爲工程隊的軍官。他的爲人是循規蹈矩，傲慢與謙遜並具，且係一囑強的共和主義者，他在革命的危險中與拿破崙的專制之下始終表現同樣高貴的性質。他從招募而來的紛亂的隊伍中編成整齊嚴肅和武裝全備的軍隊。他設置十四軍，去抵抗外國的聯軍，並依照他的計畫，開往邊疆上訓練。卡洛特的軍隊運用散兵的戰術去對付遵守陳舊的硬性線形策略的聯軍總是獲得勝利。卡洛特的天才將侵入法蘭西的聯軍逐出境外，人家稱他爲常勝將軍，真是再也沒有人像他一樣配享這種榮譽。

公安委員會的專政雖未被公然承認，但實際上是如此，國民會議認此專政爲必要，並不加以反對。保安委員會重新改組，內中有各種各樣的山嶽黨人，他們中

間的幾個粗魯人對於囚犯及判決的罪人愛開殘酷的頑笑。山嶽黨對於這種行動是絕不贊成的。

同時革命法庭也重新改組；德馬（Dumas）爲審判長，（他後來視這種司法爲一種癡狂，）佛啟·提威兒（Fouquier-Tiville）則以原告的資格開始使他的轟轟烈烈的聲名洋溢于全國。這個法庭的裁判妨礙革命不少，因爲裁判案件既要依照司法的形式，常無罪可判時，常是發明一些罪狀。佛啟·提威兒對於所任的職務頗爲適宜，不過他的起訴和辯論並不能時常表現精彩。

革命法庭在大爭鬥中用迅速而可怕的手段將其和國家的仇敵打昏了。但牠從初時起即犯了一些不幸的毛病，牠對於完全不重要的人，因爲些小的事故，輒判處死刑。當時有一個人說：『這種法庭不是爲犯重罪的人而設的。』

革命政府就是這樣組織的，大家因爲牠運用恐怖手段去威嚇牠的仇敵，遂得

之爲恐怖政府。然這個政府的仇敵倘若獲得勝利，法蘭西的恐怖狀況當遠過于此。

二〇 巴黎公社

公安委員會在廣大的範圍中運用牠的手段去保護共和國；公社則專心致志于巴黎人民的狀況。這個大城市的工人在最近的運動中已經力促國民會議前進。他們在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大批地隨着警鐘的呼聲而出現。他們對於共和國家是準備隨時效命的，不過他們對於山嶽黨的政治手腕不能滿意。他們要求麵包。當隙風黨傾覆時，前城的工人即要求組織一種所謂革命軍；後來他們又要求規定麵包的價格，每磅爲三索斯，並對兵工廠發給資本，替人民製造武器。國民會議對於此項要求遲疑不決。但至一七九三年九月四日前城的人民

非常困苦，以致格利威場（Gravelplatz）發生一種大騷動。公社的檢察長述默特宜讀國民會議對於推行最大限度價格的法令，羣衆回答道，他們拿着這種法令，無從下手，他們馬上就要麵包。公社備辦一些需要最迫切的物品。到了異日，述默特和巴協帶着公社的代表團來到國民會議。他們兩人備言人民的疾苦，國民會議乃議決組織六千人的革命軍。這種軍隊是由從前的一個著作家霍森（Ronsin）統率的，牠將軍隊開往鄉間去鎮壓貴族，徵集和運輸糧食，並用一切方法發展共和國家的事業。軍隊中且攜有一個斷頭台。

巴黎公社負責執行取締嫌疑犯的法令，國民會議重新准許夜間搜索家宅，市政府的各革命委員會重新改組，牠們的委員每日取得三佛郎的報酬。旋又因公社的鼓勵，決定巴黎的每區每星期常開會兩次。對於參加此等會議的自食其力的人，每次當給以四十索斯（兩佛郎）。此外，工人在武裝區中服務也獲得報

酬，他們連上項所得金計算，每日可得兩佛郎。

此等方法的意義比國民會議中最能幹的演說家最動聽的宣言重要得多。牠們使前城的無產階級相信革命的主要勢力是決定改善貧民的命運。巴黎的狀況是一種完全非常的狀況；工商業停滯，人民毫無所得。因此，政府對於這些倚爲柱石並非常困苦的人民予以幫助，且提高其政治的興趣，使他們視參加區會爲一種義務，這是一種正當的方法。一班反動的歷史家對於此等救助羣衆的方法拿去與古代羅馬的供養貧民相比較。可惜他們忘記了巴黎是在一種非常狀況之中，而古代羅馬的無產階級是犧牲社會去維持牠的生活，近世的社會是建築在無產階級的勞動上面的。

巴黎公社的權力雖因各革命委員會——「這個怪物藉四萬四千貧民牢牢握住法蘭西」——的改組而被削減，然國民會議與公社此時却不分畛域，完全和衷共

濟。

所謂恐怖制度的基礎是建立起來了。革命政府挾着牠所獲得的非常的權力，對於一切事件擔負責任，對於一切仇敵打得紛紛四散。我們却將看見恐怖制度的效力是何等強大，而因這種制度的凌夷所發生不好的影響又是何等深遠。

一一 內亂與國家的審判

國民會議因主治勢力的堅強精幹，在法蘭西內部馬上佔得優勢。博多旋即降服，受罰頗輕。因為國民會議所派的委員達理在該處與西班牙的銀行家卡巴洛斯 (Cabarrus) 的女兒——一個訪特列 (Fontenay) 的婦人——相識，為她的艷色所惑，完全受她的宰制，遂聽從她的勸告，對於叛徒從輕發落。她後來成為達理的夫人，我們于恐怖制度傾覆後，仍將遇着她。

馬雲在八月即降服，國民會議令牠的代表佛黑霍（Fiston）在該處作一種流血的報復。被殺的人有好幾百名。這個城市因此喪失牠的名稱，以後僅叫做「無名市」。

托郎鑒于馬賽慘酷的命運，大起恐慌，牠害怕國民會議的報復，遂決定投入英國人的懷中。法蘭西的戰艦差不多都泊在托郎的港灣；牠們此刻移交英人，英國海軍大將霍德（Hodgkiss）來到托郎，他宣佈遵守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並立八歲的路易十七為君主。托郎這種背叛將遇着殘酷的報復，然當時流血的爭鬥是在里昂，王黨有許多人集于此處，以很大的勇氣和技能防守此城。德博·克哈塞費時甚久，不能取得此城，他攻圍與襲擊直到十月間。後來科頓統率二萬五千民軍來助戰，而此受大炮轟擊的城市終不能不出于投降的一途。

里昂的叛背曾陷共和國家于極端危險之境，國民會議此刻根據巴痕黑的提

議，對於此城施行一種殘酷的報復。牠的命令如下：『茲令五代表的委員會馳往里昂，捕捉曾經參加叛亂的一切反革命者，用軍法處決。所有居民——在叛亂中沒有參加的人除外——應解除武裝。里昂城市應加以毀滅。只有貧民的住宅工廠，作坊，醫院，學校和公共建築物才准保存。此城將來不得再稱爲里昂，但叫做「被棄之市」。在此城的遺址上應樹立一個紀念碑，上面寫着：「里昂與自由宣戰；里昂不復存在了。」』

科頓，哥羅波德和伏協（Fouche）執行這種可怕的命令；有大批的人在里昂被殺，而搗毀此城的工作也開始了。

內亂的狂熱不僅在此處爆發；而主要的爭鬥却在汪德。巴痕黑在一種熱烈的演說中要求撲滅汪德的叛亂。他說：『毀滅汪德，對汪德所加的每一種打擊將影響各叛亂的城市，各聯邦主義的郡，和各受攻擊的邊疆。對汪德下手罷！』

民會議命令對汪德的戰事以十月二十日爲終止期。軍事當局將軍隊集合加入梅慈的守備隊，組織一個西方軍，由不能勝任的列協兒（Léchele）將軍統率，在汪德戰爭中有許多這樣不能勝任的將軍，他們在俱樂部可以作流利的講演，但對于軍事却是些門外漢。但在列協兒之下有威斯脫曼、克利伯（Kleber）和馬梭三個能幹的將才，他們以一萬三千共和軍在學列（Chollat）的大戰中大敗汪德的四萬叛軍。汪德最好的首領邦霞蒲、列士渠和亞爾伯都死于一七九三年十月十五日這次血戰中。公安委員會曾經下令砍伐汪德的森林，割倒牠的秋收，沒收牠的畜牲；至于老年人，婦女和小孩子應當送出，並予以營養品。大家從這種命令可以推測到這樣可怕的內亂所具的形態。汪德殘餘的叛軍逃入汪德，決定在拉霍協、雅克里的統率之下，逃往布列譚尼，因爲牠算定在該處可得到英國的幫助。三萬人——內中有許多婦女和小孩子——向布列譚尼進發。英國對于他們置

之不理，布列韋尼只有些學安黨人（Chouans）——隊向來夾帶私貨的人——奔投他們。威斯脫曼和克列伯率領軍隊向着失望的汪德叛軍進逼，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列曼（Le Mans）大敗叛軍，殲滅其大部分，所有俘虜均行槍決。其餘逃亡的人又在羅亞爾河被追擊的共和軍所執。斯托夫列和拉霍協·雅克里將盲從他們的農民潰棄于薩威列（Savonay）聽其陷于窘境，而汪德軍經過血肉橫飛的爭鬥，在此處完全被毀滅了，（十二月二十三日）真正的汪德戰爭從此告終，一班領袖只能在小隊伍的戰鬥中支持一個時期。汪德是被吹霍（Turreau）將軍及其『地獄式的縱隊』用炮火與槍刀蕩平了。

巴黎保安官吏和革命法庭加緊活動，就是這一切爭鬥的反響。當各省的隙風黨人起來叛亂時，巴黎決定將二十二個被囚的黨人提交革命法庭審判。巴黎的各監獄充滿了嫌疑犯，即從前對於驅逐隙風黨人出國民會議提出抗議的七十

三個代表也被逮捕：

囚徒的待遇十分審慎；此等情形常是其他政府對於輕微罪犯所不允許的。犯人可以按照他們的資財完全隨意生活，可以接待來訪的人並且自由通信。法蘭西的活潑溫柔的風氣復表現于此等監獄中；裏面有宴會，假面跳舞會，和學術社；也有政治的爭議和愛情的趣劇，但這一切行樂的事總是被原告無情的手遮斷，歷時不久，他每天要求犯人作他的犧牲品。

至十月十四日，三十八歲的王后——叫做寡婦卡白特——馬麗·安托列特也出現于革命法庭之前，當時她的兒子已經和她分離，並且被交給一個鞋匠西門（Simon）去學習手藝了。據說西門很虐待這個小孩子，大概他對待此小孩子和對平常的學徒一樣。

在王后的訴訟中所列的罪名是參加勾結外國，引起內亂的詭謀，陪審員係

一個假髮製造人，兩個裁縫，兩個細木工，一個木匠，一個鎖匠，一個畫工，一個外科醫生，一個捕役，和一個私人。

這種訴訟經過三天，攔伊，曼儒兒和瓦拉截出來作證人。革命法庭對於黑伯特對這個『小卡白特』所提出的一個淫亂的證據，沒有採用，這是對的。馬麗·安托列特被判為有罪，並宣告死刑；她的行刑期為十月十六日，屆時各區全副武裝到場彈壓。這個婦人顯然具有強健的精神與勇氣；但她對於人民與民主派的憤恨，她的驕傲與詭謀實助成一種大禍患，將法蘭西浸在血泊之中。不忠實的巴拉夫因她的緣故，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變成一個王黨的信徒，巴氏也繼她之後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喪命于斷頭台上了。

至十月二十四日開始進行對被囚的隙風黨人的訴訟。他們共有二十一人，即布喜索特，威爾弱特，蔣索列，瓦拉截，拉索塞，脊笛，博伊洛，列阿笛，威截，黃夫黑德，

(Fontaine) 渚哥斯 (Ducos) 渚白黑 (Duperré) 舒協息列隙, 卡哈, 渚蒲哈, (Duprat) 博威, (Beauvais) 渚霞特爾, (Duchâtel) 默威兒 (Mainvielle) 和拉卡截 (Lacaze)。他們被控爲參加各郡聯邦主義的叛變, 係犯了內亂罪; 他們以十分堅忍的態度爲自己保護, 威爾弱特在法庭上, 更是大顯其能言善辯的魔力。但依照羅伯斯庇爾所提出的一種法律, 當陪審員于開審三日後認爲聽訟已經充分時, 法庭即可終止辯論。他們于十月三十日宣佈聽訟已經充分, 隙風黨人均係罪證確鑿, 判處死刑。瓦拉截于宣示死刑時, 卽引劍自戕。他的屍身仍一同運往刑場。

這些隙風黨人于十月三十一日行刑; 他們死時神色不變, 這種態度在那個非常的時期也是屢見不鮮的。他們在斷頭台下互相擁抱, 並且大唱自由之歌。

隙風黨裏面不少聰明才智之士, 但因牠缺乏革命的精力與興趣, 遂變成革命

前途的障礙物，得到如斯的結局。牠差不多全被毀滅，因為牠在各省的最重要的領袖也先後滅亡了。

洛阿特，薩列和巴巴霍在博多被殺，聖亞提列爲一個欺詐的朋友所賣；曠多色離開他的穩固的被難所——他處此驚風駭浪之中，在該處著一部人類可臻于至善的書——于巴黎附近被執，並在獄中服毒自盡。白西安和布佐在博多爲豺狼所噬。羅蘭夫人在巴黎判處死刑，于十一月八日執行判決。她的同獄的人甚敬重她，當她離開監獄時，她們都大哭起來。她帶着羅馬人的勇氣和驕傲而死，當她的丈夫在盧安得悉她的死耗時，即離開他的安穩的避難所，而徜徉于通衢大道上。

曼儒兒，擺伊和阿里安公爵——即「平等」——此時也死于斷頭台上。人民億及擺伊在馬斯費爾德場發令放排槍的事，特對他加以虐待。在各種大革命之中一切事件都是會自相報復的。「平等」是因與渚膜黑同謀而判處死刑。這個

模稜兩可的人向裁判官說道：「你們要判我的死刑，至少也應當找一種較好的理由！」他這話正中了革命法庭的弱點。

法蘭西共和國是用刀劍開闢牠的道路，而革命法庭的斧鉞則飛舞于一切人的頭上。法蘭西此刻所表現的殘酷，言之可怖；但這種責任應當加在逼迫山嶽黨挺而走險的人的身上，因為這一黨不假手于恐怖政策而獲取勝利，就會挾着一切革命的熱忱而歸于滅亡。辟特對於這個時代的流血慘劇所負的責任應遠過於羅伯斯庇爾。

一三一 共和國的遠征軍

卡洛特對於軍事非常的努力使法蘭西共和國的武裝準備能够迅速完成，至一七九三年八月，北方的軍隊已經十分充實，所以牠能夠分為兩大軍，約克公爵

仍舊是攻擊居金興，烏霞德（Houclard）——當他歸渠斯提列統率時，他在萊因會立了戰功——所節制的共和軍左翼向着約克進逼。渠斯提列被免職。對敵的兩軍于九月七日相遇于阿學頓（Hondschooten）發生兩天血戰。烏霞德的動作不善，國民會議的監軍委員列瓦塞——一個很決絕的人——用斷頭台威嚇這位將軍，令其取一種果敢的行動。法蘭西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在此處打破一切難關，英荷聯軍經刺刀的大攻擊遂逃走了。倘若不是烏霞德的疎忽，約克公爵的退走必被截斷。

自渚膜黑叛變後，公安委員會對於一班將軍不甚信任，烏霞德受了免職並斬首的處分。

公安委員會在這個危急的時候是用全副精力對付一班將軍。牠命令他們去打勝仗，這就是說，他們如果戰敗，當受革命法庭的裁判。牠此刻命令爵丹將軍

佔領麻博伊格，否則處死，爵丹是一個熱烈的共和主義者，曾爲北美華盛頓部下的
一個戰士，他此刻擔負這種危險的任務。他引軍向着被科博格（Koburg）親王
攻擊的麻博爾格進發。克列懷特將軍前來向爵丹迎戰，兩軍相遇于瓦出列（Wa-
tingnes）從十月十五日起經過兩天血戰。『常勝將軍』卡洛特在此處親臨
戰陣，他在戰爭中爲熱忱所鼓舞，拿着一枝槍，站在向後退却的縱隊的前面，領導牠
們轉取攻勢，銳不可當，遂獲得勝利。奧大利軍遠退北方，爵丹受命統率全部北軍，
得以完全鞏固北方的邊疆。

博阿列在萊因沒有遇着幸運，也沒有表現什麼才能。他在蘭掉受挫，命他的
副司令穆霍（Morcan）在辟馬森（Pirmasens）攻擊普魯士軍，但被擊敗，完全失
去自主的能力，他終被免職，後來且受斬首的處分。法蘭西的萊因軍此刻得到
大批的援軍，而以前在北軍中成績卓著的青年河施（Hoche）爲總司令。這個

二十五歲的將軍——他的才智爲卡洛特所賞識——會爲牧馬的童子，旋爲衛兵。他用自修的方法將他的燦爛的精神能力發展。他是一個熱烈的共和主義者並且年輕，貌美，而多才，他很迅速地從革命中飛騰起來了。當公安委員會命他統率萊因的軍隊去援助蘭掉時，發令道：『保持蘭掉，否則處死刑！』河施提出這句話作爲戰場上的口號，表示他願戰勝，否則願死去。

老陸軍大將烏姆塞 (Wunnsar) 統率奧大利軍與布鬧施歪格公爵的普魯士軍取聯絡，法蘭西共和國的少年將軍河施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凱撒鬧稅 (Kaiserslautern) 向這兩個老將進攻。他在此處作戰三日，大受挫敗，並且損失甚重，因爲聯軍佔了一種十分堅固的陣地。但至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佛媛施歪列 (Fröschweiler) 攻擊烏姆塞老將，便將烏氏逐回普軍所駐的歪森堡 (Weissenburg) 了。四日之後，他在歪森堡的解斯柏格 (Geisberg) 向普魯士軍隊進攻。

經過一種血肉橫飛的爭鬥後，他擊敗普軍，使之不得向梅茲撤退，同時在斯白耶的烏姆塞也渡萊因河而去。布門施歪格公爵因為一個二十五歲的將軍所敗，心中十分忿怒，遂辭去總司令之職。

在意大利方面，奧大利和薩丁尼的聯軍起初對於防守邊疆的克列曼獲得勝利，克氏竟被逐回里昂。但他馬上又前進，並且在帕塞·阿爾巴列特（Passo Albarte）擊退敵人。反之，在西班牙邊界上的法軍却遭挫折，因為西班牙將軍李嘉圖（Ricardos）在威列洛格（Villelague）之役戰勝，將法軍驅回伯安列（Baynne）了。

托郎為霍德與蘭迦列（Lungara）所統率的英、西艦隊所佔領，法蘭西老而且壯的渚爵默（D. Gommier）將軍專對付此處。公安委員會會命令他于一七九三年年底取得此城。托郎的防守力非常之強，但拿破崙此時出現了他就是

六年後統治此時爲革命風潮所震蕩的法蘭西的人。當這個二十四歲的砲兵中尉在一個戰事會議中指示怎樣奪取托郎的方略時，他的天才即因此發露。他斷定只要將英西艦隊驅逐出港口，即可取得托郎。要對這個艦隊作有效的攻擊，必須取得兒渚列特（Egullet）砲台，一切攻擊力必須集中于此砲台上。拿破崙的獻議當被採納，法軍奪取此砲台，從該處向敵人的艦隊集中射擊，非常猛烈，以致此項艦隊連同一萬五千英國的守備隊迫而離開港口。橫暴的霍德縱火焚燒法蘭西的艦隊，因此法國停泊此處的五十六艘兵艦僅存十八艘；他對曾經力抗國民會議，此刻畏懼報復的托郎人置之不顧，只有西班牙的兵艦將他們帶走一部分。當港灣的兵艦被突燒，英軍于被遺棄的托郎人號哭之中拔鎗開駛，拿破崙在托郎的高處用大砲向堤岸轟擊，而予擁擠在該處的人羣以致命的打擊時，情形是何等淒慘可怕。拿破崙在這種血與火的慘劇中聲名大震，他將爲革命的承襲人，用鐵的

手腕宰制革命所成就的東西，形成一種武裝的專政。然他們在當時表現爲一個恐怖主義者和雅各賓派，並且是托郎軍中國民會議委員小羅伯斯庇爾的朋友。不過這個阿雅息阿（Ajaccio）的青年砲兵中尉的腦袋中已經具有偉大的計畫。托郎于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因力竭而降，國民會議命牠的委員巴哈斯和佛黑霍對於這個曾經投入敵人懷中並宣佈立君的城市用殺戮的手段加以矯正。因此約有二百人被殺，而托郎城也改名爲『山嶽港灣』。

法蘭西對於海外的屬地最爲不幸，牠在東印度和南美洲的佔領地幾乎完全喪失了，海甸（Haiti）的黑人起而獨立，他們殺害最大部分的白人，並與西班牙人聯合反抗法蘭西人，因爲法人不願意承認海甸黑人共和國的獨立。

除掉少數不幸的事件不計外，法蘭西共和國在一七九三年已經抵得住佔優勢的聯軍。牠鞏固了自己的邊疆，消滅了國內的叛亂。法蘭西浸在血泊之中，這

種血是牠流出來保持國內國外之勝利的。

一三三 新曆法

法蘭西的革命是與全部舊世界及其殘存的風俗習慣宣告斷絕關係。有好些事件的步驟比較走得太遠，例如私人交際的形態、服裝及家常的習慣都係個人嗜好的事件，是用不着干涉的。在稱呼中此時不用『先生』而用『國民』和『你』。短衣短褲的裝束和雅各賓派的帽子頗為通行。國民會議的立法引起一部分很有用的，一部分很有興趣的改革。貨幣制度與度量衡制度向來非常凌亂，此時重新加以整理，而以十進法為根據。佛郎為貨幣制度的基本，而米突，利突 (Lire) 和格蘭姆是度量衡的標準。

國民會議不是一個無神論的組織體，但牠很注重于建設法蘭西共和國的意

義，特取消耶穌紀元的曆法，另頒行一種新曆，而以法蘭西共和國為開始期。第一
年始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當日正是秋分，好像自然要與這種新曆法和諧
一致的。新曆法構成著名的共和曆書的基礎，而此曆書是國民會議于一七九
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議決的。代表霍默（Rome）于國民會議集合時即已提出
這種曆書；丹塘的朋友亞克浪提詩人對於此書略加以改良。新曆書劃分一年為
十二個月，每月三十日，這種月分是依照時序命名的；秋季為葡萄月，霧月，霜月；冬季
為雪月，雨月，風月；春季為蓓蕾月，花月，草月；夏季為收穫月，炎月，果月。每月有三個
十日，每逢十日即定為禮拜日。其餘的五日——閏年為六日——為恐嚇一般庸俗人
起見，特名為短褲日，並且變成國家的慶祝日。第一個短褲日專紀念精神，第二個
短褲日專紀念勞動，第三個短褲日專紀念善行，第四個短褲日專紀念報酬，第五個
短褲日專紀念輿論，而在這個輿論日一切言論都不受懲罰。大家在此日可以隨

意說話作文各個人必須由自己的行動獲得輿論的贊助，免去別人的毀謗。閏年的一個短禡日則定爲革命慶祝日。

爲計算共和曆與耶穌紀元曆相等月分起見，特列一個對照表如下：

葡萄酒一月至三十日爲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一日。

霧月一日至三十日爲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二十日。

霜月一日至三十日爲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

雪月一日至三十日爲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月十九日。

兩月一日至三十日爲一月二十日至二月十八日。

風月一日至三十日爲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日。

蓓蕾月一日至三十日爲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九日。

花月一日至二十日爲四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九日。

草月一日至三十日爲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十八日。

收穫月一日至三十日爲六月十九日至七月十八日。

炎月一日至三十日爲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

果月一日至三十日爲八月十八日至九月二十一日。

這種曆法通行十二年，直至一八〇五年拿破崙做了法蘭西皇帝之後，才廢除此曆法，仍改用耶穌紀元。

世人對於這種改變曆法的事大起反對之聲，他們以爲推行新曆就是攻擊基督教本身。不過國民會議卻沒有這種意思；牠採用共和年曆，只因牠覺得格列哥立 (Gregory) 的曆法過于陳舊，並且流于一偏。然一般教士特利用此事來指摘國民會議是一個欺神滅像和仇視一切宗教的團體，因此描寫法蘭西狀況的全部革命爲一種無法無天的工作。

在法蘭西固然發生了攻擊基督教的事，但這不是從國民會議出發的。

二四 黑伯特派

馬哈特前此爲巴黎公社的主腦，他對於宗教或教士並沒有表現特別的仇恨。他因受辣斐德的迫害，有一次還躲在一個教士的家中。在他的『刑法典草案』

(Plan zu einer Kriminal-Gesetzgebung)——當革命時又重新出版——中對於侵犯宗教的罪定有懲罰，並且要設置監獄去監察宣傳無神論的人。書中又說：『國民如信仰上帝，的確于國家有益，但他們如不相迫害，當更于國家有益。』

自馬哈特死後，他的信徒中反對宗教的和唯物的一派忽佔優勢。受過唯物哲學家著作影響的克羅慈——他是一個具有幾分誇張和僻性的人——似乎引導了

馬哈特的信徒達到一種無神論的觀點。他自稱爲『耶和華 (Jehovah) 的仇

敵，』並且自名爲 Anacharsis，同時公社的社長述默特也模仿他，自名爲 Anaxagoras。述默特與黑伯特爲巴黎公社的領袖，他們和一批激烈的共和主義者組織一個黨，普通稱之爲黑伯特派。巴協和這一派接近，軍務總長布學特 (Bouhotté) 也是如此。軍務部秘書威色 (Vincent) 革命軍的將軍霍森，世系出自西班牙的著名的印刷人穆穆霍 (Monro) 和克羅慈都加入黑伯特派。

黑伯特當時因辦有『渚施列』報，對於民衆有極大的勢力，他在報上攻擊共和國家和革命的仇敵，非常激烈。他在報上用一種粗魯的言詞去鼓動羣衆的熱情。這種報紙銷數達八萬份。黑伯特在革命中是由低級的地位升上來，他會因欺騙失去在戲院中的一個位置，這是他的仇敵喜歡爲他宣揚的。他的宣傳革命的小冊子使他的聲名卓著，他的演說的才能和容易引起同情的形態使他在各俱樂部中發生影響。他娶得一個從修道院出來的女修道士名爵辟爾 (Grignil)

的爲妻。自隙風黨傾覆後，他主張流血愈少愈好。他旋即爲無神論辯護，極爲當權者所痛恨，當時對於他發生許多讒言蜚語，至今猶有餘波未息。

黑伯特，述默特和克羅慈聯合起來反抗教會，鼓動人們簡單的理性，或健全的理解力。克羅慈在國民會議中說：『世間除人類自身以外絕沒有統制者。自然不會屈服在牠自己的面前……國民啊，理性將使一切人結合成爲一個同心一德的團體。』

公社會議于十月十八日議決剷除宗教的儀式；又巡行瞻禮與朝山進香都被禁止，舉凡遺骸，聖像等物都被移去。此等舉動既爲巴黎人民所贊成，所以黑伯特與述默特決定鼓動和他們友善的立憲派的巴黎主教爵柏爾（Follet）放棄他的職位，藉爲衆教士的表率。爵柏爾很願意這樣做，他于一七九三年十一月七日率領他的衆牧師，由述默特伴着，來到國民會議，辭去他的教會的職位，並戴上一頂紅

帽子。他說：『我會經接受人民給我的職位。當人民還要主教時，我就做主教，此刻人民既不再要主教，我也不再做主教了。我的下面的教士也具有同一的思想。』伍隙哈 (Vaughan) 的牧師對於這些話表示同意，一批教士都辭去他們的職務。還有許多教會中的人都取同樣的行動，格列哥黑也在內，他雖抱一種共和主義，然他始終是一個基督信徒。

國民會議中這些舉動經各國反動報紙吠影吠聲地描寫。在全部文化世界中遂引起一種絕大的注意，這是可以預先看得到的。公市會議和爵柏爾的行動在法蘭西的各郡中很多仿行的。各教會的貴重物品取出來交給國民會議，作為救濟祖國的工具。鐘鐵改鑄大炮。十字架，金子和各種各樣的銀器都搬到國民會議，搬物的人常是穿着法衣，法帽及其他最奇怪的教士服裝。兇橫的布鬧施歪格公爵會將帕德邦 (Paderborn) 的教堂中十二使的銀像送到造幣所說道：『到全

世界上，看一看各種「人民」！現在一個搬物的人也模仿他的行為。

人們如果要解除宗教的束縛，此刻已經指出一條道路，但不能更有所舉動，因為當局對於人民信奉基督教和需要教士，既沒有權力，也沒有理由可用武力加以制止。人們不能將教會從國家分離出來，因為立憲派的教士始終是國家的職官。反之，反宗教運動的領袖總是犯了一種毛病；他們相信在剷除基督教的崇拜後，必須另有一種崇拜起而代之。所以黑伯特派想建立一種理性的崇拜，每隔十日舉行禮拜一次。巴黎的洛特黑（Notre-Dame）教堂作為理性廟；就是在其他教堂中也有崇拜理性的。人民集于教堂中；堂中或是宣讀憲法與人權宣言，或是講演並報告戰情。他們在此可以聽到音樂和愛國的歌曲，有一個獸頭形的箱子叫做真理之口；凡關於公共幸福的不署名的要求，伸訴與提議都可投入其中。又有兩個休息所是特為老年人及孕婦而設的。

素性活潑的巴黎人民對於這種崇拜很是中意，他們大批地參加第一次理性崇拜的大典禮。這種典禮只是一種簡單的和無傷無損的慶祝，然一經遠道傳聞，便被人加上許多色彩。羣衆向着洛特黑教堂作大巡行之舉。巡行的隊伍中有列白列提和馬哈特的半身像。又有『理性的女神』，由此可以看出新的崇拜和舊的崇拜的形態很相近。理性的女神坐在一個古式的座位上，由四個男子抬着。這個女神是一個莊嚴美麗，儀態萬方的婦人。有人說她是一個妓女，這種謠言至今猶存在；但這個女神並非她人，乃是以美麗著名的穆穆霍夫人，據說她起初對於這種演戲式的拋頭露面，十分反對，後來因她的丈夫對於此事很願意，她才勉強應允。她穿一件白衣，肩上披一塊藍綢，她的美麗的頭上帶着一頂佛利基式的（Prigisch）帽子，光明的黑髮則散披在帽子下面。她的旁邊有一個女戲劇家，代表自由的女神。此等美麗婦人自然不像世人所傳說的一樣，是受人們的『頂禮膜

拜，』她們只是代表活的形像。世人又說這種理性的慶典與轟飲連在一起，這也是向壁虛造的。述默特曾指揮一批過度興奮的婦女回到婦女的場所去。至十

一月十八日有一隊服裝奇異的婦女在一個叫做拉科柏 (Rose Lacombe) 的婦女領導之下，擁入巴黎公社的大廳中，喋喋不休。述默特提醒她們，當顧及她們做母親與主婦的義務，他于贊美一個忠實而顧慮週到的婦人主持家政井井有條之後，他的結論是：『我們必須鄙視一般無恥的婦女，唾棄那些違反自然所給的艷麗而改穿男裝，頭戴紅帽，手持戈矛的婦女。』公社隨即議決不再招待這樣的婦女代表，然像述默特所說的一樣，也不蹂躪婦女的權利。

此外，有人想依照聖安德黑的建議將一切娼妓驅出共和國之外；但這種方法畢竟沒有實行。在舊政府的統治之下，此等不幸的婦女簡直是受盡非人的待遇；當她們患病，或與警察發生衝突時，她們即被送往巴黎婦女救濟院或俾色特黑

(Briestre) 醫院，她們在此等地方想要找一個醫生看病，常是要等一年半載，她們陷在疾病，污穢與困苦之中，非死不可。國民會議于一七九二年將此等不幸的人從她們的淒慘的狀況中解放出來，另在牠處予以給養。

黑伯特派既表現為革命中最進步的黨，牠便招致了山嶽黨當權者的憤恨。又人們有時從述默特所聽到的社會主義的彈劾，也不高興。然至今沒有發見一點作品，表見黑伯特派詳細評論完全改造社會的意見。

公安委員會對於完全操在黑伯特派手中的巴黎公社的權力，早已懷有妒意，自有各革命委員會的設立，公社大部分的權力即被剝奪了。牠想將巴黎的各種革命委員會放在牠的領導之下，並且召集牠們在市政廳開會，但俾約·瓦黑列促成國民會議的一種議決，凡一個機關集合各革命委員會開會應受懲罰。

理性的慶典很引起法蘭西人民的同情，因此更促成羅伯斯庇爾和聖約斯特

的攻擊，他們依照自己的道德觀念出而反對無神論。山嶽黨的大分裂也由此形成了。

二五 山嶽黨的分裂

當法蘭西專政的政府攻擊內外的仇敵，民衆大批地奔赴戰場，全國充滿了逮捕與斬首的事件，各大城市的斷頭台不斷地作工，一切商業與交通均行停滯，和民困苦顛連饑寒交迫的時候，山嶽黨的分裂漸次成熟，而這個勢力強壯的黨將因此弄得支離破碎。

山嶽黨中顯然有三派；即右派中派和左派。丹塘爲右派的領袖，他的朋友德斯胃靈，塞協列，費利薄 (Philippeaux) 霞博，渚里阿，巴哈斯，佛黑霍，墨倫和其他人等都屬於這一派。世人稱他們爲丹塘派。他們大半受了福祿特耳學說中的原

則的薰陶，很願意獲得一種愉快的生活享樂。他們內中有很多放浪形骸的人。丹塘于極大的努力之後，還沒有恢復他的精力；而隙風黨的傾覆也使他大生感觸。自他的夫人死後，他娶得一個十分虔誠的婦人爲妻，受了很大的影響，所以他對於黑伯特的無神論發表反對的言論。丹塘對於革命似乎有些倦意；而恐怖制度尤非他所喜。他希望這種制度從速終止。他的黨變成一個溫和的黨，然在風雨飄搖的時代這是危險的。一班嚴格的革命家，視這一黨爲一個不道德的黨。

山嶽黨的左派自失去牠的真正的領袖馬哈特，由黑伯特繼起做領導者後，牠的主要勢力是在國民會議以外。巴協與述默特和霍森與穆穆霍一樣，都是這一黨的領袖，他們願意革命達到極端的民主主義。在國民會議中克維慈以及幾個無赫赫之名的代表屬於這一黨；其他代表則飄搖于左派與其他二派之間。左派以公社會議和前城的無產階級爲大本營。牠被公安委員會的政府視爲過激派，

或過激的革命派；牠因提倡無神論和極力主張那曾經叛亂的無產階級的利益，遂受敵人的攻擊。牠的見解是由狄德洛和霍爾巴哈的哲學形成的。

山嶽黨當時最有勢力的一派就是中派，牠握有政府的權力，牠的領袖要算羅伯斯庇爾。羅氏在民衆中的勢力與在國民會議中的威望使他和他的信徒聖約斯特及科頓得宰制政府，逐漸形成他的專政。山嶽黨的中派以盧梭的理想爲依歸，盧氏的著作在政府的辦公室中總是展開的。俾約·瓦黑列，哥羅德波，和山嶽黨的大多數黨員都依附這一派因爲他們中間雖有許多人傾向無神論，但巴黎公社的權力和他們爭求硬性的統一的努力相抵觸，而他們又不認中等階級的利益能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調和。

羅伯斯庇爾至此時爲止，對於革命的一切局面及其進步都是親自參加的；他個人和革命的關係非常密切，他是和革命共同發達的。他的權力日增，因此使他

要依照自己的嗜好與理想重新去建設國家。他的國家觀念表見他的弱點，他好像是一個偏執的人。他已經看見使舊法蘭西滅亡的種種過失，罪惡和弊端，他已經看見使革命繼續發展的民衆無限的疾苦。但他因盧梭的哲學認人類的腐化爲一切禍患的原因，他遂陷入糾紛中了。他從孟德斯鳩找得道德爲一個共和國家的特質。在他對於古代共和國的傾向中，抽象的道德觀念是他的理想，這完全和他個人的性質，他的循規蹈矩，以及他的質樸相符合。他願意新國家所實現的——和他所說的一樣——不是自私自利，而是道德，不是名位，而是忠實，不是禮儀，而是行爲法則，不是逸樂，而是義務，不是蔑視困苦，而是蔑視墮落，不是驕矜，而是豪壯，不是虛榮，而是豁達大度，不是愛金錢，而是愛光榮，不是詭謀，而是服務，不是假裝的聰明，而是智慧，不是荒淫的無聊，而是幸福的恩澤，不是勇猛，而是宏大。他說：『民主主義政府的原則是道德，當牠動手工作時，牠的方法是恐怖。』

但羅伯斯庇爾忘卻全體人民的道德不是憑空構成的，也不是恐怖手段所能灌輸進去的，恰和刑法典上可怕的懲罰不能使犯罪消滅一樣。法令造不出道德；只有在一種物質幸福和『現世』安樂的堅固基礎上才會使道德發揚出來。貧窮與困苦一經延長，犯罪與作惡也會延長。羅伯斯庇爾不懂得革命與財產變更的關係。一種人民如果能夠豐衣足食，安居，又受得適宜的教育，他們馬上會達到道德和自由之域；而作惡與犯罪將迅速地減少。然羅氏並不想改組社會的經濟基礎，使全體人民有改善生活的可能，而他時常說及的保障生活也得因此實現。關於救濟當時的疾苦所用的方法只是些臨時湊成的可憐的方法。羅伯斯庇爾在他的道德國家中所祈求的也不過是靈魂的不死，與對神的信仰。一般挨餓的人民傾心共和，艱苦備嘗，他們看見他們的希望已成泡影，羅伯斯庇爾的突然敗滅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山嶽黨的分裂逐漸顯明了。羅伯斯庇爾于一七九三年十一月間已經在雅各賓俱樂部攻擊無神論。他代表通常人的觀點，以為受教育的人可以不要宗教，而民衆必須信奉宗教。他說：『無神論是貴族式的。一個聰明正直的神保佑無辜受累者，而懲罰有罪而倖逃法網者，這種思想完全是民衆式的。如果沒有神的存在，我們必須創造一個。』

我們行將看見他後來真正創造一個神。

當着這個時候，丹塘派尚與羅伯斯庇爾共同反對無神論，德斯冒靈創辦一種新報，名為『老科德利』。他的夫人渚布列息斯（Lucile Duplessis）曾給予他一種熱烈的愛情和財產，遂使他一時潛伏在甜蜜的家庭中而不問時政。但他此刻又出來了。他是特為攻擊黑伯特派而辦報，並且得到羅伯斯庇爾的贊成。不過德斯冒靈更進一步攻擊黑伯特派，不應當圖謀用最決絕的手段去對付共和國。

家的仇敵。革命法庭此時在巴黎極爲活動；叛逆的將軍們相繼被誅，而使用假鈔票的人或參預詭謀有干國法的人差不多每日都要斬殺若干。在各省也盛行同樣的恐怖政策，取締嫌疑犯的法律使各處的監獄都充滿了囚徒。

德斯冒靈不知是因他的怒火中燒，還是因受了丹塘的影響，他旋即攻擊革命政府。他對於黑伯特派會加以勾結辟特的罪名；他此刻則將達細托斯 (Tacitus) 對於古代羅馬專制的不朽的描寫，轉用在革命政府及其機關上面。他將告發者比作古代羅馬的告訴者，並且說道：告發者既是這樣，裁判員也何嘗不如此；本來應當保護生命和財產的法庭變成了屠宰場，其中所謂宣告死刑與沒收財產就是屠殺與搶劫。』他將取締嫌疑犯法令的影響比諸列羅 (Nero) 下的狀況，他說：『一個人自己如果不願陷入殺身的危險中，他對於他的朋友和親戚的死必須表示歡樂。在列羅之下，許多被殺的人的親戚走出來感謝神明，並懸燈結彩誌慶。

人們至少須裝出一幅滿意的面孔，一幅愉快而安靜的面孔。他們害怕，然害怕這一點就像形跡可疑。一切都歸納在形跡可疑這個專制魔鬼之下。一個國民如果是名聲卓著，他便是王公的勁敵，可以引起一種內亂。形跡可疑呀！反之，一個人如果不求名譽苟活偷生，他這種隱居的生活又惹起別人的注目。形跡可疑呀！你們如果貧窮，那你們必定受完全特別的監視。沒有人能像一貧徹骨的人那樣勇敢。形跡可疑呀！你們如果具有一種憂愁抑鬱的性質，或是衣冠不整，那你們總是專心致志想望政治的清明。形跡可疑呀！一個人如果富有道德，動循法度，他便是一個新的布洛托斯，他的顏色一變，就可以埋怨可愛的宮廷。形跡可疑呀！他如果是一個哲學家，演說家或詩人，這個著名的人便只缺少一事，就是和統治者一樣。形跡可疑呀！他如果在戰爭中得到名譽，那他挾着他的才能更加危險！他要是一個弱閻的將軍，便容易對付。他如果叛變，他不能將全軍交給敵人，一個

人也逃不出來。但一個有功的軍官一旦叛變，沒有一個人能夠救得出來。最好是完全罷黜這樣的人。至少不要忘記速使他們離開軍中。形跡可疑呀！當一個人是統治者的孫子或親戚，那可更糟了，因為他可以覬覦大位。形跡可疑呀！所以一個人無論具有何種特質，如不為專制的工具，即不免要引起專制者的嫉妒，而加以毀滅。一個人據有高位，或辭去顯職，都是犯了罪。但一切罪中最大的罪是不腐化……說會被他的奴隸和仇敵所賣，為他們所刺殺，他如果沒有仇敵，那他的密友，親信人或兒子會做刺客來刺殺他——總說一句：在這種政府之下，一個著名的人能夠善終，或一個在職的人得保首領以歿，那是非常之少的，人家可以將他當作一件新聞登在報上，而歷史家可以將此事作為百年紀念中的珍聞。在這種執政官之下，有一個教士死在他自己的寢室中，這便是一種真正的奇事。」

德斯冒靈以生花的妙筆寫出這種可怕的諷刺之詞，引起極大的注意。

德斯

冒靈的作品是勇敢活潑，談諧，但不審慎。因為反動派看見這種對政府的攻擊，發出憤怒的笑聲，必定引起山嶽黨的分裂。『老科德利』風行全國，並且發生絕大的影響。當德斯冒靈提議設立一個特赦委員會時，許多人相信恐怖主義的終止期快到了，因為在不久之前，羅伯斯庇爾也令人議決組織一個公平委員會。

公安委員會開始搖動，因為德斯冒靈愈加指出他的黨是志在使革命停頓，里伯特派的勢力便愈加澎漲。大家都承認這種停頓必定出現，不過黑伯特派以為當共和國家的仇敵仍具有勢力，外國仍以兵戎相見時，這種恐怖制度是必要的。同時從里昂回來的哥羅德波贊助黑伯特派，而向來免除德斯冒靈的報紙檢查的羅伯斯庇爾則拋棄德氏了。他和他的同學德斯冒靈在雅各賓俱樂部中決裂了，他提議焚燬德氏的報紙。德斯冒靈用福祿特耳的話答道：『焚燬不是答覆！』他此刻與羅伯斯庇爾的仇隙已成，依照當時的狀況講，這種仇隙只有一種流血的

出路。

黑伯特派的霍森與威色因完全沒有根據的罪狀而被逮捕，但旋即釋放。革命委員會此刻有所籌商，牠決定在一方面剷除丹塘派，因其過于溫和，妨碍革命向前發展，在另一方面打倒黑伯特派，因其過于激烈，牠的無神論足以敗壞革命。

這些講道德的人却不擇手段。依照他們的觀念講，丹塘派和黑伯特派都不是有道德的人，所以必須加以剷除。青年的聖約斯特擔任在國民會議攻擊左右兩派。他斥責丹塘派是要將共和國變成一個妓女，而黑伯特派是要將共和國變成一個狂醉的女子。(Fa chian) 他說：「國民啊，你們是要共和國。你們對於牠所決定的事體如果表示不願意，那人民一定因牠的支離破碎而被埋沒其下。凡對於被捕者表同情的人應當受罰；凡不要道德的人應當受罰；凡不贊成恐怖政策的人應當受罰！」

羅伯斯庇爾對於溫和派與過激派馬上加以指摘。他說，在現今的狀況之下，不能依照和平的法律去統治。革命政府是以自由的專制政治去抵抗絕對的專制主義。他以為過激的革命派要解散國民會議，實行一種專政。然羅氏的真意所在，只是要打倒左右兩派，以便樹立他自己的專政。

各方面互以流血的慘劇相恫嚇。德斯胃靈說聖約斯特『虛榮心重，他的肩膀誠惶誠恐地支持着他的頭顱，好像這就是一種聖餐！』聖約斯特回答道：『我要他像神聖的笛安尼息阿斯(Dionysius)一樣將他的頭掛在他的腋下。』

二六 黑伯特派的傾覆

在這兩個被攻擊的派中，黑伯特派是一個最強健的，因為牠統制着巴黎公社，並且得到巴黎民衆的擁護。公社因為曾經擔任供給巴黎的糧食，甚為人民所愛

戴。當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的冬季正是嚴寒之際，要想取水，非常困難，至于人民所用的木材，也必須從遠處的林中運來。生活品十分稀少；婦女們在破曉的時候就已經列隊站在麵包店的面前。肉類、蔬菜和豆莢都甚缺乏，公社對於巴黎居民每十日只能爲每人備肉一磅。但他總是盡力做去；牠需要生活品預爲購買；倘若沒有牠的活動，則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這個冬季的饑荒必定減少許多人口。

但在黨爭的狂熱中，講道德的人們不把黑伯特派這種功績當作一回事。國民會議自聖約斯特作一種演說之後，即予公安委員會以更大的全權。聖約斯特——和德斯胃靈一樣，——不惜毀謗黑伯特派。有人說這一派爲列強所收買，牠的任務是假手于過分的行爲，即假手于無神論使法蘭西共和國爲歐洲所不恥，于是使國家趨于滅亡之境。但在此等讒言蜚語的後面藏有一種階級爭鬥，人們只能感

覺到這種爭鬥，而不能予以一個名稱。因為國民會議和公安委員會的政治家很知道巴黎公社繼承馬哈特的遺教，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牠的步驟已經超過德國國家的範圍，使有體面的國民感覺切膚之痛。他們不敢公然將勞動人民的利益和中等階級的利益分開來，因此要攻擊黑伯特派，只有借助于最惡劣的蜚語讒言，以求一逞。

黑伯特派看見牠自己是被威脅了。當時有一種謠言，說牠要引起政變，實行一種專政，全部政府的權力當置諸一個大裁判官所主持的法庭之下；一個檢察官做原告，一個大元帥擔任消滅內外仇敵。巴協將做大裁判官，霍森將做大元帥。但此等罪狀純是憑空捏造的，巴協從未被控告過。

黑伯特在科德利俱樂部說，世間最壞的東西不是賊而是野心家，這就是指羅伯斯庇爾。黑伯特派人在這個俱樂部中將人權宣言擱置起來，他們似乎預備一

種暴動 他們既沒有計畫，且又有一種優越的勢力與之對峙。假手于這個俱樂部本來可以引起前城的一種暴動，不過這個動作比較遲緩的機關不容易使之發動。公安委員會的力量較強，行動較速，三月十三日的夜間黑伯特派的領袖如黑伯特，霍森，穆穆霍，威色，渚克鶴克 (Ducroquet) 和索穆 (Saumur) 都被捕。此外，時常招待黑伯特派的荷蘭銀行家和愛國者科克 (Koek) 德斯菲 (Desfieux) 渚布桑 (Dubuisson) 白葉哈，布霍立 (後面三人曾為渚膜黑處的雅各賓派的委員，而布霍立為著名的政治家科尼慈 — Kaunitz — 的私生子) 以及在汪德統軍不善而被殺的葛捷洛 (Jucineau) 將軍的妻子，和德意志的貴族克羅慈 (他是國民會議的議員) 都相繼被捕。羅伯斯庇爾曾將克氏逐出雅各賓俱樂部，因為他據有十萬佛郎的租金，並且是一個世界共和主義者，他關懷波斯與穆洛穆達帕 (Monomotapa) 的利益甚于關懷法蘭西的利益。可憐的克羅慈以為他的世界

共和國至少是和羅伯斯庇爾的道德國家一樣真實的。

幾天之後，述默特、爵柏爾和巴協也被逮捕。巴協被奪去市長之職，並當作嫌疑犯看待。

黑伯特派人的審問經過三日之久；被告被人加上一切不名譽的罪名——他們被控為偷竊衣服——而他們辯護的方法也差不多完全剝奪了。霍森說：「這是一種政治審判。你們證明自己無罪的文書和準備有什麼用處啊？你們還是要被判為有罪的。你們已經竊竊私議，此事幾時會出現；現在表現你們知道準備帶着勇氣而死！」

被判決的諸人于一七九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處死。他們在就死的途中爲人所嘲笑，因爲王黨中有一批人集合起來，要看革命的公社的毀滅。霍森與克羅瑟在斷頭台上表示很大的勇氣。

革命軍被解散。述默特與爵柏爾也被處決，有人在法庭面前加述默特以意圖餓死巴黎人民的罪名，他默不作聲，只是表示一種輕蔑的樣子。巴黎公社的各項位置由羅伯斯庇爾的信徒分別擔任。

所以羅伯斯庇爾自和革命前進之後，他要停步了。反動已經在此處投其所好。

黑伯特派受一班歷史家的毀謗，非常厲害，這是一切從事貧民事業的黨派所不能免的。牠的中間也許有好些過火的人，但牠的共和的愛國主義和其牠黨派的主義是一樣真實的。牠變成階級仇恨的犧牲品，變成狹隘的道德國家觀念和講道德的人權力慾的犧牲品。但公安委員會于破壞巴黎公社和毀滅其首領後，牠將牠自己所棲的枝子砍斷了。巴黎人民對於公社的人員非常信任，因為他們於人民缺乏食物之際，時常爲之籌備糧食。在將來的時候，他們雖申訴缺糧的痛

苦，也沒有人睬，他們只是更嚴厲地被要求去抵抗共和國家的仇敵。巴黎人民對於黑伯特派人的被殺不像公安委員會中人所預期的一樣，是容易忘懷的。自黑伯特派傾覆時開始的反動將一班講道德的人和整個的山嶽黨都吞噬了。

二七 丹塘派的傾覆

黑伯特派的領袖們差不多還沒有滅亡，公安委員會即準備殲滅山嶽黨的右派——丹塘派。因為羅伯斯庇爾恐怕他將一班最決切的革命家送上斷頭台之後，人家將疑惑他自己傾向溫和派。殺掉溫和派的領袖就可以證明他並不右傾。丹塘有一個長久的時期住在他的家鄉阿息瑞阿伯（Arcis sur Aube）他帶着一種淒慘的情緒離開該處。當他應朋友之召來到巴黎後他和羅伯斯庇爾交

接一次。這兩個革命領袖前因德斯胃靈的介紹而結成朋友，他們此時相對，十分冷淡，彼此的意見分離，不復能接近了。丹塘雖看見大禍臨頭，也無所舉動。但他又何能爲力？逃走麼？那一個將收容他呢？他如果要在國民會議用他的洪亮的聲音發表主張，藉對政府作先發制人之計，然國民會議是否不黨于羅伯斯庇爾和公安委員會，總是一個疑問。他對於他的悲慘的命運絲毫不以爲意。他以其爲『與其自殺，不如被殺。』他說他活得生厭。一個朋友勸他逃走，他回答道：『一個人能夠將他的祖國放在鞋子內帶走麼？』

一七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晚上，一個職官向他洩漏公安委員會討論逮捕他的消息。丹塘回顧自己革命的歷史，答道：『他們不敢這樣做！』

然他們竟敢于這樣做了。

威權並茂的公安委員會因聖約斯特的報告，于是夜發令逮捕丹塘以及德斯

胃靈，塞協列，拉克霍伊，(Lauric) 費利薄，威斯脫曼，和丹塘派多人。丹塘的信徒如霞博，亞克浪提，巴集黑，和其他四人因為射利的緣故，偽造一種法令，以致身羈囹圄，此刻當局故意將偽造法令的訴訟和丹塘的訴訟渾在一起，將一切被捕的丹塘派人提到一個法庭同時審問。丹塘派和黑伯特派一樣，也是被加上收受外國賄賂的罪名，不過黑伯特派是用過激的方法去顛覆共和國，而丹塘派是用過于軟弱的方法去顛覆共和國。人們對於丹塘總是提起舊的罪名，就是他為宮廷所收買，並且在比利時犯了搶劫的案子，然據我們的判斷，這兩樁事沒有實在的證據。丹塘在國民會議和各俱樂部中得不到幫助，但當巴黎聽到丹塘被捕的消息時，頗呈騷動的現象。丹塘的朋友列現德在國民會議要求提出被捕諸人。羅伯斯庇爾以優越的口才和恫嚇壓倒列氏，當他高呼：『我們無須偶像！』時，國民會議即大加讚許。聖約斯特宣讀一種制作巧妙的報告，他將一切讒言蜚語加在被捕

諸人的身上，並且描寫他們是些被外國收買的不道德的人。國民會議相信這一切事都是真的，一班代表對於各委員會的權力有些害怕，他們爲自保首領起見，對於殺戮丹塘及其朋友特表示同意。

被捕諸人幽禁在盧森堡，丹塘在裏面口出粗言，而德斯胃靈曾與他的年輕貌美的妻子度過一種甜蜜的生活，此刻則寫些最感動人的不朽的情書，以寄相思。但丹塘和他的朋友在法庭面前是很有勇氣，毫不屈服的。他們似乎以爲總有逃避斷頭台的希望，以他們矜矜于訴訟的程式，並滔滔不竭地替自己辯護。他們在法庭聽訟之中所有答詞頗爲新穎而耐思索。丹塘對於詢問姓名、年齡和住所時答道：『我是丹塘，在革命中久已著名，年三十五歲；我的住宅馬上就會歸于烏有，我的名字將長留在歷史上。』

人民大批地擁入法庭來看著著名的革命領袖在法庭前面受審判；當德斯胃靈

美麗的妻子很失望地找錯了丈夫的牢獄時，已經引起旁觀者的同情，而發生騷擾。丹塘如雷一般的聲音將人民激動了；他的聲名遠大過主席的鈴聲。陪審官游移不決，各被告愈加迫切地要求和他們的原告及毀謗者對質。但法庭藉口于受被告的侮辱而終止辯論。他們都被宣告死刑。大家在最後一次聽見丹塘的可怕的聲音，他說道：『我們是爲幾個卑鄙強盜的野心所犧牲，但他們不久將取得他們 罪的勝利的結果。我拖着羅伯斯庇爾，……羅伯斯庇爾跟着我來！』

這種預言畢竟靈驗了。

丹塘派于一七九四年四月五日處死。他們死時神色自若，丹塘要求劊子手將他的頭給人民觀覽，此事也是照辦的。

丹塘具有絕大的精力，他曾于外國仇敵進攻，國內反動派騷動之際拯救了法蘭西，而他的結局畢竟如此。他的爲人十分兇猛，但並不陰狠殘酷。德斯胃靈也

和他同死，德氏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有詩意的人物，他的尖刻的談諧常是發生他自已所不願意的壞結果。他坐在囚車上回想七月十二日在王宮召號人民持武器反抗宮廷的事，很痛苦地說道：『這就是第一個宣傳自由的使徒的代價！』可憐的德斯胃靈啊！這種革命便是鐵像也打得粉碎，德氏過于柔弱，自不足以櫻其鋒。這兩個朋友曾盡力使革命發揚。他們後來在不適當的時機中要求運用和緩手段，而他們的頭顱遂落入劊子手的手中了。

二八 三角執政

自從黑伯特派和丹塘派傾覆後，羅伯斯庇爾表現為共和國家的第一個人物；再沒有一個光輝燦爛的名字足以和他的聲名相匹敵，也再沒有一個人像他這個阿哈的代表一樣經歷過革命中的一切大事件。他自將道路掃清後，他的專政是

由環境中自然而形成的。他協同他的無條件服從的朋友聖約斯特及科頓統制公安委員會，復假手于公安委員會統制國民會議。羅伯斯庇爾將他的黨徒安置在一切重要的職位上，他要在國民會議之外鞏固他的勢力。革命委員會中盡是這些人。巴黎公社實行改組。佛煖隙阿 (Fleurbaey) 做市長，潘伊安 (Payan) 做國民總辦；潘氏是代替從前的檢察長述默特的。他們兩人無條件地服從羅伯斯庇爾；國民軍的總司令愛理阿對於羅氏也是這樣。革命軍被解散，因為內中最大部分的人屬於黑伯特派。政府的各部均被撤消，另設十二處處理國家的事務。各處的職務為管理與領導，計分：一、警察與司法；二、公共教育；三、農業與技術；四、商業與倉庫管理；五、公共建築；六、公共救濟；七、郵政、運輸與使領事務；八、財政；九、民軍的組織與動作；十、海軍與殖民地；十一、軍器；十二、外交事件。所以政府是從牠的久已名存實亡的各部過渡到公安委員會，此會的機關就是十二處。科德利俱樂部被封

閉，因為當局希望藉此完全斷絕黑伯特派活動的途徑，至于雅各賓俱樂部仍聽其存在，作爲一個被承認的並由政府推進的民衆團體，羅伯斯庇爾始終以此處爲他的日常講演台。反之，巴黎各區會議均被取消，這是一種招怨的舉動，因爲一般工人向來參加區會，每星期所得的兩佛郎——在這個失業和困苦的時期中，這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幫助——此刻也隨區會的取消而歸于烏有了。

就上列的措施講，統治道德與恐怖的共和國的外表機關是構成了。羅伯斯庇爾自己擔任警察處，此舉很足以表現他的特質。在黑伯特派和丹塘派的傾覆中，嶄然露頭角的聖約斯特此時同羅伯斯庇爾站在共和國家的頂點上。這個青年人已經將他的政治見解和要求作成種種方式，他很冷靜地推行此等方式，沒有絲毫憐惜的感情參雜其間。他的決心和狂熱使他表現得猙獰可怕。他具有種種計畫，不過此等計畫巨大的形態現在很少存留的。他想改造整個的社會，使社

會依照盧梭的理想回轉到一種自然的樸素上去。他想使法蘭西變成一個民主主義的農業國家；關於道德方面，他要限制食肉。他總是很着重地說一個人有麵包權，有生存權，一七九四年五月三日因他的提議而有下列的議決，即：『愛國者的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共和國家仇敵的財產當充作謀公眾幸之用。』爲推行這種議決案起見，特規定一切社團當製成一種愛國貧民的表冊。此等貧民當由共和國的國庫予以維持。公安委員會的正式代言人巴痕黑——他依附于羅伯斯庇爾，聖約斯特和科頓三角執政之下，將于潮流轉變中離開此執政——用政府的名義提出一種法令，剷除困苦與行乞。這樣做來，未免太容易了。這種法令規定出賣一切醫院及其財產和建築物，因爲公共的慈善事業只能由共和國來擔任。國家對於貧民應分給土地，予以工作，如無工作，當予以維持，他如生病和殘廢當保證其生活，並教育其子女。

此等方法是在一時迫切的要求中發表出來的，因此牠們對於人民重新潰爛的困苦傷口也只能彌縫一時。然此處也不能超出國家慈善事業的範圍，甚至於勞動權也包括在內。羅伯斯庇爾和聖約斯特政府的經濟手段十分欠缺。鈔票又從新跌價。此項紙幣在一七九三年十二月還達到百分之五十一分半的價格。但此刻的鈔票有一落千丈之勢，而以斷頭台對付操縱金融與盤剝重利，也不能阻止鈔票的跌價。從一七九四年一月至七月，鈔票從百分之四十降至百分之三十一，後來恐怖制度的壓迫突然撤消，鈔票的下降愈加迅速。

公安委員會有許多巨大的工作要做，這差不多是任何時代的政府所未嘗有的。羅伯斯庇爾、聖約斯特和科頓指導一般的政治，痕黑是委員會的報告人，卡姆邦擔任財政，俾約·瓦黑列和哥羅德波擔任與各郡的交通，卡洛特始終擔任軍務。聖安德黑和里德常是被派往各省從事徵發，或懲辦叛徒。各項工作——像卡

洛特後來告人的一樣——非常忙碌，一班職官必須互相代替簽字，因為大家沒有工夫互相接觸，並且每天常是要辦六百種案子。這些秉政者差不多不暇飲食，卡洛特自己常在一個平常的飲食店中急忙吃一點食物，又跑去作工。

三角執政——牠的政治原則為道德與恐怖——已經踏入一條危險的道路上。牠總是飄搖于革命的行動與反革命的勾當之間。羅伯斯庇爾專政的力量是在政權的一致，這種一致是由他的威望，他對羣衆的勢力和他剷除一切著名的反對者造成的。不過這種一致可以被破壞，於是道德的和不腐化的羅伯斯庇爾專政的全部矯揉造作的建築物即刻就要倒塌。公安委員會如果不服從三角執政，或國民會議如果與公安委員會相爭執，則羅伯斯庇爾的專政便成泡影了。

同時三角執政盡力之所能及去鞏固牠的政權，而國民會議也屈服在恐怖之下。

道德是由國家用法令規定的，凡政府的一切佈告都有道德的足跡。謙遜，忠直，公正，知足——總說一句，當局要將羅伯斯庇爾的全部道德學說灌輸給羣衆。但此等名詞仍不過是些名詞，牠們不能夠掩飾道德的共和國家的弱點。因為講道德的人另一種政府的原則——恐怖——在羅伯斯庇爾專政之下是過分地發揚了。

二九 恐怖

這個時候的恐怖政策打倒了公安委員會在法蘭西內部的一切仇敵。各大城市的暴動，隙風黨人的暴動和汪德的暴動都已告終，各省的法庭將共和國的仇敵大批地判處死刑。然將爭鬥激烈以致黨派仇恨最深的幾處地方不計則犧牲的人數並不像通常描寫的那樣多。這幾處地方如下：在北方為阿哈附近，列鏘（Joseph Lelou）以公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來到此地，殺戮一批人。在南方則麥

格列 (Maignet) 于阿哈池 (Orange) 設置一個法庭，判處許多死刑，麥氏自己是專心致志用刀劍來推行恐怖政策的。在南特則有卡隙兒 (Carrier) 的虎踞，當荷蘭的軍隊經過汪德時，牠們所有俘虜送往南特，大批地被殺死了。在這等可怕的悲劇中還夾着些殘酷的和流血的把戲；卡隙兒發令將大批的人投諸水中，于是一像南特革命委員會的會員後來宣佈的一樣——有赤身露體的男女，一對一對地被綁着投在水中；各俘虜也有被裝在船內，將船洞穿，沉入河中的。人們稱此舉為共和的婚禮與洗禮。關於此等事，道路相傳，每多失實，這是沒有疑義的；不過許多開頑笑的流血的名詞也足以指明當時的人習于殘酷，並且是以法蘭西人輕浮的心理而造成此等名詞。大家稱斷頭台為國家窗戶 (Nationalfenster) 或國家剃刀，並有所謂『紅刀』有所謂被斬首者『注入的袋子』。我們一想起法蘭西人民所受的兇橫和長久的壓迫，便知道恐怖制度的過火處，我們並且會看見山

獄黨傾覆以後，一班革命者所受的流血的懲罰和他們的仇敵前此所受的並無區別。這種恐怖的風氣其根源是在這可怕的騷動時代的精神中。此外還有一可述之事，就是德意志著名的學者施萊德（Eulogius Schneider）曾在亞爾薩斯推行恐怖制度，並且做過斯居拉斯堡革命法庭的檢察官，公安委員會此刻令聖約斯特將他逮捕，並由革命法庭判處死刑，他的罪狀是濫用職權。

巴黎革命委員會將一班著名的首領很迅速地一個一個當作牠的被告了。隙風黨人如羅蘭夫人，阿里安，將軍們如盧克列，渠斯提列，烏霞德，博阿列，和俾浪，以及巴拉夫，德博，霞白，丹塘，黑伯特，克羅慈，王后，伊利雜，伯慈，郡主都被送上斷頭台。革命法庭的活動因此開始陷入一種無意義的屠殺中；人們竟為殺人的緣故而殺人。當這種法庭創設之初，即因一個廚娘願意奉戴君主，並反對她的愛人去當兵，遂被斬首，這就是其他千百案件的一個例子。當革命法庭找不到著名的囚徒供

其犧牲時，牠即殺戮一大批貧苦和不著名的人，至于他們的罪狀幾乎沒有提起的價值。手藝工人，農民，用人，廚夫，縫婦，洗衣婦，以及各種各樣的婦女恒因微小的罪過而斷送生命。我們試舉出一些例子來。

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五日路易十五的臭名素著的情婦德巴立被殺。她駭極而啼，瑟縮而死，這是和她的本性相符的。繼她之後而死的，總是些無名之人。有一個青年人叫做格霍德爾(Grudel)的因爲在鈔票上寫着：『君主萬歲！』遂被處死刑。一個貧民學校的四十六歲的女教員也遭遇同一的命運。蘭掉兩個皮匠因爲對於貧民所供給的『鞋子不好』必須于十二月二日走上斷頭台。荷蘭一個富有的銀行家汪德尼威(Vandenberg)及其二子並隙風黨的代表洛爾(Noel)均被處決，繼他們之後的，是十二月九日被殺的四個裁縫，和一月十二日被殺的一個三十四歲的妓女。在此等時期之間又有一批前知事，教士和軍人被殺；

僕役常是和主人同死，如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個女僕和她的六十歲的女主人同死，以及德巴立的侍女和德巴立同死的例子是。在犧牲者中常發見一些德意志人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一個四十一歲的柏林婦人被殺，三月二十五日有居利的默集格 (Merzig) 三個工人被殺。

這些被犧牲的人大半雜亂無章地死在一起；繼俾浪將軍而死的爲三個婦人，內中一個維也納人名羅薩利·亞爾伯特 (Rosalie Albert)，是一個往來于王宮的妓女；繼盧克列大將而死的是一個貧窮的製造肥皂人。一月七八兩日有兩個婦女被殺，內中一個名列金節 (Leikinger) 的不律塞人因爲定了一份王黨的報紙而處死。一月十六日有兩個婦人，一個理髮匠人，和一個書記被殺，這個書記是因詛咒國民會議而遭慘禍。在一月間尚有四個青年婦女被殺，在二月間有九個婦女死于斷頭台上，內中有兩個女教士，一個侯爵夫人和一個農婦。二月間的

犧牲者除掉貴族外，大半爲製麵包人，舊貨商人，馬夫兵士，理髮匠，日工和農民。三月二日一個鄉村中被殺的有一個牧師，一個市長，兩個農民，一個磨坊主人，一個釘馬蹄鐵者和一個製木屐人；在六日被殺的除霞塞爾（Crancé）和德威列（Devaine）兩將軍外，還有一個六十歲的農民。

這種夾夾雜雜的殺戮是沒有停止過的。三月十七日一個貧苦的少年女僕和兩個農民，兩個騎士一同斬首了。三月三十一日，霞蒲·盧隊（Champ-Laurier）夫人被處決；因爲她對於她的丈夫的被殺指爲一種專制的行動。

自黑伯特派人和丹塘派人被殺後，革命法庭的舉動更無限制了。牠要將各種各樣的犧牲者特別列在一起。德意志的學者施萊德同死的伴侶是一個雜貨店的幫手。四月十三日述默特，爵柏爾同着黑伯特夫人及德斯冒靈夫人被處死刑，艷麗的德斯冒靈夫人——她的小孩子們曾在羅伯斯庇爾的懷中頑耍——帶着

古代的勇氣，伸長她的披有捲髮的頸去受刑。四月二十四日維濟有三十三個居民被殺，因為他們曾以友誼的態度接待普魯士軍人；在那個時代的城外有十二個婦人，一個皮匠的七十歲的妻子，一個七十五歲的老處女，和好幾個從十八歲至二十二歲的女子被處決。此等現象不足以感動裁判官和劊子手，但厭惡此等屠殺的人民殊多傷感。五月五日三個青年製女服裝的女工被殺；五月八日有二十八個總承徵稅人被殺，內中有一個著名的化學家拉活色（Lavoisier）向法庭主席科順拉爾（Coffinhal）要求緩刑四星期，以便完成一種重要的發見，科氏答道：『我們用不着學者！』五月十日有兩個六十歲的女教士和一個七十七歲的縫衣婦人被殺，二十八日有兩個採集葡萄者，兩個裁縫，一個裁縫的妻子，兩個日工，一個磨坊主人，一個馭者，一個箍桶匠，一個用八，一個縫衣女子，一個煙草工人和一個玻璃匠人被殺；六月十三日有一個裁縫，兩個玻璃匠人，一個木材商人，一個馬車夫，

一個畫工，一個屠夫，一個園丁，兩個裝書人，和漢堡一個二十四歲的洗衣婦人哈馬信（Hamassin）被殺。這個可憐的洗衣婦人犯了什麼罪呢？也許是因反動進步，她替王黨的人洗過衣服。

自此以後，每日所殺的人更多；一直達到八十人。當六月十六日已經殺了五十四人；內中有三十九個工人，十個用人 and 雇員。

以上所舉的一個例子已經夠了，因為一直至羅伯斯庇爾傾覆時為止，每日殺人表上差不多長久保持同一的比例；每殺五十人，內中約有四十八屬於貧苦和勞動階級，凡此等階級的人就是羅伯斯庇爾自己從前所稱的人民。

一班裁判官——特別是主席德馬以橫暴著名——暴戾恣睢，以殺人為能事，就是兩個委員會的好些委員也似乎是要過度地推行恐怖制度，藉以表示他們的愛國的意識。他們互相競爭，這種競爭犧牲了許多頭顱。我們只要舉出一次大屠殺

來作例子。有一個從前做用人的拉德密哈爾 (Ladmiral) 行刺哥羅德波，但沒有擊中。人民對於哥羅德波大表同情，羅伯斯庇爾看見這種情形不免發生妒意。他也必須找他的行刺者。當一個二十歲的過度興奮的女子客息利·黑盧爾特 (Cécile Rousset)——她是一個製紙工廠主的女兒——來到羅伯斯庇爾的住所訪問主人時，她即被執了。她的衣裝中發現兩把小刀，當她說出：『我要看看一個專制魔王是什麼樣子！』這句話時，人們便以為她的行刺的詭謀已有鐵證了。人們指拉德密哈爾和客息利為辟特所唆慫的大詭謀的領袖，凡姓名職業和她們有關係的人，都被視作共同犯。客息利的父親，兄弟，和姑母都被告發。聖阿馬哈特 (Saint Amaranthe) 夫人及其兒子女兒，女婿和女婿前此的愛人連帶他們的僕役都被株連。他們一共有六十一人，內中有十個婦女。所有一切抗議和拉德密哈爾不認識此等人的供狀均歸無效，他們被視為同一詭謀中的黨羽，判處死刑。

于六月十七日穿起紅衣，作爲『弑父的兇徒』送上斷頭台了。這種非常的訴訟大半是由瓦笛（Vadier）這老人促成的，因爲他知道聖阿馬哈特家中是一個賭窟，據說羅伯斯庇爾的兄弟曾在此尋樂。他妄藉此舉與羅伯斯庇爾和解。

當時又發見牢獄中的詭謀，特派的偵探渾雜在囚犯中，揭露他們的議論，他們因此常被宣告死刑。

佛啟·提威兒對於法庭的工作旋即不能措置裕如；他不得不請代理人，後來法庭必須分科辦事。就是佛啟·提威兒對於大批的屠殺也有些害怕他有一次夜間過塞列河橋，對伴着他的人說，他覺得塞列是一條血河。

人民對於革命法庭從未表示一種特別的同情。他們深知此等屠殺大半犧牲了他們的同類，並且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因此他們對於送往殺場的囚車，口頭常發出厭惡的聲音，囚車所過之處，沿街的居民特將他們的舖店關閉起來。

政府于是令囚車由前城聖安托列經過，牠以爲此處革命的工人必定贊成這種殺戮。但工人們也厭惡囚車，他們也馬上將他們的舖店關閉起來。他們甚至于禁止他們的具有好奇心的妻子私自窺探此等殺戮的動作。

在巴黎被處死刑的二千七百五十人中有六百五十個富裕和地位甚高的人。其餘的二千一百人都是些窮人。所以貧苦勞動階級所流血的是講道德的人使法蘭西人民所流的血中的主要部分。他們不懂得，當局要防止歐洲列強聯軍的攻擊，爲什麼必須使貧苦而不知名的工人，農民，日工，婦人，女子，縫衣女和洗衣女流血。當羅伯斯庇爾的使者後來來到前城要求工人起而幫助那些被壓迫的講道德的人時，他們得到一個答案，不免大吃一驚，就是：『當我們餓得要死，你們便以殺戮來營養我們！』

III 神

當充滿犯人的囚車在巴黎街上幢幢往來時，羅伯斯庇爾這個專政者正在思索，對於他的道德的國家應予以一種怎樣適宜的宗教基礎。他最後決定令國民會議議決神的存在和靈魂的不死。

羅伯斯庇爾在他的權力遮蓋一切的意識中，不覺得由大多數的議決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是何等可笑。他于五月七日在國民會議作一次很長的演說，內中有下面的一句話：『在斷頭台上被犧牲的無辜者使專制者坐在勝利的車上神色慘變；當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都葬身墳墓，處于同等地位時，無辜者具有此力量麼？』他詳細說明靈魂的不死可以鼓勵人民，使之具有更大的勇氣和愛國心。被視同僕役的國民會議鼓掌稱讚這些話，沒有一個人敢說國民會議的一種議決

案還不算是一種正確的證據，然牠議決神的存在，牠的法令如下：

『法蘭西人民承認神的存在和靈魂的不死。他們承認能盡爲人的義務就是對神的敬仰。他們要舉行祭祀，藉使人類永遠紀念神及其威靈。此等祭祀當從法蘭西革命的光榮事業，人類最寶貴的和最有用的道德以及自然界最偉大的恩澤取得他們的名稱。草月二十日當舉行奉神的祭祀。』

這種行動當暗中爲懷疑派的法蘭西人所竊笑，這是很容易想像的。但這個挾着道德，恐怖與神三者做武器的專政者馬上當感覺到，國民會議對於他的新宗教只是在表面上加以贊成。

一七九四年六月八日舉行祀神典禮，這又是由畫師塔衛——羅伯斯庇爾熱烈的信徒——佈置的。人民的參加並不像對平常國家大典禮那樣踴躍。羅伯斯庇爾是日被舉爲國民會議的主席，他出現于禮堂完全像一個大教主一樣，典禮的

第一部分在渚伊列隙宮的花園中舉行。國民會議佈置一個圓形劇場，由各種的男女老幼前來參加。各代表都佩着小花球；小孩子的頭上插着紫羅蘭，青年人的頭上插着石榴枝，男子的頭上插着櫟樹枝，老年人的頭上插着葡萄枝和橄欖枝；婦女們則提着花籃。羅伯斯庇爾在音樂悠揚中，穿着淺藍色的禮服——這種放蕩的顏色是他自別于他的同僚之處——像一個凱旋者一樣，大步而前，作一種很富于詞藻的演說。他隨即走到一羣粉製的像前面，這些像是依照他的道德的計畫，代表乖離，無神論和自私自利，並且應加以毀滅。這個新的大教主用一個火柱引燃這些像，而聰明智慧的像當由這些焚燬的像的灰燼中上升出來。但這個像上升後，頗為煙所薰黑，引起國民會議的竊笑，有人說，新教主的聰明智慧已經暗淡了。羅伯斯庇爾又作一次演講，他所說的是關於改信宗教的問題。國民會議旋往馬斯費爾德場，由羅伯斯庇爾走前幾步為領導。這種隔離引起國民會議代表們的憤

怒；有人聽見專制魔王這個名詞，又有人向這個昂然自得的專政者呼道：『榮辱之間相去無幾！』此人就是俾約·瓦黑列。

馬斯費爾德有一個小山，山頂上植有一根樹。大家屈身致敬，人民唱歌以奉神。一般青年則抽出佩劍，以擁護祖國與共和自誓。羅伯斯庇爾旋又作第三次演說，他的結論是：『讓我們今日大大地快樂一天；到明天我們將再和困苦與專制作戰。』

這種典禮以人民游樂而告終，不過羅伯斯庇爾的驕傲態度引起許多反感，因此更增加他的仇敵。大家料他要實行一種政變。但他以為時機還沒有成熟。

三二 一七九四年的遠征軍

共和國龐大的武裝是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四年冬季配置完竣的，卡洛特為

驅逐聯軍起見，特在北方和東方駐紮四大軍。當國內流血的黨爭劇烈，和恐怖政策得勢的時候，統軍的將領竟能高舉共和的旗幟，獲得勝利。

北方的軍隊是由俾施克儒 (Pichegru) —— 他當時尚是一個共和主義者 —— 統率的。俾氏原來是布隙列 (Brienne) 軍務學校的教員，並曾參加美洲的革命戰爭。他因具有很大的才能，所以馬上就變成一個將軍。他此刻越過北方的疆界由西佛蘭德進逼英荷聯軍，于一七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托列大敗聯軍。比利時再被克服，牠的要塞也投降了，俾施克儒侵入荷蘭，荷蘭的人民很熱烈地歡迎他，並且共慶他們得脫離英格蘭阿哈池的羈絆。俾施克儒連用一種策略佔據重要的波墨爾島 (Bommelinsel) 隔斷了荷蘭英格蘭軍隊，便可以開始完全克服荷蘭的工作。

統率珊布黑和馬斯軍隊 (Sambre- und Maas-Armee) 的爵丹——聖約斯特

以國民會議和公安委員會的代表的資格駐在軍中——被命奪取珊瑚布黑，這種任務十分困難，然他畢竟以絕大的犧牲達到目的。聖約斯特受了卡洛特的囑咐，遂盡力督促這位將軍勇猛進攻；此外他這個青年代表也表現很大的精力和勇氣。奧大利的主力軍是由耶西阿斯科博爾格（Josias von Koburg）親王節制的。兩軍于六月二十四日互相接觸，遂有佛媛洛斯（Fleurus）猛烈的戰爭，這是全部遠征軍中流血最多的爭鬥。陣地甚為廣大，法蘭西的戰線擴充到十點鐘的路程。奧軍進攻，被猛烈地擊退了，所以耶西阿斯科親王于晚間下令總退却。爵丹和俾施克儒進駐不律塞，當俾施克儒侵入荷蘭時，爵丹即驅逐奧軍，直至寬恩為止，他使萊因河左岸落入法蘭西的手中。

萊因河的軍隊是由密學（Michaut）統率的，因為河施已因聖約斯特的催促而被逮捕。默倫多爾大（Möllendorf）所帶的普魯士軍和烏姆塞所帶的奧

大利軍都在普化爾慈；英國已經給予他們很多的補助金。密學于五月二十二日在凱撒鬧脫第二次戰鬥中爲默倫多爾夫所敗，迫而退回薩爾（Sarre）但他在此處獲得援兵，遂很勇猛地向敵人反攻。他在亞德斯姆（Edesheim）衝破烏姆塞的防線，于七月十五日在凱撒鬧脫的第三次戰鬥中大敗老默倫多爾夫，普奧軍退回萊因河右岸，而這條大河的左岸全部一直至梅瑟以及密特爾駭（Mittelrhein）都落入法蘭西人之手。法軍對於曾經贊助聯軍的地方，處置頗爲嚴厲，有幾處地方並受重罰。

在上意大利方面，克列曼乘勝長驅入僻蒙特（Piemont）該處的人民把他當作一個解放者，竭誠歡迎他。至于在僻倫列的軍隊，卡洛特特令歸渚爵默。他會古服托郎和謨列（Miller）兩個能幹的將領統率。在栖里（Coref）的西羅牙軍被謨列逐回，法軍此刻並且超過僻倫列山系。渚爵默在蒙特列洛（Monte

Nero) 四日(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的大戰中擊敗西班牙軍；但他自己也和敵軍的總司令烏尼安 (de la Union) 一樣在此役戰死。諷刺和蒙息 (Moncey) 克服拿瓦拉 (Navarra) 進至阿拉哥尼 (Aragonien) 所以西班牙的情形非常狼狽。法蘭西共和國竟到處勝利。但牠在海面却失利。英國海軍大將霍德因帕斯卡爾·波利 (Pascal Poilli) 的幫助，奪得科息卡 (Corsika) 六月一日遙隔格珊特 (Quessant) 的海戰法軍也遭失敗。威拉列爵儒塞 (Villaret-Joyeux) 海軍大將離去布列斯特以便掩護從西印度駛來的二百艘糧食船。英國海軍大將霍威 (Howe) 向法軍施行攻擊，法軍于一次猛烈的戰鬥後——法蘭西戰艦『復仇號』的兵士在這艘將沉的船上特別表現極勇敢的態度——必須休戰。牠喪失七艘兵艦，不過糧食船却安然達到布列斯特港口。

海甸因多三特渚 (Toussaint l' quaverture) —— 一個佔大勢力的勇敢

的黑人；依附法蘭西人，遂又投降法國。西班牙在海甸的勢力因此攔淺。多三特起來援助已經被擊敗的法軍，將其救出重圍，遂由國民會議任他爲將軍。海甸對於法蘭西是居于一種子女共和國的地位，而多三特則爲這個共和國中實在的握權者。

三三一 羅伯斯庇爾的傾覆

祀神的典禮和羅伯斯庇爾在這次典禮中像教主一樣表現引起教士們一種積極的運動。當一般革命者止在紛紛議論他具有反動計畫時，那些反動者即對他發生許多希望。他接到很多的匿名信或是威嚇他或是唆使他從事于一種政變。但他恐怕人家說他要幹反動的勾當，因此失去人心，遂加倍推行恐怖政策，表示他是熱心于革命事業。此等籠絡民衆的轉變在祀神典禮的兩日之後即表

現出來了。科頓在一七九四年六月十日（第二年草月二十二日）在國民會議中對於革命法庭的改革提出一種嚴峻的法律。這種法律將被告所殘餘的一切法律保護的形態都剝奪了；訊問與辯護都被取消。法律上面說：『當法庭宣佈對於被告得有事實上或道德上的證明時，即無須作證據上的審訊。法律對於被譏受謗的愛國者予以愛國的陪審官，使爲之辯護；但牠不准陰謀詭計者得從事辯護。』就是國民會議的代表只要有公安委員會的命令也可以提交法庭，然此事向來必須經過國民會議的允許。革命法庭分爲四部，每一部是由一個主席，三個裁判官和九個陪審官成立的。

甚至于佛啟·提威兒在這樣的法律面前也感覺一種恐怖，致使他出現于公安委員會，作種種陳述。俾約，哥羅和卡洛特令他去見和此事有關係的羅伯斯庇爾。佛啟對羅氏說，這樣的一種法律必定使法庭失去信用。但羅伯斯庇爾很粗

暴地加以反對，所以只有貴族能夠說話。佛啟不歡而退，羅伯斯庇爾這種表現也許是指明他終久願意用恐怖去消滅恐怖。

這種法律在國民會議中激起一種普遍的運動，代表盧安浦（Ruamps）要求停止會議，他說：『這種法律一經通過，那就好像一顆子彈對着我們的頭顱，還有什麼辦法。』但羅伯斯庇爾對於停會發出恫嚇的言詞，這種法律也被通過了。至異日，國民會議至少要使告發牠的代表一事受牠自己的議決案的支配，因在這種意義上對於此事加以議決。然科頓此刻起而攻擊山嶽黨。波哈瑞（Boissy-d'Anglas）出來為這一黨辯護。波哈瑞所表現的勇氣是國民會議中對於反對三角執政時不復常見的。國民會議向波哈瑞鼓掌稱讚。於是羅伯斯庇爾來到演說台上，他的態度與聲音滿帶着命令式，他對於波哈瑞加以威嚇，國民會議又充滿了恐怖的空氣。羅伯斯庇爾的表現完全像一個專政者，這種法律沒有絲毫改變，第二

次又被通過了。

從這個時候起，有六十名以上的代表因恐被逮捕，不敢在他們的住宅過夜。羅伯斯庇爾的偵探布滿各處。這種改組革命法庭的法律大有效驗，因為在四十五日之內——講道德的羅伯斯庇爾的統治尙能延長到這些日子——殺死一千二百八十五人。此等大批的殺戮被稱爲烤麵包。前城的人民對於這種可怕的屠殺，十分憤怒，羅伯斯庇爾在他的傾覆之中當覺得道德政府的戰士所自出的人民是怎樣大變而特變了。

但在國民會議和各委員會中馬上也構成一個強壯的反羅伯斯庇爾的反對派。哥羅德波，俾約·瓦黑列和巴痕黑很小心地將這個道德家專政的基礎逐漸挖空了。他們和保安委員會的各委員互相聯絡，這個委員會的瓦笛，阿馬，(Amat)烏蘭，(Voulland)波哈璫和其他人等從前同情于馬哈特與黑伯特，此刻却決絕

地反對羅伯斯庇爾的道德國家與教主行爲。有人企圖使羅伯斯庇爾成爲笑柄。最初有一個馬蔣提 (Mentheilles) 得到國民會議各委員會的諒解，遞上一封請願書，要求在神的統制之下，凡妄用上帝名稱的人當處以死刑。此事固然可笑，但還有更甚于此的，保安委員會很張揚地將幾個酒醉漢囚禁起來，因爲在道德的統治之下不應當有飲醉之事。此外還有『特阿特母親』(Mutter Taut) 的事件。一小羣過度興奮的人和這個老婦人交接，她遂隨着她的興奮的腦筋，向他們宣傳一個救世主。在此等半癡狂的人中有從前一個加都仙派的修道士 (Karl thäusermönch) 蔣列 (Dom Gerle) 曾與羅伯斯庇爾同爲立法會議的代表，並且從羅氏處獲得一種國民證書，使法律不能加以形跡可疑的罪名。此等私派的人在一次集會被捕，並在特阿特的書信中發見一封致羅伯斯庇爾的未發的信，她在信中稱羅氏爲『她的可愛的兒子』。保安委員會對於此等私派信徒的報告。

是由巴痕黑草成，由瓦笛提出國民會議的，內中滿藏着反對羅伯斯庇爾的鋒鏑，特阿特的名字被改爲特阿斯（Theos，即上帝的意思），所以特阿特母親變成『上帝的母親』，而羅伯斯庇爾成爲『可愛的兒子』，這是很可笑的。救世主的把戲，配着教主的把戲，極爲相稱。

羅伯斯庇爾十分震怒，他決定肅清各委員會中的反對者。他的感覺很敏捷，當他一經懷恨，即難于再調和。聖約斯特曾替羅伯斯庇爾要求在形式上委以專政之責，但公安委員會兩次拒絕，殊使羅氏過意不去。不過政府各員對於羅伯斯庇爾所指出的諸人並不一律送交革命法庭。在公安委員會中，羅伯斯庇爾，暴烈的聖約斯特和機詐的科頓一方面，與俾約哥羅，巴痕黑和卡洛特另一方面之間演出兇猛的活劇。聖約斯特對於性情直率，不懂欺詐的卡洛特竟以死相恫嚇。

羅伯斯庇爾畢竟退出公安委員會，這並不是由于他反對過度的恐怖。因爲

他的朋友聖約斯特和科頓對於他在草月二十二日所促成的法律仍舊不斷地引用。羅伯斯庇爾自己只是想怎樣撲滅他的仇敵。各委員會力求減少恐怖主義，於是議決，凡不滿一千二百居民的地方一切被捕和受嫌疑的人如爲日工，收割者，農民或手工業者，應予釋放。只有因叛逆而被捕的人應當仍舊監禁。各委員會此刻尙不敢多所主張。

羅伯斯庇爾此刻在無條件服從他的雅各賓派中開始彈劾在各委員會和國民會議中的敵人。他不惜對於他的敵人重張讒言蜚語的奸雜網；他在雅各賓派中宣言國民會議和各委員會中有一種反對共和國家的詭謀，這是由英國收買的。他說：『受英國收買的各派從前攻擊公安委員會一般的手段；此刻轉而反對各愛國的大員，希圖藉此毀滅政府的一致與實力。』他令偵探監視他的敵人，至于他自己，要有武裝的護衛，才肯外出。

公安委員會兩次邀請羅伯斯庇爾出席會中，以便他將自己不斷地在雅各賓俱樂部所指摘的詭謀詳加說明。但羅伯斯庇爾不肯出席公安委員會，因為他決定自己在國民會議中反對他的敵人。

他似乎不能夠制勝，因為國民會議如果起來反對他，則他的勢力的立腳點便十分薄弱。

羅伯斯庇爾于第二年炎月八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出席于國民會議，作一種充滿道德詞句的長篇演說，他的語意頗為曖昧。他描寫時局情形，好像每一方面都是失望的。他復和平常一樣，力言他既不是專政者，又不是專制魔王。他攻擊各委員會和國民會議中的各黨派，並稱卡姆邦為流氓。不過這種詞旨不明瞭的演說在以下幾句話中將真意明白表現出來了：『像這樣的壞處有什麼方法可資救濟呢？只有懲罰叛徒，改組保安委員會，洗刷公安委員會，使前者受

後者的節制，使政府的一致居于國民會議最高的一致下面，于是一切黨派在國民權力的重心之下打得粉碎，然後在牠們的遺址上建築公正與自由的勢力。」

國民會議于靜聽這種演說之後，最初議決將演說詞付印，分別送給各公社和軍隊。羅伯斯庇爾似乎是獲得勝利。但老瓦笛忽起來反駁羅氏的演說詞，因此

鼓動激烈的卡姆邦的勇氣，他也發作了。他叫道：『現在是完全說真話的時候了。

一個人使國民會議的意志至今麻木不仁，這個人就是羅伯斯庇爾！』各方面此

刻羣起攻擊羅伯斯庇爾，于是印刷他的演說詞的議決案遂被撤回。羅氏滿懷憤

怒，離開國民會議。他表現不是一個事業家，因為他在這一天晚上竟居雅各賓

派中，將他在國民會議中所作的冗長而神秘的演說，重述一遍。他在結尾時表示

要做烈士——他要感動他的信徒，總是說這一類的話——他描寫在國民會議中的失

敗，並且說道：『我已準備做蘇格列底士（Socrates）安然飲下一杯毒藥。』畫

師塔衛呼道：『羅伯斯庇爾，我和你同飲這杯毒藥！』塔氏的意思是指甯可不飲蘇格列底士所飲的毒藥。

雅各賓派人對於羅伯斯庇爾的演說詞喝采稱讚，出席于這一派的俾約和哥羅爲免受虐待起見，不得不逃走。同時三角執政議決在國民會議的晨會中攻擊他們的敵人，並且要求對此等敵人起訴，並加以逮捕。聖約斯特擔任作成狀紙，並且當場宣讀出來。

羅伯斯庇爾的敵人爲各委員會，山嶽黨和其他牠黨派，牠們于炎月八日的夜間發展一種大規模的活動。牠們都懂得羅伯斯庇爾的演說詞對於牠們自己是何用意；一切黨派都覺得牠們是受威嚇了。牠們互相結合；丹塘派的達理，墨倫，巴哈斯，佛黑霍與板西當格拿斯 (Poissy d'Anglas) 所領導的隙風黨的殘餘分子以及渚哈默列 (Durand-Maillane) 所領導的平原派都有默契；但一切黨派與山

獄黨及各委員會又互相聯絡。大家都懂得羅伯斯庇爾的方法：『洗刷各委員會，並懲罰一班叛徒。』這就是指對於仇視他的各委員和黨派領袖處以死刑。所以整頓的國民會議聯合起來反對羅伯斯庇爾，只有聖約斯特、科頓、列巴斯（Lebas）和少年羅伯斯庇爾在他一方面。

國民會議于第二年炎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午前十一點鐘開會，遂形成一種很有結果的偉觀。羅伯斯庇爾此刻倘若是在武裝勢力的頭上來反對國民會議，他當能勝利。但他是一個演說家，他要藉演說獲得勝利，他的演說術不難使那反對他的有力的結合俯就他的範圍。

國民會議的議場靜寂無聲，空氣十分沉悶，但聖約斯特一經登演說台，場中已經發生喧嘩之聲，聖氏是要宣讀他的彈劾的報告，他本來允許在公安委員會以此報告示同僚，但沒有照辦，他此時開始說道：

『我不是何派的私人；我要反對一切派別。有人向你們說，政府的人員已經離開了聰明的道路，這個演說台也許將變成此等人的受辱之所，事勢的發展已經是如此。』

達理因他的愛人身羈囹圄，正待判決，他懷一種絕望的勇氣，忽然站起來打斷聖約斯特的話，他說道：『沒有一個善良的國民對於公衆幸福所遭遇的悲慘的命運，能够禁得住不掉下淚來。到處只看見分裂。今天又有人要取新的攻擊，使祖國陷入深淵之中。我要完全揭穿黑幕！』

『必須這樣做，必須這樣做！』四方八面都如此叫着，全場並喝采三次。聖約斯特嚇得呆若木雞；俾約·瓦黑列跑上演說台，很激烈地攻擊三角執政中的一員。他說：『有人在雅各賓俱樂部中要毀滅國民會議，會議如果示弱，牠就會滅亡。』喝采之聲如雷灌耳，羅伯斯庇爾急忙跑上演說台去反對俾約。但他不復能說話；

因爲當他一經開始說話各方面大呼『打倒專制魔王！』俾約仍留在演說台上；羅伯斯庇爾想再開始說話，然山嶽黨、平原派和右派馬上又大呼『打倒專制魔王！』他的聲音遂埋沒在這種喧擾之中。他向山嶽黨和平原派說話，但完全無效，他不能再開口了。他受了刺激，滿臉通紅，口吐白沫，大聲叫道：『殺人的主席，你將允許我作最後一次的發言麼？』凡聽見這種呼聲的人終身不復能忘記他。但丹塘派的渚里阿主席却搖鈴恢復秩序，同時羅伯斯庇爾完全精疲力竭，像一個醉漢一樣，在他的位置上搖搖不定，丹塘的朋友脊尼德露伯（Garni r de l'Anbe）用猛烈的聲音向他叫道：『倒霉的東西，丹塘的血閉塞你的呼吸了！』羅伯斯庇爾昏迷不省人事，遂理用匕首一揮，提議逮捕愛里阿，大家因他而得和愛氏在街市上號召人民反對國民會議。國民會議決議逮捕國民軍總司令，馬上又議決逮捕羅伯斯庇爾。這種議決後，全場歡呼，聲震屋瓦。科頓和聖約斯特也即刻被宣佈

爲階下囚。少年羅伯斯庇爾很驕傲地呼道：『我和我的兄弟一樣有罪，我贊成他的道德，我願和他同命運。』列巴斯也說道：『逮捕羅伯斯庇爾的事已經決定了，我不願意蒙羞，我也要求將我逮捕。』國民會議令將兩人加以逮捕，被捕諸人都送往牠處。羅伯斯庇爾呼道：『共和國滅亡了，強盜們勝利了！』這些炙手可熱的有力人物在平日無人敢攔其鋒，此刻竟突然倒下來了。

國民軍的總司令愛里阿此時如果統率他的軍隊來反對國民會議，則會議便十分危險。這個特別將軍前一晚在雅各賓俱樂部指天畫地，誓用大炮，將整個的國民會議打得粉碎，但一到了這個危險時期，他竟如醉如癡。他要是在市政廳前集合憲兵，然墨倫提阿威兒（Merlin von Thionville）命令他自己的憲兵將他逮捕，押解至保安委員會。

同時巴黎公社在市政廳集合羣衆，一般擁護羅伯斯庇爾最精壯的人都在公

社中。公社所取的手段是最決絕的。牠號召巴黎人民起來幫助羅伯斯庇爾，聖約斯特和科頓；牠命令典獄官非有本市警察官的特別命令，不得收押並釋放犯人；牠發令撞警鐘，關閉城門，並令武裝的各區集合起來。牠宣佈國民會議的議決案爲無效，有人集合一些兵士和大炮，精壯的科順伍爾闖入渚伊列隙宮，將愛里爾釋放了。

國民會議於七點鐘復行集合；哥羅德波當主席，愛里爾帶着他的大炮進逼國民會議，同時會議任命牠的代表巴哈斯爲武裝勢力的總司令，並命令他號召服從國民會議的各區配上武裝。但愛里爾此刻進來了，國民會議的代表們似乎只能在被愛里爾的大炮擊碎或走上斷頭台兩者之間任擇其一。當大家聽得在外面的大炮的車聲轆轳時，主席哥羅德大叫道：『國民啊，現在是我們死難的時候了！』他將帽子戴起來。各代表因實逼處此，都懷一種絕望的勇氣，他們齊呼道：

「我們都願如此！」然愛里阿不能夠命令他的炮手向國民會議開炮，他必須回轉去。國民會議宣佈愛里阿爲法律所不容，當牠開悉公社的叛亂和羅伯斯庇爾的被劫去時，牠又宣佈市長佛煖隙阿，國家總辦潘伊科，科順拉爾，革命法庭主席德馬，羅伯斯庇爾兩兄弟，聖約斯特，科頓和列巴斯均不得受法律的保護。

羅伯斯庇爾倘若是一個實行家，則這種議決案的效力只能等于零。但這個講道德的人一到了緊急的時候，竟不知道怎樣辦。人們用武力將他從獄中劫奪出來，送往他的朋友們所在的市政廳，他們本是爲他組織暴動，拯救他的滅亡。公社誓與羅伯斯庇爾同生死，並且議決，凡屬牠的官吏除牠以外，不承認有其他長官。此舉必定被國民會議視爲叛逆。羅伯斯庇爾既被宣佈爲法律所不容，便害怕起來；他曾經希望在革命法庭進行一種訴訟，並判爲無罪。但他此刻坐着不動，聽任局勢的自然發展。當無數的武裝人民集合于市政廳前，準備替他爭鬥時，他却已

經委心要做烈士了。他的同事拚命地催促他實行動作。但沒有效力。有人起草一種對人民與軍隊的宣言。羅伯斯庇爾提起筆來。他問：『用誰的名義呢？』科頓答道：『用國民會議的名義。』羅伯斯庇爾把筆丟下去了；他既被宣佈爲叛逆，對於『反抗國民會議的權力』的企圖，不能夠下決心。他說：『人民或是擁護我們或是讓我們陷在困難之中，當聽其自由。』聖約斯特本來是很精壯的，此刻看見他的主人精神沮喪，不免掃興，他說：『那我們只好死去。』——羅伯斯庇爾回答道：『就是這樣能！』

巴黎四十八區，有十八區宣言贊助國民會議，十三區宣言贊助羅伯斯庇爾。其餘各區不能決定態度，前城聖安托列不願偏袒何方，只願爲共和國奮鬥。工人們是把共和國置諸這個不腐化的人的上面。羅伯斯庇爾既坐在市政廳不動，並無所表現，所以當國民會議的委員一經出現于各區中，牠們大半即加入國民

會議一方面。一般在格列威場的武裝人民開始紛紛四散，因為他們沒有得到命令，不知道要怎樣辦。當國民會議的武裝勢力的總司令巴哈斯統率他的縱隊進攻市政廳時，正是夜間一點鐘。大家預料當有一番猛烈的抵抗。國民會議的代表預先來到，插入羣衆中間；宣讀國民會議宣佈叛亂者不得受法律保護的宣言。當羣衆聽見這種宣言，卽次第散去；他們對於國民會議的權力大有畏懼之心。愛里阿從市政廳走下來，看見他的砲手棄他而去，他很失望地轉去了。市政廳被圍從前的黑伯特派人十分熱心參加此舉。當大家擁入市政廳時，沒有過着抵抗；只在上面的大會議廳中發見槍聲兩響，

叛亂者大起恐慌；列巴斯自戕而死，科頓用他的戰戰兢兢的手向自己刺了幾下，倒在桌子下面，少年羅伯斯庇爾由窗戶跳出，折斷一腿；科順拉爾很憤怒地抓着情形狼狽的愛里阿，將他拋在一個窗戶外面的糞堆上，並且罵道：「此處就是你的

怯懦的報酬！」羅伯斯庇爾把手槍拿在手中，坐着，牙牀骨都打碎了，這不知是由于他的自殺，還是中了子彈，沒有證明。只有聖約斯特保持完全鎮靜的態度。

一般謀亂者被波哈瑞捕捉，由巴哈斯押解至國民會議。巴氏在議場門前詢問他是否應將犯人帶入場中。渚里阿很傷感地答道：「把一個滿身都是罪戾的人帶入國民會議，叫做大殺風景。他和他的同罪人所應去的地方是革命場。」

羅伯斯庇爾被送到保安委員會的大廳中，他在此處等待醫生至兩點鐘之久。他躺在一張桌上，將頭枕在一束紙上。他的仇敵擁到他的面前，加以謾罵。他既不回答一個問題，也不說一句話。

被捕諸人送入裁判所的監獄中。他們既已被宣佈為法律所不容，所以革命法庭只須驗明他們的正身，即算手續完備，此事于炎月十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午前即弄妥了。

炎月十日午後，羅伯斯庇爾和此外二十個人被處死刑。羅伯斯庇爾，少年羅

伯斯庇爾，聖約斯特，科頓，愛里阿同坐一個囚車；已經死去的列巴斯被放在第二個

囚車上。此等待決之囚情形十分悲慘。羅伯斯庇爾的蒼白的臉，用一根帶子

裹着；愛里阿只穿一件襯衣。聖約斯特神氣不變，他和深思默想一樣，倒在擁擠在

囚車面前的羣衆上面。憲兵將刀尖指着羅伯斯庇爾。在死者之中有革命法庭

的主席德馬，佛媛隙阿，潘伊安，和曾經負責教育王太子的皮匠西門。

凡囚車所過的街市，真是人山人海，歡呼之聲不絕于耳。由此可以看見這些

講道德的人是爲人民所痛恨。被殺者的親戚和後裔擁入尸場，向後死者作申申

之嘗。無恥的露胸的婦人出現十窗戶上面，從前被恐怖驅入黑暗中的惡習此刻

感覺到這種突然的變化，又大膽表現出來了。一羣咆哮的婦女在羅伯斯庇爾從

前的住宅前圍着跳舞，並且帶水一桶牛血，將牠塗在這個住宅的牆上。

在革命場上的劊子手將羅伯斯庇爾臉上的綑帶扯下，致使羅氏大聲叫喊，全場的人都聽見他的可怕的聲音。當他的頭顱下地時，羣衆鼓掌稱讚至數分鐘之久。

這一天殺戮叛變的公社人員七十名，第二天又殺羅伯斯庇爾的黨徒十二名。科順拉爾當時躲避了，但在幾天之後，他也被捕正法。大家要完全殲滅羅伯斯庇爾的黨羽。

羅伯斯庇爾自專政至被殺戮，約有四個月之久。他的國家觀念十分可憐，而他的政府却是殺人不眨眼。他是爲他的道德國家的理想而犧牲，但他用不忠不信和殘暴的手段對付他的仇敵。他忘却一種哲學的抽象觀念要在一個適宜的物質基礎上才能夠實現出來。

在炎月九日參加爭鬥的各黨派爲分離的狂熱所驅使，沒有看出自取滅亡的

可能性。羅伯斯庇爾逼迫山嶽黨人與其他黨派聯合，藉以拯救他們自己的生命。山嶽黨以爲打倒羅伯斯庇爾，只是破滅他的專政。但牠所獲得的勝利，遠過于牠的回盟黨派和牠自己所需要的。牠馬上就會看見牠已經把民主主義打倒了。因爲反動的大門一經打開，一切堤防都被衝毀，而山嶽黨的自身也要被消滅。

『共和國滅亡了，強盜們勝利了！』羅伯斯庇爾的預言行將實驗。在炎月九日的勝利者中的確不少強盜，他們現在是站在統治的地位上。

民衆從前對於羅伯斯庇爾非常敬仰，此刻坐視他的滅亡，無所感動，因爲他殺人太多，給予他們的麵包太少。然炎月九日的勝利者對於民衆也不復予以絲毫利益。

第五篇 國民會議（第二期）

羅伯斯庇爾的黨在炎月九日完全被毀滅了。牠的黨員被殺的在百名以上。但這個專政者的傾覆使在這次大禍患中竭全力活動的山嶽黨也同歸于盡。

一切黨派——山嶽黨，中央派，隙風黨的餘燼——聯合起來，反對羅伯斯庇爾。自從牠們達到目的後，這種不自然的聯合即時分裂。這種現象在大變亂之後即開始出現。

各委員會的委員以爲他們的勢力日形鞏固。但他們未免是自欺，他們馬上就會看見炎月九日已經將他們的力量剝奪去了。

平原派的人和隙風黨的餘燼很注意地等待時局的變化，因為他們知道這個狹道德與恐怖爲武器的政府是不能夠持久的。由革命中崛起的大中等階級與中中等階級及其附屬品在此等黨派中佔絕大的優勢。這個階級在山嶽黨中——即黨中的右派——也有羣衆。炎月九日的結合將一切氣味相投的分子弄在一起，形成一個新黨。山嶽黨一班隨波逐流的獵取位置的人沒有得到革命的精神，只學得革命中一些名詞與形式，他們與炎月九日後獲得政權的中等階級聯合一氣。中等階級于炎月九日從本能上盡力之所能及，來打倒羅伯斯庇爾。這個階級對於斯巴達式(Spartan)的道德共和國家不發生興趣；牠要制勝封建制度與舊君主政體，堆積財富，並依照牠的利益形成國家與社會。牠願意暫時保持共和國家的形態，但一切權力必須集中在有產者和有智識者的貴族的手中。羅伯斯庇爾毀滅巴黎公社的勢力，奪去巴黎人民的武裝，便是替這個階級做了一番工。

作，使牠容易達到統治地位。但羅氏也因此失去一切幫助，遂致自速其亡。

當山嶽黨的意識中覺得羅伯斯庇爾已被克服時，牠馬上就會看見，牠自己也是炎月九日的被克服者了。因為自羅伯斯庇爾傾覆後，牠看見有一種數量甚多的可怕的新結合與之對峙，這種結合的分子從本能上是代表中等階級的階級利益。他們自稱爲炎月黨。(Thermidorien) 山嶽黨的右派，即殘存的丹塘派差不多完全加入這一黨。因參加炎月九日的事變而得名的達理在一個長時期中爲這一黨言論上的代表。列現德，巴哈斯，兩個墨倫，波哈瑞，霍威黑。(Rouge) 佛黑霍，與息葉斯，板西當格拿斯，渣哈默列聯絡一氣。一班想攬權的野心家從前是被革命席捲而去，現在却被反革命席捲而去。國民會議從前是一個共和主義者的集團，此刻却逐漸成爲王黨分子的集合所了。

山嶽黨還只剩着一個急進的左派，牠和炎月黨這個大黨比較，人數甚少，牠的

敵人因爲牠當時僅據有議場山嶽部之頂，遂嘲笑牠，稱牠爲『山峯黨』。

俾約瓦黑列和哥羅德波領導這一派，巴痕黑也因過去的關係，而與這一派結合。

然山嶽黨雖十分零落，仍不失爲一個有力的黨，因爲牠獲得武裝的前城的贊助，同時炎月黨則以各區有產階級分子爲後盾。所以這兩個互懷敵意的黨發生衝突只是最近的將來的事。羅伯斯庇爾的政府在最近數月中過度的恐怖主義

引起一種反抗不斷的屠殺的激烈意志；即前城的激烈工人也毫不隱瞞地表現這種意志。當炎月八日，人民已經將送往刑場的囚車扣住，必須勞愛里阿的騎兵加以驅逐；人民此刻用命令式要求釋囚，此事也是照辦的。在羅伯斯庇爾專政之下取締嫌疑犯的法律所犧牲的人既是小有產者，工人，農民多于貴族所以釋囚之舉引起一種普遍的歡樂。但釋放囚犯又增加了反動分子的勢力，因爲法蘭西

幾千被捕的人現在恢復自由，他們對於從前的被捕與生命難保的恐懼以及他們朋友的被殺，非常憤恨，抱有堅強的報復的念頭。

各舊委員會的委員在日前仍任原職，他們的勢力似乎是仍舊保持着。但這種情形，變得非常之快，因為炎月黨人都亟亟謀取他們的利益。人們爲重新改組革命法庭起見，不顧俾約瓦黑列與巴痕黑的反對，特停止革命法庭的職權，並取消那剝奪辯護與審問的草月二十二日的法律。革命法庭自身馬上就恢復起來了，不過此時是炎月黨人用來宰制雅各賓派人和一般恐怖主義者。令人生畏的國家律師佛啟提威兒被調到革命法庭任起訴之責。

此等行動就是指明各舊委員會的勢力下降了。炎月黨人旋即鑽入政府裏面。公安委員會的會員被殺戮的或被派遣外出的，必須補人，炎月黨人自然是選舉他們的人來代替。自此以後，公安委員會每月要重新任命四分之一的人員。

達理，退拉德（Trellhard）布拉阿德（Brant）和其他炎月黨人都加入政府，舊有人員受其肘掣，以致一籌莫展。旋因任命巴痕黑的結果，卡洛特和羅伯特里德（Robert-Lindt）即退出公安委員會，而俾約瓦黑列與哥羅德波則自願辭職。保安委員會也有同樣的情形，從此政府為炎月黨所宰制了。

各委員會的權力大受限制；大家不願意再有專政之舉。公安委員會從此只能辦理普通政治和軍隊的事務；保安委員會管理警察。此外另設十四個委員會，即財政委員會，立法委員會，公共教育委員會，農業與藝術委員會，商業與生活品委員會，公共建築委員會，郵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海軍與殖民地委員會，公共救濟委員會，分配委員會，文書與叢書委員會，請願，通信與差遣委員會，保管宮殿委員會。

炎月黨人宰制這一切委員會，他們並且努力消滅人民向來對於公共事業的勢力，將一切權力拿在他們的手中。在近來表見大力量的各革命委員會為數極

其有限，牠們的勢力被破毀，牠們的會員也被淘汰了。當局仍讓雅各賓俱樂部暫時存在，俟有相當的機會即加以壓迫。牠還不敢解除前城的武裝，不過牠把無產者每星期出席各區會議，取得四十索斯的規條撤消了。這種規條曾使前城的工人熱心參加政治事件，並且于他們最困苦的時候，予以一種小小的幫助。他們對于羅伯斯庇爾的傾覆和他的黨的毀滅，漠不關心，因為過度的恐怖制度下面的犧牲者大半為貧苦的人民，所以他們厭惡這種制度。但他們此刻覺得有一種完全新的權力開始運動，牠不復做一點有益于民衆的事業。不過工人們對于不斷的暴動已經感覺疲勞，並且知道不能因此永久改善他們的地位，所以他們也暫時安安靜靜地過下去。從前幫助他們剷除痛苦的老公社已被羅伯斯庇爾毀滅，不復存在了。工人們對于革命此時已很少希冀，或無所希冀，因為他們覺得在舊的特權闊闊的遺址上出現一個新的統治階級，這個階級要在新的形態中形成牠的特

權。他們眼見這個階級奪得政權，無所感動。在異年的春季，他們爲饑饉所驅策，從前城的羣居之所向國民會議進發，要求麵包。

民主主義和革命的工人在每種政府之下受盡饑寒與一切困苦，他們所持的冷淡態度對於炎月黨人大有幫助。這些黨人因此能够取一種勇敢的行動，這是實行一種完全的反動並殲滅民主主義隊伍的餘燼所必需的。自羅伯斯庇爾傾覆一個月後，凡爾塞的列康特黑 (Lecontra)——他自己從前也是一個熱烈的恐怖主義者——即臚列二十六條，告發前政府的一批人員，如俾約瓦黑列，哥羅德波，巴痕黑，瓦笛和阿馬等。但山嶽黨人替他們自己辯護十分巧妙，他們獲得完全的勝利；列康特黑的起訴遂視爲橫加誣蔑而被駁斥了。

人們此刻稱恐怖制度的信徒爲『羅伯斯庇爾的尾巴』，將那些大半參加打倒羅氏的人也算作他的尾巴。從各省召回的委員要受懲罰；如奉公安委員會和

國民會議的命令在北方推廣恐怖政策的列鎊與在西方作同一行動的卡隙兒均被告發；即佛啟提威兒的訴訟也在進行之中。國民會議從前在恐怖制度的印象之下，對於此等委員的行為是有默契的，但牠此刻却對於他們這種行為而肆志起訴。各被告的委員以為他們如果有罪，則整個的國民會議也應當有罪，他們的話並不是完全不對的。

這個新黨以一種反動的幻想狂態懲罰一切依附那被毀滅的制度的人。有產階級的貴族因民主主義的障礙，不得仰首伸眉，獲取權勢，牠此刻充滿了力圖報復並攫取政權與財富的慾望；一般野心家遂紛紛倒場，一切職位和公共權力已非他們的所有物了。此外又開始一種懲罰，比前此過度的恐怖制度更為殘酷。

一 新集團

自羅伯斯庇爾傾覆後，有一批前在恐怖制度與各委員會警察之下不敢出面的人馬上就抬起頭來了。巴黎對於羅伯斯庇爾和聖約斯特所加的道德面具，從

前因為害怕革命法庭，不敢不戴上，牠此刻却拋棄這種面具；舊時的輕浮現象又出現于這個歷經風波的城市。各種各樣的投機家，盤剝重利者，操縱金融者，壟斷者，風騷的婦女，齷齪的媒介，以及流氓，痞棍一齊興起，並且敢于公然再幹他們向來的一切勾當。同時前城的工人因革命引出一切危機，沒有減少他們的痛苦，而有產區域所形成的雜色新集團又要奪取革命的結果去滿足他們貪婪的慾望與淫樂，所以非常憤怒。道德的共和國忽然極端改變了；在斯巴達式的嚴格主義的遺址上表現一種奢侈淫逸的習慣。過度的政治制度驅策人們從這一個極端趨入另一極端。

這個新集團馬上就宰制各區域，牠並且因招致一些牢獄中釋放的嫌疑犯而

勢力驟增。牠現在有一種可怕的爭鬥方法，就是報紙當羅伯斯庇爾專政時，報紙是被完全壓迫下去的。這個專制魔王已經從詞鋒銳利的德斯胃靈的手中將新聞事業打倒了。佛黑霍因為要替他所崇拜的德斯胃靈夫人報仇，遂將他的報紙『人民喉舌』(Der Volksredner)作為炎月黨最顯著的機關報。他曾參加慘酷懲罰反革命的城市托郎之舉。他此刻攻擊雅各賓派人最為激烈，想藉此為他從前的恐怖行為獲得赦免。這個可鄙的叛徒從前十分崇拜馬哈特，他此時為掩飾他的反革命的意志起見，濫用馬哈特的名字，並對於『人民之友』致其所謂敬意。但他對於替炎月黨人組織政變——這是他們為完全打倒雅各賓派所必需的——一事旋即感覺疲勞了。德斯胃靈曾于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在王宮號召人民武裝起來，佛黑霍此刻也在此處將從革命中抬頭出來的有產階級的貴族集合攏來。他在報上煽動的言論刺激這些青年人，使之懷抱幻想，達到極點。他們

穿一種特別服裝，上衣的胸部開口甚大，褲長僅過膝，襪長也及膝，而帽則爲寬邊式。他們稱這種服裝爲斷頭台的犧牲式。他們的頭髮下垂及于肩背。至于身上所帶的武器則爲劍和鉛棍，也有帶手槍和匕首的。他們用一首所謂『人民的警醒』(Das Erwachen des Volks)歌去代替馬賽歌，牠的音節非常悲慘，似乎起憑吊斷頭台上的犧牲者。此等好鬥的伴侶終久被稱爲『黃金少年』。至于他們在當時是否卽被這樣稱呼，這種爭執是無關緊要的。他們破壞雅各賓派的會議，並且使巴黎充滿了騷擾與紛亂。雅各賓派人對於公共的權力不復能有所憑藉，而插入政府中的有產階級或有產階級的貴族對於『黃金少年』的行動則加以實力上的贊助。

一七九四年的秋季，巴黎和法蘭西完全爲這個新貴族所宰制，牠對於法蘭西共和國外表的形態固然是一仍其舊，但舊貴族的驕傲，奢侈和全部行動又出現了。

民主主義的社會交際全被剷除。如果說在恐怖制度之下，有一批粗人蔑視學術，禁止文雅的生活享樂，這是對的；不過此時表現的，只是浮華，未嘗共有一點精神。

有產階級的人羣集于達理夫人的客廳中。這個青年的西班牙婦人在博多使國民會議的委員達理趨于極端的溫和。達氏非常愛她，並且完全依照她的志願行事。她是西班牙的銀行家卡巴洛斯的女兒，曾嫁于議員訪特列，她為妥和達理結婚，特與訪氏離婚。她在巴黎被捕，便從牢獄中驅策達理不斷地攻擊羅伯庇爾。達氏如果不是為他的妻子的緣故，也許不會在炎月九日履行他的任務。她是否真正愛達理，殊難斷定，因為她後來離開達氏，而與一個公爵隙默（Chimney）結婚。達理是一個不用並無關重要的人。

一批很有勢力的男子和漂亮而從事陰謀詭計的婦人出入于達理夫人的客廳中，此等婦人用盡一切方法並大施其撒嬌、獻媚和求愛的術法去引誘一般單

命家加入炎月黨人一方面，她們大半都能如願相償。達理夫人對於這個願意過充分享樂的集團特爲之領導。這個集團中人利用法律的規條，輕易提出離婚的案件，只要有『心理狀態不能忍受』一點即可提起離婚的訴訟，獲得勝利的達理夫人在裝束方面也是領袖羣英的，凡有體面的婦女所呈露的身體部分更甚于希臘的裸體式。一班男子的頸上通常圍着極大的纒領；他們似乎是比革命前那種笨拙可笑的样子還要更勝一籌。婦女的裝束好像要使放縱之風變成社會的原則。人們稱達理夫人所創造的服式爲裸體式服裝。婦女們穿着極長的白袍，兩邊開叉甚長，腰部所繫的腰帶緊接乳下，頸與胸部則完全露出來。她們穿着草鞋式的鞋子，並將襪子除去，因爲達理夫人要把她的富于裝飾的腳呈露出來，叫人羨慕。婦女們的大腳趾上戴有腳環，她們的衣服非常之薄，但爲遮羞計，某一個部分必須繫上鬆緊帶子。達理夫人因爲這種『無所遮蔽』的服裝大受世人

的訕笑。

法蘭西將來的偉人羣集于達理夫人的客廳中，青年拿破崙及其將來的妻子爵色順（Josefine）也在其列，爵氏的第一個丈夫博阿列將軍因在戰場上失利而被處死刑。

這個客廳所標示的榜樣在外面發生一種完全不同的影響。人們似乎是要返轉到極樂的裸體式上去。有一天街市上發生一種很大的喧譁聲。三個出身高貴的青年女郎醉心于裸體樣式，她們除掉從肩至膝披一塊薄紗外，餘則一絲不掛，出現于街市中。民衆的羞惡之心較她們爲強，遂在嬉笑怒罵之中把她們驅逐回家去了。

巴黎的財富區域一種如醉如狂的舉動盛極一時；到處是行樂，遊戲和跳舞，並且還有最癡狂的假面戲劇。在教堂和掩埋恐怖時代犧牲者的教堂院子中都有

跳舞。人們並且穿上跳舞的服裝，模仿被判處死刑者砍下的頭顱和剪短的頭髮，還有一些跳舞會，只有曾經看見他們的親屬死在斷頭台上的人才能參加。各戲院中吵鬧不堪，而雅各賓派人則到處受虐待或辱罵。

人們儘其所有，以求享樂，他們為獲得金錢起見，特從事于賭博，壟斷投機和盤剝重利等勾當。至于商業和交通均呈停滯的現象。最大限度的價格在恐怖統治之下，曾以嚴厲的手段，維持其效力，此時却被視為窮困與百物昂貴的主要原因。這種價格于一七九四年十二月被取消，但效力甚小，因為自價格稅革除後，各種形態的投機者，壟斷者，盤剝重利者和騙子始橫行無忌。自羅伯斯庇爾傾覆後，鈔票的跌價非常迅速。自取消最大限度的價格以後，鈔票的跌價愈甚並愈快。人們在從前失去機會的，此刻力圖報復。巴黎的糧食供給日趨困難。跌價的紙幣使一切企業歸于停頓，政府除掉時常加發大批的新紙幣以資救濟外，毫無其他

辦法。

當富裕區域恣意享樂時，前城的困苦達到極點。工人們的妻子每至半夜，無論遇着什麼天，必須站在麪包店或肉店門前，『形成後備的隊伍』，才能够以很昂貴的價格易得一個劣等的麪包或一塊劣等的肉。最大限度的價格至少也阻住了貨物的昂貴。羣衆的困苦在冬季更甚，然富裕區域總是如醉如癡地大肆享樂。

雅各賓派人在各省也是普遍地受懲罰。從前贊助國民會議委員的恐怖政策的一批人都被捕。此外，農民總是受教士與王黨的鼓惑，心中十分不滿意，他們因購買國家地產，和對於物價的倔強態度，發生無限的爭執與糾紛，當施行最大限度的價格時，他們嫌價格太低，不將糧食送入市場，此時又因紙幣靠不住，更不肯對城市作交易之舉。

自恐怖時代的強迫方法突然取消後，民衆的困苦與糾紛愈形擴大了。新達到統治地位的有產階級的貴族在最初即表現他們一個固有的主要特點，就是對於民衆的疾苦漠不關懷。

一 雅各賓俱樂部之終局

自羅伯斯庇爾傾覆後，歷時未幾，國民會議即想召回曾經宣佈不受法律保護的隙風黨人，並且釋放爲他們的事件提出抗議而被監禁的七十三個代表。但雅各賓派人仍然存在，殊多妨礙。這個俱樂部的聲名赫濯支部遍佈全國，復與前城聯絡一氣，所以牠們有很大的勢力。一切民主主義的分子和一切與恐怖時代有關係的人都集合于雅各賓俱樂部，共同結合起來抵禦迫在眉睫的反動。大家估量這個俱樂部力量較牠的實在情形爲大。雅各賓派人自己仗着他們向來

在全歐洲所獲得的聲名，希望再取得政權。他們這種想法只是自欺，因為前城的民衆對於這個俱樂部的命運已經不大關懷了。即使雅各賓派人取得國家的權力，工人們還是要在困苦之中討生活。人們會利用工人階級的困苦，促起羣衆反抗貴族，但人們對於工人只是臨時予以救濟，未嘗取過決絕的手段去幫助他們徵發與分配生活品就是拯救羣衆困苦的可憐的方法。前城的人曾與雅各賓派人共同打倒黑伯特派和公社，這是他們未嘗忘記的。所以當這個俱樂部變成炎月黨人的犧牲品時，前城的人只是安安靜靜地看着。工人們已經是十分悲觀了。

佛黑霍所組織的炎月黨青年團日趨橫暴，而炎月黨人與雅各賓派人的爭鬥也日趨劇烈。炎月黨人旋即不以他們所帶的木棍爲滿足，他們和軍隊一樣組織起來，配上槍劍。巴黎於是發生正式的巷戰。反動派對於雅各賓派加上許多罪惡與蜚語，使他們受輿論的猜疑。達理所演的滑稽劇真是無所不至，他走到一條

僻遠的路上，很巧妙地用手槍的子彈擦過他的手臂，於是向衆宣言雅各賓派人要暗殺他。一切鄙夫和恐怖時代最猖獗的人現在爲泯除他們革命的罪惡起見，一齊起來做極端的炎月黨人。特別是墨倫提阿威兒，列現德，波哈瑞，霍威黑和列康特黑表現得最爲厲害。他們要求完全殲滅「羅伯斯庇爾的尾巴」，「炎月黨人在街市上高聲大叫地響應這種要求。」

俾約瓦黑列和哥羅德波此時又出現于雅各賓俱樂部，成爲被打倒的民主派的領袖，並且爲被懲罰的恐怖時代的委員等等作辯護人。俾約瓦黑列有一天竟「是忍無可忍了。有人爲雅各賓派人在各省所受的懲罰代鳴不平，俾約說道：『當獅子睡覺了，人們以爲牠已失去牠的力量。但牠一經警醒，一定可怕，牠將殲滅牠的一切敵人。』」這些話固然不能激動前城，然國民會議却用起來重新攻擊雅各賓派，當局雖還不敢馬上封閉這一派的俱樂部，却已經禁止牠和牠的支部互相

聯絡，因此將牠的勢力打破了。

國民會議的行動足以增進「黃金少年」無恥的勾當；巴黎的街市上，戲院中，與住宅裏面充滿了小戰和騷擾。國民會議因此獲得一個求之不得的口實，再進一步來對付雅各賓派。

一七九四年十一月八日是雅各賓派人常規的集會之期，同時一般「黃金少年」集于王宮，並和發狂一樣在該處的各珈琲店中大呼反對這一派的口號。佛黑霍自己也在場，他要盡力使這種騷擾變成暴動。雅各賓派的滅亡就是這一羣人的口號。他們後來竟大批地出來襲擊雅各賓派的會場。他們將石子擲入窗戶中，用木棍和刀劍攻擊會場中的人。雅各賓派人——內中也有婦女和小孩——拼命抵抗；他們由國民會議的代表渥安姆（Damen）領導着，向前進攻，雙方接戰，傷及多人。炎月黨的人數較多，他們毫不知恥地虐待雅各賓派的婦女，剝去其衣服，

加以鞭笞。最後保安委員會派人到場，將爭鬥者隔斷，並將雙方的人帶去一大批。被捕去的炎月黨人旋即釋放，但被捕去的雅各賓派人則加以監禁。保安委員會並封閉雅各賓派的會場。

新貴族對於雅各賓派這樣的失敗非常歡喜；巴黎的富裕區域並懸燈結彩以致慶祝。黃金少年虐待雅各賓派人繼續出現，並不受懲罰，因為達理及其同志的政府對於雅各賓派的仇恨是公然表現出來，絕不稍加隱諱的。

國民會議相信在此等狀況之下可以完全封閉雅各賓俱樂部。牠因此藉口于雅各賓俱樂部時常引起騷擾，有發生內亂的危險，對於保安委員會的發封令特予以批准。

雅各賓派人只好齟齬切齒地屈服在他們不可挽回的命運之下。他們眼見他們的重心和勢力均被剝奪，因為巴黎殘存的民主主義的組織都是無足輕重的。

自此以後，民主派不復有槓杆和支點了。這個著名的俱樂部在不久之前仍是名震全歐，爲人所畏，但此刻連一個空名都保持不住，聖雅各賓修道院前的場所被改稱爲炎月市了。不過人們不能將這個履行過重大任務的團體從歷史上一筆勾銷，使之不留絲毫紀念于世上。

三 反動的增長

自雅各賓派傾覆後，國民會議又不想釋放七十三個被監禁的代表。牠曾根據卡洛特的提議，批准汪德的赦令，而以每個參與亂事的人於一個月後放下武器，幫助這個蹂躪不堪的地方恢復元氣爲條件。汪德的赦令既下，七十三個代表即不能長羈囹圄。他們於一七九四年十一月八日被釋出，並再出席于國民會議。因此又發生召回前此不受法律保護的隙風黨人的問題，格列哥黑提出蘭渚伊列

的一種請願書，蘭氏的要求是取消隙風黨人不得受法律保護的命令，並令他們回到國民會議。但炎月黨中此刻有些人對於反動的迅速發展不免稍爲吃驚。從前屬於山嶽黨的炎月黨人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暴動中主張逮捕隙風黨人，並加以懲罰。他們不能下決心，再令隙風黨人加入國民會議，墨倫多亞氣勢洶洶地叫道：「你們要將廟塔的大門打開麼？」廟塔中囚着路易十六的幼子。國民會議畢竟議決取消隙風黨人不受法律保護的宣告，不得對他們加以懲罰，但不令他們加入國民會議。

在此等狀況之下，反動派顯然是要以加倍的熱忱去殲滅雅各賓派和恐怖時代的黨徒。卡隙兒，列鏘和佛啟提威兒——三個令人生畏的名字——首先被選擇去滿足反動派報復的慾望。這些人的罪過並不比執行國民會議命令的一切人爲大；也不比批准各委員會處罰犯人的命令的國民會議自身爲大。大家可以責備

他們執行此等命令過于熱烈，並不免有殘暴之處；但他們總是受命而行的，他們是獲得此刻出面做原告和裁判者的人允許的。列鎊是羅伯斯庇爾所賞識的一個青年，他曾為國民會議的委員，被派往阿哈一帶去制止並懲罰在北方幹危險勾當的王黨黨徒。列鎊執行命令，十分溫和，致受公安委員會嚴厲的譴責。他因此由溫和一變而為極端的嚴厲；他殺戮大批的人，有人說他對於在斷頭台上的犯人，還要宣讀戰場的勝利消息，去延長並增加他們死時的痛苦。又有人說他認劍子手為一個『有用的國民，』特令和他同桌進餐。無論此等罪名是否屬實，牠們卻確切指出列鎊只是受着命令，才出于一種發狂一樣的恐怖行動，國民會議既同意于公安委員會的措置，牠對於這種命令也當然是批准的。但國民會議此刻將列鎊送到革命法庭，由後者判處死刑。卡隆兒的情形也相差無幾，他曾派往南特，設置法庭，懲辦從汪德捕來的叛徒。他也接到命令，須取極端嚴厲的手段。他是一

個悲慘和幻想的人，他對於不充分執行命令的人，即視爲一種犯罪。加以他又被派處理內亂，頻仍和黨爭極劇烈的汪德事件。他做事不擇手段；發令大肆屠殺，極爲殘酷，以致他在羅伯斯庇爾之下即被召回。他從南特送一百三十二個犯人到巴黎，以便由巴黎的革命法庭加以審判。這種審判延未舉行。此時才開始辦案，各被告陳述卡隙兒虐待汪德俘虜的情形，令人聞之毛髮悚然。據他們的說法，他不僅是不經審問屠殺大批男子；並且還殺戮大批婦女和小孩。據南特人說，卡隙兒曾創行共和主義的結婚與洗禮的花樣。所謂『結婚』就是將一男一女赤身露體地綁着，投入羅亞爾河中。所謂『洗禮』就是把犯人裝在船艙中，安置傾斜板，當傾斜板一開，他們即墜入河中溺死了。當時一切黨派對於殺戮的事件很粗暴地加以戲弄，這是習爲故常的。南特人對於卡隙兒所說的話自然不都是真實的，例如說卡氏當船艙的犧牲者墜入水中的時候，他正在他的船面上縱妓作樂，這

是過當的話。卡隙兒對於大批的屠殺並不否認。但他力言此舉是由于得到命令，由于共和國處境危險，並由于內亂所引起的熱忱。南特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同被發告，他們也似乎是將一切罪惡加在他的身上。當國民會議決議將卡隙兒送交革命委員會時，他叫道：『一切東西，一直至主席所用的鈴子爲止，都是有罪的！』他這句話是很合邏輯。

一經黃金少年天天要求處卡隙兒以死刑，他遂于一七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判決並執行死刑；他在審判中表現一種很冷靜的態度。自對佛啟提威兒——前革命委員會的國家律師——起訴的事件決定後，他甘心情願出來做囚犯。他的審判歷時甚久。他宣佈他從前只是依照委員會的命令行事；他對於草月二十二日流血的法律曾表示反對，對於南特人的審判則故意延宕。他的殘暴對於民主主義的事業大有妨礙；他只是現行制度機械式的和無感覺的工具。但許多炎月黨

人對於助長恐怖制度所應負的罪惡遠過于佛啟提威兒；佛黑霍與墨倫多亞要求處他以死刑，最爲出力，其實取締嫌疑犯的法律是由佛黑霍起草而托耶的殺戮則由墨倫多亞主持。佛啟提威兒與革命委員會十二個委員同被判處死刑，于一七九五年五月七日實行處死，當時巴黎正因前城的暴動而發生騷擾。在兩年以前，國民會議設置革命法庭，此刻竟將一切責任加在一個國家律師和十二個裁判官及陪審官的身上。

各省也和巴黎一樣，對於被打倒的制度的信徒加以嚴厲的懲罰。在革命的恐怖主義的遺址上出現一種反動的恐怖主義。所以取締嫌疑犯的法律仍然存在。同時對於國民會議單個委員的加罪常是過當的。科頓的寵人麥格列與阿哈池的革命委員會屠殺人民，將一個全村連人帶屋都毀滅了。但國民會議並沒有加以懲罰。

佛黑霍旋即覺得無須再和從前一樣很虛偽地反對羅伯斯庇爾的紀念與馬哈特的聲名。一般黃金少年對於死去的馬哈特猶加以懲罰，凡他的全身或半身像都被搗毀。他的屍身從前安置在先賢祠，此刻也被移去，國民會議並且議決非至死後二十年，無論何人不得入先賢祠。馬哈特的屍身被投于陰溝中。他在國民會議議場的像也被除去。塔衛所畫的霞洛特科德刺殺馬哈特的有名的圖形也同樣被黃金少年中的頑達爾（Vandal）搗毀了。

國民會議取消牠前此對神的議決案——此事原是出于羅伯斯庇爾的主動——並宣佈完全的信教自由，這是很合理的。從此不復有國家所特畀的崇拜，也不復由國庫支出關於這一類事所需的金錢。明文所載的只是教會的儀式應在房屋裏面舉行；至于何種崇拜聽人自便，不加干涉。國民會議固然是制定一種正式的逢十慶祝，屆時有音樂、跳舞和演講；但牠並不強迫任何人參加這種慶祝。這種使

國家與教會完全分離的狀態最足以防止國家與教會的勢力發生不斷的衝突，這是炎月黨的國民會議少數合理的行動之一種。

同時列康特黑覺得時機十分順利，可以對各舊委員會的委員起訴，他並且使國民會議將俾約瓦黑列，哥羅德波巴痕黑和瓦笛置諸被告的狀態中。這種決定的結果引起隙風黨人復職的要求愈加迫切。當一七九五年三月，經過一種長久和熱烈的討論後，此項復職的要求貫徹了。協尼兒 (Chénier) 抱怨道，法蘭西沒有深密的地方藏得任威爾弱特的詞令和曠多色的天才。他以為隙風黨人的聯邦主義只是別人橫加的一種誣蔑；因此提議將他們召回。山嶽黨對於復職的事非常反對，因為牠知道隙風黨人一回來，必定對牠施行最猛烈的攻擊。就是在炎月黨中也有許多反對的人。伯達波列 (Betaïole) 說，一七九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被逐出的人如果要召回，那就是對五月三十一日包圍國民會議的八萬人提起訴

「必定引起他們激昂的情緒，在國民會議中銜口結舌久不發言的息葉斯因日趨強盛的反動給予不少的勇氣，他此刻也起來說話了。他在第一屆國民會議中時常向他的同僚指出他們的行為的不合法，他現在說道，五月三十一日的事是一種不合法的行動，當日的議決案必須宣佈爲無效。國民會議一直至五月三十一日爲止是受人民的壓迫，自那個時候起，至炎月九日爲止，人民是受國民會議的壓迫；到現在才是正義昭彰。」卡姆邦從山嶽部的議席上站起來說道：『什麼！五月三十一日的事應當無效嗎？那麼，自那個時候起，你們所做的一切事應當一樣無效。現政府所由成立的無黨工作，和一批法律，一切命令也應當無效！』

但反動的潮流十分堅強，非山嶽黨的反抗所能防止；國民會議議決令隙風黨人復職，蘭渚伊列，鬧威特，拉隙威里，伊斯拉德，拉黑威爾，博和其他人等遂復出現于國民會議。他們久爲法外之人，心中充滿了憤恨與報復的念頭，所以他們馬上

就起來攻擊『羅伯斯庇爾的尾巴』。國民會議于他們加入後，即議決逮捕俾約瓦黑列，哥羅德波，巴痕黑和瓦笛。

自隙風黨人復入國民會議後，黨派的形勢又發生變化。現在又形成一個右派，這是由隙風黨人發起，由這一黨前此留在國民會議中的殘餘分子為後盾的。這個右派中發生一種半明半暗的帝政主義，因為隙風黨中有許多人本來是受着環境的壓迫才自命為共和主義者。

隙風黨人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以前是革命的領導者，現在變成反革命的領導者。他們在劇烈的黨爭中喪失了他們的最重要的領袖，這一點是不可忽視的。佔據議場山嶽部的左派也有同樣的情形，牠的大首領也一個一個相繼滅亡了。左派和其他黨派比較，人數既少，勢力也弱；然炎月黨人所統制的中央派勢力十分強大。這個黨不是完全團結一致的，因為牠的中間有一個獨立派不願與反

動派携手共進。不過中央派有時受反動潮流的衝擊，竟達到牠本來不願意到的地方。炎月黨所需要的是一個有體面的有產階級貴族共和國，牠與要求君主國的右派及要求民主共和國並一七九三年憲法的左派，立于對抗的地位。在這些黨派之中必定發生很決絕的爭鬥，我們行將看見中央派是怎樣藉着王黨的幫助打倒民主派，又藉着民主派的幫助打倒王黨。

四 巴黎前城的反抗

自炎月九日以後，國民會議的全部活動幾乎都灌注在黨爭和懲罰民主派上面，牠的許多寶貴的時間都消滅于空洞的爭論中。炎月黨的經濟學家對於與日俱增的經濟糾紛既盲目不見，對於人民的疾苦更少同情。他們以為只要將他們所痛恨的恐怖時代的措施儘可能地迅速除去，已經是一大救星了。至于新的觀

念他們是絕對沒有的。恐怖時代的一切強制法律既是差不多都很迅速地取消了，局勢便突然一變，因此使一切關係的糾紛愈加增進，而人民的痛苦也愈加厲害了。是年的收穫固然豐富，但全國已經因內亂頻仍，蹂躪不堪。外國貿易幾乎完全斷絕，而國內的工業遂日趨滅亡；里昂曾為全國最重要的工業城，此刻照常作工的織機尚不滿兩千架。要醫治痛苦，必須取有力的手段，這是容易見得到的。但炎月黨的國家經濟學者除掉『自由競爭』外沒有其他觀念，在此時機中這種觀念是最危險的，因為大家可以預先看見，一切投機家，壟斷者，和盤剝重利者一定利用突然取消一切壓制的法律和法蘭西人的窮困，剝削全體人民以致富。笛波多 (Thibaudeau) 本是一個蠢人，然他在這個凡庸的時代也能履行一種任務，他叫道：『唯一拯救的方法就在貿易自由與取消最大限度的價格！』我們曾經看見最大限度的價格在十二月即取消了；而貿易自由也比較實現了。但什麼東西都

是缺乏的，因為鈔票總是跌價，出賣人不肯出現于市場。鈔票至炎月九日爲止跌至百分之三十三；自最大限度的價格取消後，鈔票跌至百分之十九，後來又跌至百分之十七。當這一年的冬季，非常缺乏木材與煤炭，致使公安委員會有一次要冒險盡量砍伐國家的森林，藉以獲得大批的木材。

在法蘭西普遍的困苦中，巴黎城受苦最甚。我們已經看見前城的工人是怎樣陷于憂患之中，怎樣以堅忍的態度來忍受這種憂患。他們不復有事暴動的特別意志，因為對於此事已無所希望。但他們此時要度過一個嚴寒而又長久的冬季——荷蘭的艦隊在這個冬季陷在冰塊中——所以困苦的情形達到極點。他們的衣食住十分惡劣，並且不足。因此時常發生餓死的事件。巴黎久已恃爲儲藏倉庫的汪德弄得荒蕪不堪，不能供給一點東西。此外在「有體面的」區域中有產階級的新貴族縱飲，作樂及其全部勾當對於工人發生一種最痛苦的影響。他們

看見此等貴族的驕傲態度要對着他們最可怕的困苦加以嘲笑。饑荒驅策前城的男女到街市上來，形成龐大的隊伍，使人家看了，以為這就是暴動的序幕。

雅各賓派和山嶽黨以為這一個冬季的困苦將引起前城工人的暴動，牠們的希望全在於此。牠們要利用這種運動再度攫取政權，並打倒炎月黨人。牠們此次對於人民的饑荒也許仍以嚴厲懲罰貴族爲了事，工人們和在羅伯斯庇爾之下一樣，還是要繼續挨餓。他們于失望之餘，爲雅各賓派所鼓動，遂發難了。他們所喊的口號表現是受了雅各賓派的影響。他們要求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釋放被捕的愛國者——此時民主派被陷害的信徒用這個名稱——並且要用強制力使之實現。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保證法蘭西的人民站在優越的地位上；雅各賓派人希望借助于推行這種憲法，重行取得公共的權力。即使一七九三年的憲法能够復活，他們的希望也很難實現。因爲獲得小塊土地的農民已經成爲一個與平民分

離的集團，這個集團所需要的是安甯與經營產業不受阻擾，牠對於激烈的雅各賓主義自然要取一種仇視的態度。

前城可怕的困苦強迫國民會議又鄭重討論糧食供給的問題。牠于三月半間議決每個居民日得麵包一磅，每個做苦工的工人日得麵包一磅半。牠以爲這樣一來，前城必定滿意。但牠只是自欺，因爲至三月十七日前城聖安托列和聖馬梭派來一個代表團，呈遞請願書，要求救濟麵包的恐慌。代表團說，工人長在物質缺乏的困苦中，他們幾乎要反悔他們前此不該對革命作如許的犧牲。國民會議的主席笛波多的答詞頗爲粗率，而板西常格拿斯且說麵包的分配是很公道的。但板氏應當知道在冬季維持一個人的生活不僅是每日一磅麵包就夠了。代表團不得要領，遂被吩咐離開會議；旁聽的工人非常憤怒，他們用拳擊當前的欄杆，以示不平。他們向國民會議大呼『麵包，麵包！』無數的羣衆站在國民會議的外

面等待他們的代表獲得結果出來，當他們聽見裏面發生紛擾時，他們也鬧起來，並企圖擁入議場中。但富裕區域的武裝兵士于此時前來國民會議，將集合的工人驅得紛紛四散。代表團也離開此處了。

國民會議覺得工人此等運動甚為可慮，因為前城擁有武裝和大炮，牠這次還沒有取壓制的手段。不過前城總是不安靜，因為國民會議負責供給巴黎糧食的委員會對於巴黎每日所需的一千五百袋麪粉，常是措辦不來。麪包十分惡劣，而糧食供給委員會的主席板西當格拿斯被人民稱為『饑餓板西』，由此可表現一斑了。

至三月二十日前城再起騷動，工人大批地出現于國民會議之前；他們向牠要求『麪包和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俾約瓦黑列，哥羅德波和巴痕黑的審判將于異日開始；工人們遂乘機要求釋放被捕的愛國者。一部分黃金少年集在渚伊列

隙宮前，與前城的工人發生格鬥，結果有些『有體面的』帶棍的黃金少年被投入渚伊列隙宮花園的池中。旋即有人大呼『國民會議萬歲！打倒恐怖主義者！』而對方回答的呼聲是：『雅各賓俱樂部萬歲！打倒貴族！』

同時國民會議的議場正在宣讀請願書，這種請願書主張以恢復一七九三年的憲法爲平息一切風潮的方法。內中說：『從今天起，如果恢復法蘭西人民所採納並誓竭忱擁護的允孚衆望的憲法，牠將調和一切利益，平服一切反對者，並使你們達到你們工作的目的。』

國民會議對於這種請願發生一種激烈的辯論，因爲山嶽黨贊助這種請願，而其他黨派則加以反對，笛波多作一種無聊的主張說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不是民主主義的，他說：『一種民主主義的憲法不在人民自己行使一切權力，而在很聰明地分配權力，使人民得享自由，平等與安甯的幸福。』這句話大受國民會議的

鼓掌稱讚。

國民會議因此議決，非至必要的組織法確定時，不得推行一七九三年的憲法，這種議決案的裏面顯然表現炎月黨人是反對一七九三年的憲法。

同時一般黃金少年和各區的武裝勢力出來了，他們于一種猛烈的格鬥後，將巢·渚伊列隙宮前的民衆驅散，請願代表團因此也離開國民會議的議場。息葉斯此時提議一種用嚴厲懲罰的『高等警察法』，國民會議爲壓迫羣衆的集合起見，特採用此法。

此後即開始俾約瓦黑列，哥羅德波和巴痕黑的審判，由他們的同僚夏洛特·布隙兒 (Priour) 和里德以一種最豪俠的方法爲之辯護。夏洛特在一種巧妙的陳述中指出公安委員會中沒有一個單獨的委員對於他簽名的命令能負責任，因爲委員會的工作非常浩大，各委員常常沒有進餐的時間。他們互相代替簽名，所

以簽名一事毫不爲憑。

這種審判引起很大的興奮，各黨派在國民會議中對於此事作最猛烈的爭鬥。至一星期之久，還沒有結果。此事的結果似乎是很難說定的。但巴黎與前城都風動了，因爲雅各賓派人是竭全力去拯救各被告。國民會議的代表爵蔣 (Soult) 也——他是一個勇敢和激烈的青年——在前城從事煽動。一個男女代表團復出現于國民會議的請願欄，要求麪包，爵蔣總是予以贊助。他們提出一種新的請願書，內中說道：

『巴黎爲什麼沒有市政府？人民的結社爲什麼被封閉？本年的收穫情形怎樣？鈔票爲什麼老是跌價？王宮爲什麼可以讓一般黃金少年集會，牢獄中爲什麼只充滿了愛國者？』

國民會議拒絕這種請願書，並且表示牠對於騷亂是知道懲罰的。

工人們于極端憤怒之中，集合攏來，于四月一日早晨擊着鼓向國民會議進發。他們大批地擁入議場，但除掉擾亂場中的討論外，並無其他舉動。他們顯然是沒有預備；因此只是叫着『麪包！麪包！』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一般願意發言的代表都因人聲嘈雜，不能達到目的。要想作何種議決簡直是不可能的。卽山嶽黨人自己也不知道應當怎樣辦，因為他們明白看出，對於這樣糾紛的羣衆不能有所作爲。因此他們勸導羣衆引退，以便有所議決。但工人不肯退去，有一個名瓦列克（Valec）的出來作他們發言的代表；他要求釋放愛國者，並採用一七九三年的憲法。羣衆總是大呼要麪包。各反動區的武裝勢力于四個鐘點之後出來將羣衆驅散了。這種運動又歸于失敗。

國民會議在不久之前還認隙風黨人的放逐爲一種犯罪行爲，牠此刻的動作便兇惡起來了。牠命令適在巴黎的俾施克儒將軍統率各武裝勢力，俾氏對於贊

助被控的委員會各委員的一切運動都加以壓迫。俾約瓦黑列、哥羅德波、巴痕和瓦笛被判充軍到氣候惡劣的克伊列（Cayenne）並且馬上就要起程。釋放他們的企圖沒有成功，俾約瓦黑列和哥羅德波不待不前往克伊列，哥氏在第二年即死于該處。俾約瓦黑列在那裏許久未蒙赦免，迨拿破崙對他開恩，他很傲慢地予以拒絕。他後來住在海甸。巴痕和瓦笛則留在法國。

此次暴動的全部責任被加在山嶽黨的身上，因此左派有七個代表被監禁在安姆（Hann）砲台中。阿馬、波哈璠和述笛（Chaudieu）都在其列；後來又加入九個代表，卡姆邦、渚里阿和薩特（Sarthe）的列瓦塞都在內。

自此次暴動失敗後，跟着有一個停頓的時期出現，工人們倘若不是受了極兇猛的饑荒的壓迫，他們對於局勢的變化也許和他們在執政內閣及拿破崙之下同樣，持一種坐觀成敗不聞不問的態度。國民會議對於他們所表現的只是道德的

規條，各種期許和恐嚇，而這種恐嚇的後盾就是黃金少年的棍棒和各反動區的槍炮。關於供給巴黎的糧食一事，只要稍加調劑，即可應付，但國民會議竟沒有辦法，而突然取消強制手段的效力，此刻也連同牠的一切弊端一齊表現出來了。工人們所受的痛苦非常可怕。國民會議所規定的每人一磅或一磅半的麪包，也不能照辦；自美麗的五月起，前城的人民每人每日只得到半磅麪包。此外，一般貧民至多還可取得一撮米。這種困苦引起一種劇烈的憤恨之情，而國民會議的山峯派即利用這種感情，再煽起一種暴動。爵蔣和波哈博特 (Bourbotte)——波氏曾為國民會議派往汪德的委員——兩代表擔任在工人中間從事煽動。南部法蘭西因懲罰雅各賓派人，引起流血的爭鬥，此事即被用作煽動工人的資料；工人們恐怕一切革命的結果都成騙局，遂再受激烈的山嶽黨人的勸告，起來反抗國民會議。

這樣的反抗第一就很少機會。尤其是沒有一種光明磊落的和通俗的名義，

可以作暴動的旗幟。革命大有江河日下之勢；一切權力都操在反民主主義的人的掌握中，暴動者所處的地位已有一半是陷入敵人的手中。巴黎的人民爲炎月黨各區的黨員和黃金少年所宰制，他們對於他們的成功確有把握，並很能自信，同時雅各賓派人則因屢次的失敗而精神沮喪。

前城的工人仍據有武器，而他們所恃的地方也就在這一點。

一七九五年五月十九日街市上的騷動和國民會議兩廳的激昂情形就是暴動的序幕。是日晚上有一種從雅各賓派出發的激烈的請願書，書中用十一條總括一班愛國者的要求。這十一條所要求的是將隕風黨人和七十三個代表逐出國民會議，召回充軍的人，釋放被囚的愛國志士，推行一七九三年的憲法，組織公社會議，恢復最大限度的價格和徵發食物。雅各賓派人的國家經濟思想也和他們的敵人一樣可憐；他們只知道完全照樣要求恐怖時代所取的各種方法，然民衆在

恐怖時代還是要受極大的痛苦。雅各賓派人的急務是在打倒隙風黨與炎月黨。因此他們在宣言中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國民會議，並叫一切愛國者在自己的帽子上大書特書：『麪包與一七九三年的憲法』。

至異日，一般饑民在前城發動了，恰和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的情形一樣。是日清晨五點鐘，各處的警鐘齊鳴，羣衆拿着武器，集合起來，向國民會議進發。內城的雅各賓派人與聖安托列及聖馬梭的工人聯絡一氣。于是像愛里阿的時候一樣，發出警炮。國民會議于察覺行將發生亂事時，即要求各區的武裝勢力聽其指揮。各區武裝勢力的集合十分遲緩，而對於國民會議不甚忠實的黃金少年最初也沒有表現特別的熱忱。國民會議的兩廊大半爲婦女所佔據，即爲所謂羅伯斯庇爾的編織女工——此時又被惡作劇的笑話稱爲羅伯斯庇爾的寡婦——所佔據，旋被國民會議的守衛用鞭子一掃而空了。但暴動的羣衆隨即趕

到，並闖入議場，同時外面的警鐘到處怒號。在一般愛國者中發見許多婦女；至于男子的帽子上則用白粉書着：『麪包與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各處的大門被撞毀，國民會議的屋頂爲猛烈的槍火所攻擊，議場的四壁也變成打靶的地方，羣衆復向國民會議的辦事處擁進。一個青年代表費霍德（Feraud）擋住羣衆的前進。他因此受傷，被擲在地板上，羣衆復從他的身上踐踏過去。大家誤認他爲佛黑霍，有一個好殺人的屠夫提列爾（Tirel）將這個受傷者的頭割下，插在一根長矛上面，他此舉並有一個黑人爲之幫助。

當暴動者的槍聲不絕，騷動不堪的時候，板西當格拿斯坐在主席的椅子上，顏色慘白，呆若木鷄。有人將插在長矛上面的費霍德的頭送到他的面前，他很客氣地點頭致敬。但騷動愈甚，令人可怕，羣衆走來走去，川流不息，歷時甚久，沒有人能夠提出一種討論。羣衆要強迫國民會議批准前此請願書中所列的各項要求；他

們想仿效五月三十一日的故事。經過長久的紛擾之後，山嶽黨的霍默，爵將，波哈博特，和其他人等才商妥對於暴動者的要求實行投票解決。因此費去許多最可寶貴的時間。當時大家不復知道還有一個政府。一般代表——內中有許多是逃走了——被驅在一個地方，從事投票。請願書中單獨的各點都被採納，每一次投票由人民搖帽並歡呼誌祝。大家將政府所由構成的各委員會取消，另設一個行政委員會，予以一種專政的權力。這個委員會是由波哈博特，馬列（Marré）的布隙兒，渚格斯洛，（Dugesnoy）和渚霍伊（Duroy）成立的。梭布哈尼（Soubert-d'ay）被任命為武裝勢力的司令。

人民以為有此一舉，便制勝了反動的國民會議，而民主派和在五月三日一樣因一種突然的變化將再達到優勝的地位。但這只是一種自欺，因為那一回的情形大不相同。當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差不多是整個的巴黎用武力反對歐

風黨此時是最大部分的巴黎武裝人民站在國民會議的後面。大家勝利得太早，沒有想到怎樣去對付各富裕區域和黃金少年的進攻，只是在充分的勝利感情之中和發狂一樣大喊大鬧。就是反動派人也以爲愛國者的勝利是確定了，所以人叢中發出一種聲音，要求發令取消死刑，想藉此去保障反動派人的頭顱。到了半夜，行政委員會正預備掌握權力，並開始着手監視政府各委員會。可是時間未免白花了，此時各武裝區向前進攻了。因此發生一種猛烈的爭鬥，各區的國民軍畢竟爲拚命自衛的暴動者所驅回。但旋有一種總合的軍事行動，各區以優勝的兵力再度進攻，用一種普遍的白兵戰衝入議場。一般暴動者因力竭而逃，並企圖在市政廳集合。

人們在國民會議中對於表同情于暴動者的山嶽黨代表此時開始作報復的舉動；他們中間有十三個人即時被捕，行政委員會的會員霍默，爵蔣，梭布哈尼和老

舒爾 (Rah) 都在內。國民會議因受強迫而發佈的法令被宣佈爲無效，議定書也被焚燬；人們聲言這種法令是由一羣暗殺者促成的。國民會議此時已無所顧忌；牠議決解除前城的武裝，牠的命令中說，『對於謀殺者，吮血者，強盜和炎月九日以前專制的走狗』不能准其挾持武器。

可是這種命令及其所用的憤怒與痛恨的言詞，使前城的醞釀又重新爆發。一般暴動者本來想在市政廳組織一個新的國民會議，但此舉未能實現；他們于異日退回前城，同時國民軍進逼聖安托列，旋因看見一種挾有大炮的武裝勢力與之對峙，遂急忙退去了。暴動者在前城重新發難，並向國民會議進逼。當他們在外面運送大炮時，國民會議的議場聽得十分清楚，列現德轟轟烈烈地叫道：『我們必須留在我們的議席上勿動；最壞的事情，不過是一死！』暴動者此時倘若進攻，他們一定可以獲得勝利，因爲保護國民會議的國民軍較弱于他們。雙方挾着武裝，

對峙一時，戰事似乎是不能倖免。但國民會議忽起作一種欺騙的調停。牠派一個代表團到暴動者一方面來，允許由國民會議籌措人民的生活品。一般暴動者因缺乏賢明和絕決的領導，遂傾向調和，因為這些工人——我們已經看見過——對於騷擾與暴動久已生厭；他們只因迫于饑荒，才有此舉。國民會議決議籌辦生活品，並命令一個委員會于四日之內對於一七九三年的憲法作成一種組織法。工人們于是相信強硬請願的主要要求已經實現，當他們的代表團出現于國民會議，由主席與之互相擁抱，並許以最優美的條件時，他們以為一切都弄妥了。他們是太輕易為反動派的甘言所誘惑。他們自以為是勝利者，得意洋洋地帶着他們的大炮回家，聽任前此幫助他們的代表陷在殘忍嗜殺的敵人權力之下。

工人們馬上會察出他們是怎樣的自欺，因為急圖報復的國民會議只要牠曾經召集的武裝勢力來到，即將進攻前城。大隊的步兵和騎兵果然出現；軍是從北

軍送來的，就有騎兵三千人。爲着用軍法懲治被捕的參加暴動者起見，特設一個軍事委員會。殺死費霍德的提列爾于五月二十二日被判處死刑，不過當他解往刑場時，他被聖安托列的人劫去釋放了。國民會議此刻實行牠的解除前城武裝的命令。聖安托列不肯交出牠的大炮和殺死費霍德的人。因此默胤統率三萬人和一個可怕的砲隊包圍前城，以施行砲擊相恫嚇。這種恫嚇極有效驗；聖安托列不僅交出提列爾，並且還交出牠的一切武器及大炮。

反動的國民會議既獲得初步的成功，于是凡對於牠不方便的，和爲牠所不喜歡的，都加以攻擊。巴協，布學特和其他六個同志受法庭的審訊，山嶽黨還有一批代表被捕，各舊委員會的委員除少數例外外——卡洛特也是例外之一——都被監禁。此時的反動十分橫暴，以致會爲德意志貴族管家的老舒爾在獄中自殺，因爲他對自由完全絕望了。這個舒爾曾以國民會議委員的資格，在萊姆（Reims）人

民集體的公共市場上，打破一隻著名的油壺，據說這壺是施洛德（Chlodwig）塗油時由一隻鴿子從天上帶下來的，而法蘭西的歷代君主于加冕時常用此壺塗油。常路易十八加冕塗油時，這隻壺又出現了。

當國民會議要求對於一切雅各賓派的委員作一種報告時，爵蔣，霍默，渚霍伊，渚格斯洛，梭布，斯尼和波哈博特均于六月十七日出現于軍事委員會的前面。他們沒有犯何種罪，他們只是于五月二十日在國民會議起來代表暴動者的事業。軍事委員會將他們判處死刑。他們在革命的風潮中都有所表現，且久已懷必死的決心，所以他們要帶着古代英雄所具的勇氣而死。他們于宣告死刑後，將解往斷頭台行刑。霍默于是拿出一個匕首，向自己的心窩上一刺；他將匕首遞給爵蔣而死，爵蔣馬上也向自己的心窩一刺，又將匕首遞給渚格斯洛而死。六個被判處死刑的人都次第用這個匕首自殺。不過只有霍默，爵蔣和渚格斯洛三人即時死

去；渚霍伊，皮哈博特和梭布哈尼三人則于將死未死之時被送上斷頭台，斬下首級了。山嶽黨這六個爭自由的青年悲慘的死去激起一種大運動，人民痛惡國民會議反動的恐怖主義不減于他們痛惡在羅伯斯庇爾專政之下的屠殺。

自此以後，工人對於法蘭西的政變漠不關懷，他們看見各種勢力的消長不肯參加。爭自由的運動遂因此告終。從革命中崛起的資產階級暫時能夠穩定牠的統治，牠爲千百種利益而爭鬥，但只是不肯爲全體人民的自由與幸福而爭鬥。

五、各省的反動

巴黎民主派的失敗，在前城最後的大暴動之前，各省已受其影響。汪德和布列譯尼至是年春季還沒有能兵，不過此等蹂躪不堪的地方只有一種小隊伍的戰爭。然在南部與東部法蘭西，反動的發展非常迅速。南方人的熱血在騷亂的時

代則發洩而爲勇猛的熱忱。馬賽與阿威格朗 (Avignon) 的青年會挾着不畏死的精神，投身于革命的風潮中，現在東南方的熱烈人民又盲目地投身于反革命的漩渦中。拒絕宣誓的教士與出亡的貴族從附近的瑞士邊界上發展他們的運動。他們固然因死刑的恫嚇，足跡不敢履法蘭西的疆土。但自雅各賓派傾覆後，他們的膽量爲之一壯，竟敢于返國，因爲他們知道他們在反雅各賓派的人民中可以得到庇護。大家知道，國民會議的許多委員對於懲辦王黨與聯邦主義的暴動，是過分的嚴厲。但現在報復來了。反動的恐怖主義的殘酷遠過于革命的恐怖主義。革命的恐怖主義大半還取一種裁判的或法律的形態。反動的恐怖主義則大肆屠殺，並不要經過什麼手續。一般拒絕宣誓的教士拚命促使羣衆反對雅各賓派，他們很簡單地要求用火和刀去殲滅『無神的』恐怖主義者。所謂恐怖主義者就是指羅伯斯庇爾和恐怖制度的一切信徒，以及對各革命官吏，各革命

委員會和委員的一切擁護者。在革命中受懲罰的是貴族，在反動中受懲罰的是恐怖主義者。拒絕宣誓的教士將所謂耶穌聯合會或太陽聯合會結合攏來，其主要的就在努力懲罰恐怖主義者與雅各賓派人。此外，教士們又宣言沒收教會的產業是搶劫教會，而遵守憲法的教士的職位應歸無效。此等耶穌聯合會或太陽聯合會歷時不久，為數已很多，牠們懲惡人民起來與雅各賓派為難，後來沒有一個知名的雅各賓派人能在街市上行走而不發生生命危險的。許多雅各賓派人被投入獄中，他們的審判既要經過一切程式，太陽會人便唯恐他們得到釋放的機會。一七九五年五月五日里昂有一個人要受審判，因為他曾在哥羅德波的下面做過警察。一班被牧師鼓惑的太陽會人大批地擁入法庭，要求處被告以死刑，當裁判官要依照一切程式進行審判時，他們就打被告。他們旋又闖入牢獄中，不經審問，將九十七個因受恐怖主義嫌疑的人殺死了。被殺的人中也有婦女。阿

拉特 (Ornat) 的教士留心觀察怎樣用刀斧打死囚犯；至于像一七九二年九月的屠殺，預先經過一次簡略的訊問一節，此處是沒有的。此等反動的『人民裁判』的劊子手常是掛滿了花彩。在里昂只要有有人在任何人的背後喊出『馬達風』 (Mathavon) 這個名詞這個人就會被當作一個恐怖主義者，投入霍列河 (Rhone) 中。一七九二年的九月屠殺只限于巴黎；現在的屠殺差不多蔓延到整個的南部。五月十一日愛克斯 (Aix) 有三十個囚徒在國民會議委員霞邦的面前被殺了。雅各賓派人到處被慘殺；在達哈斯曠，那些犧牲者被拖上一個高巖上，由扮臉的劊子手將其投在霍列河岸的石頭上。在托郎的雅各賓派人于五月十七日實行大暴動，他們組成一種三千人的軍隊，與開來的國民會議軍隊作殊死戰。但後者的人數較前者多三倍，所以暴動者于頑強抵抗之後，畢竟屈服了。而這種在南部限制反動發展的企圖也沒有成功。同時在馬賽有二百被捕的恐怖主義

者監禁于聖詹恩 (St. Jean) 礮台中，也被太陽會人半用炸彈，半用火力殲滅了。這當局出來干涉，已經過遲，一般殺人放火犯雖被逮捕，但旋即釋放。在阿衛格朗和其他數處地方的大流血劇尤令人慘不忍觀。一般充滿殺人慾的人可以隨意殺害民主派人，無人加以制止；南部法蘭西一七九五年無數暗殺事件的主動者對於此等事件沒有紀述，足資參攷。

六 巴塞爾的構和

法蘭西雖是內亂頻仍，弄得國內支離破碎，但辟特所組織的歐洲大聯盟軍對於這個共和國並沒有獲得勝利。雙方的戰爭雖互有勝敗，但聯盟軍沒有一兵一卒能站在法蘭西的疆土上。這個共和國的黨派雖四分五裂，互相爭鬥，然牠在戰場上卻發展一種驚人的力量。卡洛特以偉大的天才整軍經武，使軍隊的動作統

一、好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有些王公大人對於戰爭實在生厭了。托斯卡拉 (Toskana) 的斐笛南第

三 (Ferdinand III.) 大公看見法蘭西軍乘勝長驅過阿爾卑山，惟恐他的位置發生危險。他的恐懼比他的憤恨爲大，所以他決定與法蘭西共和國媾和。他派遣卡列提 (Caretti) 將軍往巴黎，卡氏遂締結一種單獨的和約，應由托斯卡拉付出一百萬佛郎作爲軍事賠償費。托斯卡拉的代表與反動的國民會議開談判，自然比較一年以前容易些，炎月黨人忽然升爲政治家，更能滿足他們的虛榮心。

同時俾施克克服了荷蘭。他曾奪得波墨爾島，于一月間開始攻擊他屢次驅逐過的英國軍隊。當時正值嚴寒，河流與湖沼均結冰，因此軍事上不復有何種掩護。英軍不斷地爲俾施克所擾，遂陷于一種悲慘的狀態中，當牠們逃到德意志的邊界時，便喜不自勝。荷蘭的愛國者十分歡迎法蘭西軍人，總督威廉第五看

見他不爲人民所愛戴即逃往英國。荷蘭的海軍艦隊應跟着他同去；但一般船員抗不遵命，因此弄出一種千古未有的奇聞，就是這個艦隊竟爲法蘭西的馬隊所捕獲。因爲當法蘭西一些馬隊很迅速地從冰上靠近陷入冰中的艦隊時，後者即投降了。

荷蘭的愛國者對於法蘭西人予以一切幫助，所以法蘭西不視荷蘭爲征服地，而視爲同盟者。荷蘭于五月十六日宣佈爲巴達衛（Batavia）共和國。聯軍因喪失荷蘭，大受打擊，因此促成牠的解體。

普魯士的佛利德利芝·威廉第二也疲于戰爭。他的宮廷生活的享樂吸引他的力量大于他對法蘭西的勞苦和危險的軍事。法蘭西共和國的勝利引起普魯士君主的恐懼，他怕法蘭西人乘勝闖入德意志，對於一七九二年的攻擊施行一種重大的報復。他也沒有金錢，因爲戰爭與他的宮廷的寵人經濟把他的庫藏弄

得一空如洗。英國的幫助殊不敷用。奧大利也沒有錢解來，因為牠也是妙手空空。普魯士因留在聯軍之中，要求奧大利每年付牠三千萬達列，而以奧大利施列西爲質；但奧大利對於此事不肯同意。此外，自前一年波蘭的革命被壓服以後，普魯士恐怕因分割不幸的波蘭與俄羅斯發生爭執，而牠與奧大利的友誼也是靠不住的。普奧兩國互相猜忌，唯恐對方私自與法蘭西締結和約，不利于己。普法兩國旋開始平和談判，此事大半是在巴塞爾進行的，普魯士一方的代表爲哥爾慈和巴特列密（Goltz und Barthelmy）的商業經理，法蘭西一方則爲駐瑞士的公使。普魯士的使館秘書哈尼爾（Harnier）于一月間即來巴黎，與公安委員會直接談判。普魯士的外交家和炎月黨人自然容易辦好交涉；雙方並且還奢談法普聯盟；這件事雖沒有成功，但四月五日普魯士與法蘭西成立一種單獨的和約。普魯士承認萊因河左岸的地方處于法蘭西的勢力之下，一直至普王所發起的普遍

和約時爲止。和約中有一個秘密的條約載明，萊茵河的左岸如果要讓給法蘭西共和國，普魯士王對於他的萊茵河左岸土地的分離，必須與共和國詳細確定一種土地的補償，這自然是指以德意志範圍之內的土地爲補償。這種惹人注目的條約自然是要犧牲奧大利才能夠實現。五月十七日實行劃界，從東佛里斯蘭（Ostfriesland）起至梅恩和科合（Koehel）爲止，此處定作將來的中立地帶。關於隸屬英格蘭的漢諾威（Hanover）王國的問題，頗有一些困難，普魯士的政治家有意要合併漢諾威去消除這些困難。不過普魯士要永遠獲得漢諾威，必須等待七十年。

自普魯士退出聯軍以後，西班牙又與法蘭西締結一種和約。雙方的談判曾經破裂一次，因爲西班牙的內閣要求法蘭西在一七九一年憲法的基礎上恢復君政，作爲媾和的基本條件；牠並且要求釋放禁錮在廟塔中的路易十六的兒子。但

這個年少的卡白特已經死去，因此一般共和主義者得了一個殺害他的罪名。在西班牙的法軍此時必須在戰場上表現勝利的情形才有辦法。統率西部辟倫列軍隊的蒙西于七月六日在阿美亞 (Ormaiztegui) 擊敗西班牙人，佔據俾爾巴阿 (Bilbao)。東部辟倫列軍隊的司令協列 (Scherer) 雖在困苦的情形中，也打了好些勝仗，他佔領堅固的費格拉斯 (Figueras) 城，取得大批的軍用品，並且進逼馬得利得 (Madrid)。突然富貴的『和平親王』哥多伊 (Godoy) 爲西班牙女王的愛人，他此時掌握政府的大權，因恐法軍再進，將引起西班牙民主派的叛亂，遂大起恐慌。他與法蘭西講和；法蘭西取得屬於西班牙的海甸部分，放棄牠在西班牙所征服的地方。這種和約在七月二十二日已經在巴塞爾簽字。

同時國民會議對於汪德的赦免令發生了效力；叛亂者目前的投降雖只是表面如此的，但他們却完全精疲力竭了。一班領袖互相爭鬧。拉霍協雅克里死于

戰爭中，斯托夫列和霞黑特互起爭執，因為霞黑特從布霍文斯伯爵獲得總隊長的位置，斯托夫列因此覺得他是被黜了。在汪德統率軍隊的是卡克盧，在布列譚尼統率軍隊的是河施。這兩個將軍取一種很聰明的溫和戰略。汪德沒有十分受叛亂的煽動，辟伊塞 (Puisaye)、侯爵和一個名科馬譚 (Cormatin) 的投機者用學安黨的名義，在布列譚尼組織一種很活動的游擊隊戰爭，學安黨人出現于這種戰爭中和強盜一樣。然霞黑特和斯托夫列爲着使汪德得到休息的時間恢復極端的疲勞起見，特意投降，並且與共和國家締結一切形態的和平契約，不過他們一有機會，就會重新起來與共和國家爲難的。

所以國民會議內則征服牠的仇敵，外則毀滅辟伊特的大聯盟，這種聯盟現在還只剩下英格蘭、奧大利、葡萄牙、薩丁尼和利蒲爾。法蘭西在對外國的爭鬥中似乎佔得優勢。但炎月黨人既沒有一種明見，也沒有一種動機來正當利用這樣的

優勢。這些人的全部精力都花在懲罰恐怖主義者和升官發財上面。

七 亡命者

炎月黨人及其同盟者隙風黨人此時以為時機已到，可以完全抑制革命，並且依照他們的特別嗜好，形成國家與社會。雅各賓派人已被打倒，並且還是天天受流血的懲罰；巴黎的前城被解除武裝，伏處于呻吟憔悴之中而無能為力；有庶階級的貴族站在統治的地位十分穩固。國民會議現在很決絕地拋棄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另設一個十一人的委員會，草擬新憲法。

同時君政主義在共和的巴黎抬起頭來，絲毫不加隱諱。國民會議的右派也公然表示要恢復君主政體。君政主義在巴黎的富裕區域發展非常迅速。有些亡命者竟敢于返國。斯特爾夫人——人們對於她實過于重視——重新打開她的

客廳，一切反動分子羣集于此。一班黃金少年公然贊助君主主義，巴黎旋即又有這種主義的報紙出現。在聖脊曼 (St. Germain) 區域的人差不多可以相信舊法蘭西的貴族又興起來了。自羅伯斯庇爾傾覆以後，不到一年，向來為革命中心點與共和國靈魂的巴黎除掉恢復君主政體以外，似乎沒有其他熱烈的志願。

禁錮于廟塔的小卡白特被王黨稱為路易十七，他此時恰死去了。最初負教訓責任的西門皮匠對待這個小孩十分粗暴，自西門于炎月九日與羅伯斯庇爾同上斷頭台後，這個小孩的看管愈加嚴格，因為共和國家的握權者恐怕他一旦逃走，足以助長王黨反動潮流的勢力。君主主義的歷史家對於待遇這個小孩的令人感動的紀述，是否屬實，我們不能決定，故對於這整個的問題，不加討論。事實告訴我們，好像是這個早年患軟骨病的孩子許久沒有受善良的看護。如果說這是一種『遷延的謀殺』，未免武斷。小卡白特死于一七九五年六月八日，他的全身臄

腫是他的輕骨病的結果，這種說法至今似乎仍是很有根據。後來有各種說謊者對於他造出許多謠言，而爲王黨的人所輕信。他們說，小卡白特被人從獄中帶出，另以一個小孩代替他了。但詳細的調查已經證明路易十六和馬麗·安托列特的兒子路易實是在于一七九五年六月八日死于廟塔。然普魯士的鐘錶匠爾多爾夫（Naudorf）自稱爲路易十七，有許多人相信他的話，他遂藉這種招謠撞騙討生活。他的後裔至今猶自認爲出于路易十七。

自小卡白特死後，布霍文斯伯爵自稱爲路易十八，而他的兄弟阿多伯爵自稱爲王兄。布霍文斯伯爵居于威洛拉（Verona）但寄居英國的阿多伯爵以爲亡命者對於法蘭西施行大攻擊的機會已經到了。對於布列譚尼和汪德所必需的一切聯絡都預備好了。尤其是辟伊塞十分活動，他準備在這兩個因戰爭蹂躪不堪的省分集合王黨，重新反叛。霞黑特和斯托夫列宣言，一經得到呼喚，馬上就對

共和國家開始對敵的行動。

阿多伯爵召集大批的亡命者會于倫敦，英國政府宣言願以金錢軍艦和武器贊助此舉。辟特對於這種冒險的企圖真正希望有一種成功麼？他因對於法蘭西共和國及其革命非常憤恨，也許把這種叛亂的成功看得更爲容易。原定的計畫是輸送亡命者由法蘭西的西海岸上陸前進，與霞黑特，斯托夫列及科馬譚的武裝力量取聯絡。他們于是馬上向巴黎進攻。但事實上並不如此。

一般亡命者在英國受過軍事訓練，並有組織。他們最初約有一千五百人，後來又得到被俘的法蘭西共和國兵士三千人，編入他們的隊伍中，這些兵士穿上英國的制服，並戴着白色帽章。他們相信此等受強迫的共和主義者在法蘭西的疆土上要跟着王黨的旗幟跑，那就是錯認法蘭西的狀況了。

亞威利 (d'Hervey) 伯爵和辟伊塞統率這個遠征軍，由英國的海軍大將

威倫 (Varan) 率一個艦隊送往法蘭西。這個艦隊並載有大批糧食，足供六千人三個月之用，又裝有步兵制服一萬七千套，騎兵制服四千套，槍二萬七千枝，大炮十尊，火藥六百桶。亡命者的軍事財庫並儲有一萬路易斯多 (Louisdor)。

英國艦隊解纜起程，于六月二十三日與法國海軍接戰，將其逐回，于是月二十五日在布列譚尼的西海岸屹伯霍 (Quiberon) 半島登陸。汪德和布列譚尼的王黨農民軍已經發動，在穆俾安 (Morbihan) 一處約有一萬武裝者。他們與亡命者聯絡一氣，並且進到瓦列 (Vannes)。王黨的領袖們雖互相爭鬧，然他們在最初似乎十分順利。在瓦列統軍的河施因他的軍隊分散了，對於敵人這種勇猛的突然襲擊沒有準備。一般亡命者由屹伯霍進攻白特夫黑 (P. uhiev) 砲台，這個砲台恰在連結屹伯霍半島與大陸的狹長地帶上。

但河施于此時集合他的軍隊，向布列譚尼的學安黨人猛攻，這些黨人等待亡

命者的救援，竟不能如願相償。河施擊敗他們，並驅之紛紛四散。亡命者雖已從英國得到援兵，然仍留在屹伯霍半島不動，因為一班領袖對於進攻計畫的意見很難一致。河施旋即統帶一萬五千人的軍隊與他們對峙；而達理與布拉德（Blad）又以國民會議委員的資格，挾着非常的全權出現于軍中。河施凶陳兵于聖巴伯（St. Barb）將亡命者所在的屹伯霍半島與大陸的交通截斷了。亞威利統率亡命者于七月十六日從半島出發，猛烈進攻；但被河施擊敗，不得不退處于這個不幸的半島上。亡命者的形勢因此非常不利，因為各種暴動的農軍到處被擊敗並驅散了。

保護屹伯霍半島的白特夫黑礮台因河施夜間的襲擊，遂落入他的手中。曾在英國被強迫與亡命者共同遠征的共和兵對於這種襲擊大有幫助，他們並且大批地投入河施的軍中。一般亡命者在清晨看見礮台上有三色旗飛揚，才知道他

們的大勢已去了。他們退回半島的極端，同時新近從英國趕來的桑布合伊（Sambourne）伯爵企圖作最後的抵抗。英國的兵艦向半島發砲援助他。河施並不馬上前進，有人相信他的爲人素性溫和，要留一點時間讓亡命者上英國船去。但英國船來得太遲，不能很迅速地將擁擠在半島上的好幾千人運去。當共和軍後來由白特夫黑礮台出發向半島進逼時，亡命者中間大起紛擾。他們不要命地向船上擠去，以致常被英國的水手用刀逐回。只有一小部人得上船去；辟伊寒以爲在此處犧牲他的寶貴生命，太不值得，遂上船逃去。桑布合伊與一千亡命者，三千以上的學安黨人和一千六百的前共和兵同爲俘虜。

河施于英國艦隊逃走後，旋即將軍隊開出；至于俘虜的懲罰則交國民會議委員達理和布拉德辦理。達理此時因與王黨秘密交通，已受猜疑；他于是利用這個機會來磨光他的共和主義的外表，在一種激烈的演說中對於屹伯霍的俘虜提議

依法懲辦。依照法律，俘虜應處死刑。烏哈伊 (Auray) 設置一個軍事法庭，約有六百個俘虜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王黨藉英國的幫助來傾覆共和國家的企圖已遭失敗。他們于國民會議正在草訂新憲法之際，又在巴黎幹他們的勾當。巴黎各區受王黨的煽惑，除少數例外，都投入君政主義之下。

八 新憲法

反動的國民會議通過的憲法在名義上雖是共和主義的，然在實際上已不復具有一點民主主義的特質。憲法上規定間接選舉；初選人應舉出選舉人，選舉人應選舉人民代表。要做選舉人須有一定的產業，並須經常繳納一定的稅金；至于初選人，凡年滿二十一歲的國民都可充任。要做人民代表，須達到一定的年齡，

並有一定的產業。兩院制又在新憲法中表現出來了。關於這一點牠還落在規定一院制的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之後了。人民代表機關應由兩院成立，即五百人院和元老院。五百人院的代表至少必須年滿三十歲。五百人院的代表每年當改選三分之一。這個機關如果提出法律，必須經過元老院的批准才能夠發生效力。元老院由二百五十人成立，每年也是改選三分之一。此院的代表須年滿四十歲，並且必須結過婚的。元老院對於五百人院具有一種正式的否決權，而兩院制的毫無意義在此也達到絕頂了。真正的政府權力操在五個人成立的執政內閣的手中，那個內閣是對於人民代表機關負責的。每年應有一個執政退出內閣，並且不能再行當選。真正的政府職務是由特別的總長處理的。這種憲法似乎是故意要儘可能地引起許多衝突，因為這樣的一個笨拙而複雜的政府機關必定會發生對抗。這種憲法固然是用人權宣言作裝飾品，但未免有些滑稽，因為牠雖

承認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然牠却消滅了一種最重要的民權，即結社自由，凡有公開會議，演講或辦事處的人民結社一律被禁止。

此外，又規定兩院自己可以選擇開會地點，凡法律非經過三讀會不得發生效力；不過元老院在緊急的時候可以作例外的議決。

國民會議這種憲法是受了王黨的欺騙。牠只允許有產者參加立法與行政，便是剝去憲法的一切民主主義的特質，使大多數民衆重行喪失政治上的權利。道露（Daunou）的主要工作就是這種憲法，並且對於憲法的草案也作過報告，他以為是將深思遠慮的觀念送給祖國了。但他馬上就會失望。雅各賓派人和恐怖主義者既受懲罰，民主主義即被打倒了。重新選舉的人民代表機關必定充滿反動派人，這是勢所必至的。

國民會議看出此事，突然發生恐慌，牠覺得新憲法的真意所在，不是君主政體，

就是內亂。在革命中崛起的人有許多恐怕君主政體的復活；統治的有產階級至少是不願意拋棄政權。大家此時覺得過于放任反動的發展，致使自己立足的地方被在下面掘空了。但國民會議對於他自己曾經通過的新憲法，也不能下一個決心，聽其消滅下去；牠議決這種憲法爲第三年的憲法。

國民會議飄搖于恐怖與希望之間，找到一個最特別的出路；牠企圖在下屆的兩院中佔得大多數議席。牠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于新憲法之外，再發出兩種特別的法令。一種法令規定每一院中三分之二的代表應由國民會議的代表充任；另一種法令規定這三分之二的代表不由選舉選出，應由國民會議自身產出。因此國民會議可以將山嶽黨的餘燼排斥于新的人民代表機關之外，並且仍可于此等機關中再形成牠向來的大多數。

第三年的憲法和兩道法令須提出初選人大會，由其批准。國民會議對於此

事確有把握，不致失望；因爲民衆的思想仍是民主主義的，他們在可能的地方，對於反動當然要加以阻止。從民主主義諸原則的觀點看來，人民應當否認這種憲法，並且沒有理由去保證反動的國民會議，使之延長下去。但他們于兩害相權之中，不得不取其輕者。

法蘭西的人民差不多一致同意採納這種憲法，因爲就是王黨的人也因憲法對於他們展開一個順利的局面，予以贊成。關於三分之二大多數的兩道法令雖有王黨拚命反對也被通過。王黨的人大聲責備國民會議此舉有傷人民的主權，這些話自然不是他們的真意所在的地方。一般黃金少年此時完全傾向王黨，反對國民會議，他們成羣結隊出現于街市上，大呼『打倒三分之二的代表制！』巴黎只有魁維特一區贊成此等法令，其餘各區都予以否認，王黨竟毫不知恥地命令一切愛國者不得參加選舉人大會。凡出席大會的人，即被趕出。

當國民會議于九月二十二日宣佈法蘭西人民批准憲法和兩道法令的消息時，王黨的人即起而作最猛烈的運動。他們會希望假手于憲法，可以恢復王國。此刻看見這種可能性已被國民會議自行選出三分之二的代表的規定消滅了。他們于是決定從事武裝暴動。

所以當這種不幸的憲法出生之日，法蘭西即爆發一種流血的內亂。巴黎自恐怖主義傾覆後，為時不過一年多，復看見一種反抗國民會議的王黨暴動。而反動的發展且非常迅速。

前城的工人雖覺得風潮迫在眉睫，然他們無所感動。他們對於王黨無所希望，對於任聽他們呻吟憔悴並解除他們武裝的國民會議也無所希望。他們對於爭鬥的結果毫不措意。

九 王黨的叛亂

大批的亡命者于此時或明或暗地回到巴黎，而王黨與共和主義者間的武裝衝突是不能倖免了。各區因這種爭鬥行將爆發，特從貴族中選出牠們的領導者。有一個叫做列默特黑（Lemaître）的，組織王黨反抗國民會議的運動。

當國民會議于十月十二日命令初選大會和選舉人舉行兩院三分之一的代表新選舉時，巴黎發生流血的騷動。一般黃金少年對於國民會議的武裝勢力作零星的小戰。國民會議發表一批有力的法令取締王黨，並取消取締嫌疑犯的法律，因為這種法律現在予完全盡忠王黨的市政府以很大的權力。各黨派的爭鬥愈趨劇烈，而黃金少年對於封閉渚伊列隙宮，驅散國民會議和恢復王國的意志，毫不加以隱瞞，所以在半年前因前城攻擊國民會議而予以援助的人此刻又要攻

襲國民會議。

有四區在選舉日許久之前即集合牠們的選舉人，用武裝勢力加以保護。國民會議禁止選舉人在選舉日之前集合。牠的法令是被人家用嘲笑的叫喊聲接受的。國民會議此時也武裝備戰；牠用武力驅散選舉人的大會，宣佈牠自身當永遠存在，並且任命一個非常委員會來保護公共的治安。牠在困難之中，號召牠從前嚴厲懲罰的恐怖主義者和雅各賓派人起來幫助牠，他們也很慷慨地聽從牠的呼喚。他們配上武裝，組成一足有二千人——「一七八九年愛國者的隊伍」。默盧是一個不能勝任的將軍，各區最初的勝利是由于他的怯懦所致，他認這個隊伍係由惡漢所成立，遂拒絕擔任司令的職務。然這個愛國隊伍替國民會議作戰，表現非常勇敢。

列白列提一區構成暴動的中心點，在巴黎四十八區中有四十四區加入暴動。

各區的戰鬥力約有四萬人；但他們自草月起即沒有大礙。他們的總前進被擊敗；武裝的國民軍集合一起，並且在一種反抗「國民會議劊子手」的激烈宣言中，用一切形態發生暴動。默盧將軍統率國民會議的軍隊進擊列日列提區，因遇着頑強的抵抗，又梭巡畏縮地退回了。他即刻被撤職。

巴哈斯受國民會議的委託，任總司令的職務；他在這個危急的時候，想到一個青年軍官可以打退王黨的攻擊。他說：「我認識一個矮小的料塞人（Köse）他是不會講客氣的。」這個矮小的科塞人就是拿破崙，他在托郎之役即已表現非常的能力，但自羅德斯庇爾傾覆後，他被視為羅氏的信徒，陷在獄中好些時候，後來被釋放，無所事事。自許久以來，他在巴黎期望有一種適宜的轉變，但未嘗料到他能利用這種轉變。他的腦海中充滿了幻想的計畫，所以有些人認他為過于興奮。巴哈斯要求他做副司令，拿破崙被召至五人委員會前，對於替國民會議取勝的方

法，侃侃而談，並確有把握，他因此即刻被命保護渚伊列宮。沒有人能夠料到此舉將有什麼結果，沒有人能够預先看出這個瘦小和沉默的青年軍官就是將來的皇帝。

當各區對於攻擊國民會議遲疑不決時，拿破崙即先發制人，取種種最決絕的步驟。他知道國民軍在默瑞（Meunton）的大礮是安置在一個公園中；即刻有一部分馬隊前往該處奪取大礮。他所統率的全部軍隊至多不過七千人以上，然他的優勝處就在他的大礮，軍隊的訓練和他的天才。渚伊列宮馬上變成一個礮台，對於一切進路都可以用礮火掃射。他又想到一條退路，並且留下八百枝槍和大批子彈袋在國民會議的議場中，以必要時，將代表們作為保留隊，使之武裝起來。糧食也送到此處，足供數日之用。

暴動軍的司令為丹尼康（Danican）將軍，他曾為共和國家出征汪德，因不熟

心做事，遂被免職而出亡。丹尼康明白看出，用他的國民軍去抵抗拿破崙的軍隊，實無能為力。但他被督促進攻。他自將拿破崙一種突進的陣地擊退後，特派一個議員到國民會議，要求會議撤回軍隊，解除恐怖主義者的武裝，並取消三分之二的代表制的法令。國民會議的王黨代表表示願開談判。但詩人協尼爾引導國民會議向前進行。他叫道：『有人向我們提出叛亂各區的要求我很詫異。這裏沒有什麼條件講；國民會議不是勝利，就是滅亡！』議場對於這些話喝采稱讚，而雙方的談判遂破裂了。

丹尼康因此于一七九五年十月四日（葡萄月十三日）下午四點鐘領導盡忠王黨的各區攻擊國民會議。暴動者由一切街道向渚伊列隙宮前進。他們受着一種猛烈的箱彈的攻擊，一切地點都陷入紛亂之中。拿破崙于是指揮他的隊伍前進，並且對於王黨駐在霍述教堂（Rochniskirche）的最精壯的軍隊作猛烈

的白兵戰，使後者不得不出于逃遁的一途。拿氏率礮隊向前追擊，至晚上六點鐘，各區一齊失敗，他爲避免非必要的流血起見，特令兵士在敗北者的後面向空中放槍。在這一爭鬥中雙方約共死四百人；不過國民會議是完全勝利了。拿破崙于夜間佔據巴黎一切重要的地方。

國民會議對待戰敗者沒有牠對待雅各賓派和暴動的前城那樣厲害。牠只解除列白列提區的武裝，撤消國民軍的總司令部，並解散黃金少年的來福兵。牠設置一個委員會審判參加暴動的人。但委員會辦事不力，以致一切有關係的人犯都從容逃遁，有些抗傳不到的人並且公然往來于城市中。

反動的國民會議對於剛才用武力攻擊牠並企圖推翻共和國家的王黨，似乎雅不願去掉向來的偏見，有所懷疑。

十 國民會議的滿期

國民會議此時正值三年期滿，牠特從牠的代表中替兩院各選出三分之二的代表，並選出將來政府——即執政內閣——的行政大員。各區的叛亂表現從新興起的君主主義的發展及其勢力，而願意拿住政權的有產階級對於將來充滿了戒備之心。人們在這個時候的表現又是很傾向共和的。執政內閣的人選只以贊成對路易十六處死刑的人為限；因此當選的為巴哈斯，黑伯爾（Ravbell），拉黑威爾，列博，列都勒（Le ourneur）和息葉斯，因息氏辭謝，即選出卡洛特。國民會議又發表一道赦令，除掉處流刑的人外，一切政治犯都得赦免。國民會議對待暴動的各區十分溫和，但牠對於俾約瓦黑列和哥羅德波却不肯赦免。

國民會議現在宣佈革命成功，——好像革命只需有會議的一種議決案就夠了

——並將斷頭台所在的革命場改爲聯合場。

國民會議于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自行解散。主席說：『國民會議宣佈牠已履行了牠的使命，當停止牠的會議。』一般代表在『共和萬歲！』的呼聲之中各自散去了。

國民會議在革命的風潮中掌握共和國的政權，並且將牠的許多代表送上斷頭台，牠在歷史上總是永久佔一個重要的位置。牠的弱點很大；但牠完全改造法蘭西的工作更大。牠的特點爲不完全與暴躁，當法蘭西的抵抗辟特的大聯盟並經過最可怕的內亂之時，也只能有一個這樣的會議。這個國民會議崛起于一種共和的暴動之中，旋看見法蘭西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對牠作武裝的反抗；牠打敗一切敵人，可是屈服在羅伯斯庇爾的權力之下，構成一個有趣味的道德與恐怖國家的時期，而以一種突然的精力終結這個時期。國民會議經過民主主義與君主政主

義的反抗，在拿破崙的大砲聲中結束牠的驚風駭浪的會議。

國民會議的人才輩出，牠領導法蘭西制勝辟特的聯軍，但牠使法蘭西精疲力竭，疲敵不堪。牠在恐怖時代會企圖用強制手段去減輕人民的困苦，自恐怖主義傾覆後，牠利用自己的權力壓制羣衆因極端困苦而激起的一切運動。牠在恐怖主義的印象之下，造成許多強迫的方法，並因過度地施行此等方法，弄出無數不可醫治的傷痕；自恐怖制度告終後，此等方法突被取消，這種毫無限制的突變又弄出加倍的傷痕。

法蘭西財政困難的弊端不是非常手段所能夠制服的。國內一切狀況十分紛亂，賦稅的徵收，不能依常例進行，所以政府除掉時常用大批的紙幣充斥全國外別無他法。這種紙幣又因英國行使偽鈔而愈陷于惡劣的狀況中。政府所發出的鈔票愈多，票價便愈跌，票價愈跌，鈔票的印行便愈多。鈔票的供給極多，甚至于

趕印不來。至一七九五年的春季票價跌至百分之七；到夏季且跌至百分之二又小數點五。國家的債權者對於此事殊覺痛心疾首；他們必須依照票面所載的價值接收鈔票。誰負了債，即依照票面的價值付出鈔票還債，對方雖表示反對，也無可如何。當鈔票的價值下降，物價即按着反比例上升。一般農民所耕種的土地是租來的，他們遇着這種情形甚為得利，因為糧食的價格增加得非常之高；因此在農村中此刻有一種比較奢侈的生活，與各大城市中羣衆的困苦作殘酷的對照。鄉村的佃戶只需一很小部分的收穫即可付清地租。從前是對鄉村徵發物品來救濟首都的困苦；現在是任聽城市的無產階級受困苦，無人過問，一般農民因首都人民起來爭鬥，才獲得自由，但他們現在趨于保守，除掉他們的土地外，不復知道有其他利益。

達到統治地位的有產階級現在從事充分的享樂。首都豪華的生活在一切

政治的變亂中繼續存在。自一切強制的法律取消以後，所有齷齪的營業又可以出現；有一個時候也真是如此，因為在巴黎的營業純是交易的行爲。有人大幹盤剝重利的勾當，他們用紙幣大批地購買一切日用品和生活品，再以高價出賣，並且還利用票價不斷的搖動，從中取利。

民衆在這一一切禍患之中總是要受苦最深的。一般工人向來雖十分活動，但他們現在對於政治的變化不復措意了。他們中間最精壯的分子因共和國家的戰事頻仍，而被吸收入軍營。巴黎的前城自一七九五年五月解除武裝後，不復起來從事何種運動。一切叛亂的結果使牠們覺得所有改善生活的希望只等于泡影。在一個時期中，全部法蘭西的人民充滿了爭自由的熱忱，現在一切階級都喪失這種熱忱了。取得革命結果的有產階級與農民對於革命感覺疲勞，因為他們所志所願的只在營業與財產的安全；工人與無產階級也感覺疲勞，因為他們看見

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無功。這種情形使國內的軍事力量得乘間抵隙，在爭自由的熱忱的遺址上建立一種爭名譽的熱忱。法蘭西和歐洲在二十五年之間，充滿了戰爭的風潮，牠們對於爭名譽的熱忱實付出重大的代價。